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明月中天——拜伦传



拜伦和鹤见祐辅的《拜伦传》

一

英国诗人乔治·戈登·诺艾尔·拜伦(George Gordon Noel Byron, 1788—1824)是举世公认的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他那些风雷驰骤、波澜壮阔的诗篇,在他生前便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他死后一百多年来也一直在全世界饮誉不衰。拜伦是伟大的诗人。然而,更重要的,拜伦是伟大的革命家。他站在他那个时代的战斗前列。他是法国大革命伟大理想的忠实继承者和捍卫者。他为了自由、民权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而奋战一生。他坚决反抗封建专制主义和贵族寡头的反动统治。他揭露和声讨一切奴役本国人民、奴役其他民族的霸主和暴君。在“神圣同盟”瓜分和宰割欧洲的反动时期,他是欧洲各国进步势力反对“神圣同盟”的思想领袖。在意大利,他成了意大利革命政党“烧炭党”的重要活动家之一。在希腊,他被推举为希腊独立军一个方面军的总司令。最后,他为了希腊的独立自由而死在光荣的战斗岗位上。正由于如此,歌德才说他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天才”,普希金才称他为“思想界的君王”。鲁迅先生曾坦然承认:他自己早期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思想,和“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精神,都是从拜伦那里学来的。苏曼殊说,“善哉拜伦!以诗人去国之忧,寄之吟咏,谋人家国,功成不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郑振铎说,“我们爱天才的作家,尤其爱伟大的反抗者。所以我们之赞颂拜伦,不仅仅赞颂他的超卓的天才而已。他的反抗的热情的行为,其足以使我们感动,实较他的诗歌为尤甚。他实是一个近代极伟大的反抗者!……诗人的不朽,都在他们的作品,而拜伦则独破此例。”这些话都足以表明:作为革命家的拜伦,较之作为诗人的拜伦,更为令人景仰,催人振奋。

当然,在拜伦的思想、生活和作品中鲜明地显现出来的时代的和阶级的烙印,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这也是无需替他讳饰的。

二

鹤见祐辅(1885—1973)是本世纪日本知名的作家和评论家。他的《思想·山水·人物》一书曾由鲁迅先生译为中文(选译)。他的这本《拜伦传》,似乎主要是取材于法国莫洛亚的那本著名的《拜伦传》(1931),同时也酌采了托马斯·穆尔等人所写的拜伦传记。不过,鹤见这本书决不仅仅是莫洛亚书的缩写。在不少问题上,作者都有自己的见解;此外,他还订正了莫洛亚书中的某些事实讹误。

我们认为,鹤见这本《拜伦传》的优点在于:作者掌握了比较丰富的材料,对拜伦的一生事迹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对拜伦诗歌的渊源和继承关系也作了扼要的论述;叙事生动有致,文笔摇曳多姿,情趣盎然,风华掩映,能够吸引读者。它的篇幅不像莫洛亚书那样长,作为通俗读物是较为适合的。

然而,这本书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主要的问题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歪曲了、甚至抹煞了拜伦的革命家的面目。

对于拜伦一生中重要的革命活动,它不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就是有意无意地歪曲其动机,缩小其意义。

1811—1812年,英国爆发了名为“卢德运动”的工人武装暴动。反动政府出动军警,厉行镇压。拜伦于1812年2月27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国会演说,热情为暴动工人辩护,揭露和谴责英国政府的反动政策。这是拜伦政治

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对拜伦这篇震烁一时的著名演说，这本书中竟连一个字也没有引用。而发表这篇演说的结果呢，据作者说，只是使拜伦得到了荷兰德勋爵等大贵族的赏识，使拜伦取得了走进伦敦“上流社会”社交界的“通行证”。这样一来，为暴动工人仗义执言的正义行为，就变成了个人追名逐利的“登龙术”。试问：这不是歪曲又是什么呢？

对拜伦支持暴动工人这件事，本书中曾两次提到，加在一起不过四百多字。而对于同一年（1812年）发生的拜伦与卡罗琳·兰姆之间的爱情纠葛，作者花费了多少笔墨呢？四千多字！超过前者十倍！厚此薄彼，如此鲜明，这也可以看出作者兴趣之所在了。

拜伦在意大利的六年中间，曾经积极参加烧炭党的革命活动，并成为该党地方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从拜伦本人的日记和别人所写的回忆录中，都可以找到这方面的大量事实材料。如果传记作者本人也是一个革命的同情者，那么，他对拜伦的这一段革命历史本来是应该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而鹤见这本书又是怎样呢？对拜伦的这些革命活动完全不提当然不行，于是，在几处地方蜻蜓点水式地提了一下，却又把拜伦参加这些革命活动的动机歪曲为谈情说爱谈厌了，想要寻求一些新鲜刺激。试问：如果这不是传记作者的阶级偏见，又是什么呢？

作者对拜伦与特瑞萨·归齐奥利的恋爱生活津津乐道，为之特辟专章。但是，对待瑞萨星烧炭党人这一点却绝口不提。特瑞萨的哥哥彼得罗·甘巴是烧炭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拜伦正是通过他们兄妹，才得以接触以至进入烧炭党的领导层，作者对此更是绝口不提。彼得罗·甘巴，不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后来在希腊，都是拜伦的最亲密的战友之一，而鹤见这本书中对他的名字几乎没有提到过，偶尔提到时，也决不肯指出他的革命活动家的身份。

对于拜伦亲赴希腊、参加希腊独立战争这件大事，作者当然不能不叙述，而且不能不用专章来叙述。然而，拜伦究竟为什么要去希腊参战？照作者的解释，是因为拜伦不甘心作为诗人而老死牖下，他要“实行！实行！实行！”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成为受人崇拜的英雄。把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说成是拜伦去希腊参战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动机，显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现存的拜伦歌咏希腊的若干首诗篇，现存的有关拜伦后期生活的若干种回忆录，都可以驳倒鹤见的这种“英雄动机论”。

诚然，拜伦身为贵族公子，他的思想、生活和作品都打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他的生平活动（也包括他的革命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他的私生活也放浪而不自检束。这些，都不需要也不应该“为贤者讳”。然而，在这本面向广大读者的通俗传记读物中，作者一方面对拜伦的那些革命活动是如此借墨如金，另一方面，对什么“随身骑士”啦，什么“滑脚落水”啦，什么“掉在苹果树下的一只拖鞋”啦，以及什么“我的男人当王八，你的男人也当王八”啦，却又如此笔酣墨饱，兴会淋漓，连篇累牍，一唱三叹。试问：如果这不是在展示作者自己的并不怎么高尚的趣味和情操，又是什么呢？

作者对拜伦抨击华兹华斯是大不以为然的。他似乎根本没有看出（或是装作没有看出）拜伦与华兹华斯之间的斗争首先是一场政治斗争，是政治上的革命派与保守派（姑且不说反动派吧）之间的斗争，而力图把它说成是不同诗风、不同诗派之间的斗争，甚至只是私人意气之争。而且，据作者说，

1816年在日内瓦，拜伦接受雪莱的劝告，潜心攻读华兹华斯的“高雅温柔的作品”，大受感化，悔改并克服了自己原先的森严与暴烈，而复归于淡泊与平和。倘若事实果真如此，拜伦既已在1816年幡然憬悟，觉今是而昨非，皈依到华兹华斯的门下，那么，为什么他在1818年以后所写的《堂·璜》中，又对华兹华斯作那样猛烈的抨击呢？作者如何解释这一彰明昭著的事实呢？对于雪莱，作者似乎是赞美备至；其实，同样也歪曲或抹煞了雪莱的革命家的面目。在作者的笔下，雪莱或是神游物外，一尘不染，严若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仙灵；或是一派天真，混沌未凿，近乎婴儿或白痴。这和那个热情如火的革命预言家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凡此种种，绝非偶然。

拜伦毕生为自由而战，为反对专制暴政而战。鹤见也是一个醉心于自由主义而对专制政体颇有非议的人。从这方面来说，他的思想与拜伦有一脉相通之处。然而，拜伦生当十九世纪法国大革命失败之后、“神圣同盟”在欧洲肆虐之时，他挺身捍卫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和理想，揭橥自由和民权的旗帜，并终生为之奋战不懈，他便不愧为站在时代前列的革命战士。鹤见的时代比拜伦晚了一个世纪，星移物换，地转天旋，他却仍然株守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他毕生与革命毫无因缘，他对十月革命、对欧亚各国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都持怀疑以至否定的态度，这样，他就不仅不可能站在时代的前列，而且势必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从这方面来说，他恰恰背弃了拜伦的革命精神。明乎此，他对拜伦那些光焰逼人的革命事迹总是有意无意地避忌或歪曲，也就不足为奇了。姑且借用鹤见自己爱用的宗教术语来说吧：站在“小乘”立场上的自由主义学士文人，是无法真正理解站在“大乘”立场上的革命诗人和革命战士的。

三

译者陈秋帆同志将本书译为中文，是在四十年代初期，到现在已有四十年了。这个译本在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以后都曾出版过。现在，我们对这个译本作了较大幅度的修订，予以重新出版。

书中引用拜伦的诗较多。鹤见祐辅把它们译成日文时，颇有误译或妄加增饰之处，中译者又据这样的日译文转译成中文，与拜伦英文原诗相比，几乎已面目全非。因此，书中引用的拜伦诗句，绝大多数我们都据英文原诗重新译出，使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比较接近原诗，但并未严格遵循原诗的格律音韵。日文原书引用的拜伦诗句更多些，其中有一部分，中译者认为与正文关系不大，在翻译时略去未译，这些，我们这次也不再补入。

人名和地名的音译都改用现在的通译（多依据1979年版《辞海》和1981年版《世界地名词典》）。

书中出现的英国史、欧洲史以及欧洲文学作品中的人名和地名很多，这是一般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阅读本书时的一项困难。如果一一加注，并非轻而易举。既然译者没有做这项工作，只好暂付阙如。这次我们所加的少数注释，只限于拾遗补阙，指出书中的某些讹误。

易闻实

原序

一

“灵魂比剑更强。”

这是拿破仑的话。

被天下当作百战百胜的将军的拿破仑，其实在他看来，战争是“从”，外交是“主”；不，外交是“末”，思想才是“本”。

所以，他在作战之前，必定发一大篇宣言，来唤起国内外的思想；作战以后，又必定发一大篇声明，来擒获战败的敌人的心。为什么？因为他以为永久的解决，只有靠思想才能够达成。

最深刻地鼓动人类思想的，是大宗教家和大诗人。

拜伦挥动他那热烈如火的诗笔，震撼了十九世纪初期的欧洲。

他的声音像天的声音一样，穿透了地上万民的心胸。他的真实，以宇宙大真实的威力，降落在一般大众的头十九世纪中叶欧洲的民众运动，几乎可以说是从他所鼓吹、所刺激的热情里面喷涌出来的。

统一德国的英雄俾斯麦，一生也没有离开过拜伦的诗集。

统一意大利的伟人加富尔，是拜伦诗集的热爱者。

意大利统一的“心灵之父”马志尼，是哭着读拜伦诗集的一个。

近代法国民主自由运动的思想源泉雨果，是从拜伦的诗文里面，吸取了营养的。

这就是使得诗圣歌德说拜伦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天才”的原因。

可以想见，经过拜伦笔下流出来的灵魂的力量，是怎样的雄浑博大。

只要人类还没有失去对自由、爱国、民族独立和个性发扬的思慕与渴仰，诗人拜伦的气魄便会永久地阔步在大地之上。

二

“天无声，使人言之。”

这是大诗人的事业。

只有大诗人才有能力把那些郁闷在地上亿万人的胸中，可是谁也不能表现出来的东西，以纯真的直观，一气了悟，而且抓住它投向世界亿万人的头上。

拜伦能够像变更十九世纪欧洲地理的力量一样，震撼了志士仁人的心魄，就因为他的声音是天的声音，他的感觉是全人类的感觉。

所以，他是超越时间和空间，跳出人种和国境的一大存在。

三

“不曾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

哲人卡莱尔是这么喝破了。

一切伟大的人是由泪里生长，从苦恼和穷迫中间迸出来的。

拜伦的性格虽然超凡绝伦，但是，如果让他生来就安逸和平，怎么会养成精彩奕奕、独步古今的诗才？他用诗文震烁天下后世到这么深刻悲壮的程度，却是因为他在地上三十六年生涯的悲惨暗淡。

为什么让他的力量这样丰饶，而又让天下冷待他呢？他在泪中生长，又在泪中死去了。一时的盛名、富贵、游乐等等，对于他不过是太空的一片浮云，消失在风中的一瞬间的空幻事物。

他的傲骨，因为那雄浑天才的没有用处，在流离异国的当儿，彻夜把自己的血洒在纸上，把自己的骨代替了鹅毛管的笔，而留传到后世。

可是，他的死是多么壮烈呀！

四

“人生因为有美，所以最后一定是悲剧。”

王尔德的话震动了我们的心。

拜伦的歌唱自由民主，抨击专制暴政，在当时，有些人只看作闲人的闲事业。

谁知道，看起来是柔弱的贵公子，而内心却有猛然啸月的狮王气概。

他一听到希腊民众对土耳其政府擎起了独立的义旗，便决然挺身而出，投出百万资财，募集义军，在瘴烟蛮雨的地方，和兵士一道粗衣粗食，一年后终于得了热病，作了异地的尸骸。

可是，拜伦的死震动了全欧洲，完成了希腊独立的伟业。

在地上生活，虽然只有三十六年，死后的生命，却是多么伟大而悠久！

如果是花，那便是樱花，一阵风吹散，掩盖住吉野整个山峰的壮烈情景，我们可以在热情的诗人拜伦身上看到。

鹤见祐辅

1935年8月

中译本序

我没有留心过现代的传记学。我既不知道现在传记所达到的确实成就，更不知道对于它的性质、历史、风格和效能等，学者们曾经有过什么研究。过去虽然也偶尔读过一两本外国学者所写的《传记文学》一类的小册子，但是，隔了许多年月，那点儿知识，早已像月下远山的影子一般模糊了。现在来谈谈传记文学，不过仅仅拿个人一点微薄的经验作根据罢了。

我少年时期，虽然也曾经在“子曰馆”里念过一些时候的“人之初”，但是，大体上总算是受过新式教育的。而这种教育性质的不完全，是现在三十岁以上的人士并不难于想象的事情。在那闭塞的小市镇的学校里，我一面读着雇佣编辑家们编撰的课本，一面又哼念着那些唐诗宋文等古典著作。像外国少年人所容易得到的活泼有趣的名人传记等读物，是没有福气上眼的。因此，我在传记文学方面的兴味发生得很迟缓。可以说，直到近年来，才对于传记文学感到真实的爱好。

第一位启导我对于传记的爱重的，恐怕要算罗曼·罗兰先生。他那几部名人传，我是用着对一册比一册更热烈的情绪诵读过来的。他不仅教导我深切地了解和敬爱那些大艺术家、政治家，而且教导我去热爱那记述伟大人物的传记文学。实在的，因为诵读托尔斯泰、米开朗琪罗和甘地等人的传记时那种不容易找到比拟的感动，我才用很大的兴味和期待去诵读《罗兰传》、《雪莱传》和《伏尔泰传》。换句话说，由于罗兰先生的启导，我才有意地去搜读茨威格、莫洛亚等名手的作品。而从那些作品里，我吸取了生命和艺术的最醇美的液汁。

一本传记，或者说一本好的传记，对于读者所能够引起的兴趣和产生的实益，决不在一般的文学名著之下。试想，当我们披读着一个艺术家、思想家或政治家的生平记录，他所受的熏陶，所处的环境，他的思想和性格，行动和挫折，……一切内外的现象和经历，都浮雕般地浮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有的时候陪他高兴，有的时候陪他掉泪。有许多事情，会唤起我们的沉思；有许多事情，又催迫着我们振奋。我们不是在读小说，不是在听奇谈。我们是在接触一个真实的生命，一个活跃的灵魂，而从那里得到了最实在的教益。我们读罗兰先生的《托尔斯泰传》的时候是这样，读路德维希的《耶稣传》的时候也是这样。

好的传记，是真摯的艺术。它是最动人情思、策人奋进的一种读物。

拜伦这个异国诗人的名字，在今天我国知识界一般人的心目中，总不算是生疏的了。

有许多人在中学时代，就已经念过他那《哀希腊》诗章的译文。（而且，只要不是太缺乏热情的，就会发疯般喜爱它，直到长大了也不容易让那印象从脑海里消去。）而他毅然抛去诗笔，把资财和生命都献给反抗土耳其野蛮统治的希腊革命战争的壮伟故事，更是长时期处在革命和战争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衷心钦仰和乐于称道的。但是，我们的文坛对这位革命诗人的介绍，却太过忽略了。《哀希腊》几章悲壮的诗歌，虽然译述得那么早，而且一再地烦劳了名家的手笔；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恰尔德·哈罗德游记》或《堂·璜》的译本，甚至连一本薄薄的他的译歌诗集都没有。关于这位诗人的生平，我们的研究家或介绍家，也一样那么吝惜。我们还没有出过一本他的传记，不管是写作的或译述的。因此。除了少数能够直接阅读外文书籍

的以外，许多想比较详细地了解他生平事迹的读者，都不能得到满足愿望的机会。这种缺陷实在已经到了急待填补的时候了。现在这个传记译本的出版，多少可以算作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对于拜伦诗歌的价值，批评家有种种不同的意见。但是，他的诗作曾经震撼过欧罗巴的知识界，而且差不多形成了一个文学上甚至思想上的“拜伦时代”。在今天或稍后的世代里，他那些狂风烈火般的诗句，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具有着威力，能够激动那些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守旧势力的读者的心灵。大家只要承认这种已然的可能的事情便够了。比较精细的剖析讨论，且让别的人在更适宜的机会去做吧。

谈到拜伦的生平，像这个传记里详细叙述的一样，它是一个汹涌着惊涛骇浪的江海。他那幸福而又不幸的家庭，倾倒一世的诗才风貌，放肆和侠义的种种行动，……这些，构成了一部惊心动魄的人生记录。在这里，没有平凡，没有因袭，没有死气奄奄的沉静。它是力，是反抗，是不可捉摸的飞动。

是的，拜伦的某些行为，是诡异得叫人不免皱眉头的。像他那种对于女性的卑视，对于游乐甚至虚荣的耽溺，便是一些例子，试读莫洛亚《雪莱传》的后半部，在他那明晰线条的显示下，我们分明可以看到两个诗人灵魂的差异点——一个是那么天真和慈悲，另一个却是那么傲慢而缺少情理。我们并不是不知道，拜伦所遭受的家庭、异性和社会的冷遇和虐待是那么深重。但是，他那种过于矫激的行为，总很容易驱使我们的同情和爱，更多地倾注到像雪莱那样天真率直的人物身上去。我们耽爱质朴而不喜欢矫情。

但是从整个人来看，拜伦确实具有一种魅人的力量。他像一条铁索一样，牢牢拴住我们的心。这不仅仅像雪莱那样，对他抱着一种怜才的念头；我们对他怀有更崇高的敬爱。几年前，当我在陀勒那部名剧《机器破坏者》的篇首，读到拜伦勋爵在贵族院慷慨地替劳苦人民辩护的演讲词，我的心情禁不住热烈地腾烧起来。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消失掉对于那个剧本的眷恋。在这个传记里，不是动人地记述着他在意大利积极帮助当地革命团体（烧炭党）的活动情形么？这和他后来穿起绯红色的戎装，在那个偏僻的小村里，为希腊民族的古代文化和人民自由而战斗、而牺牲的行为，是有机地相关联的，而且是一样叫人心魂驰慕的！

当然，我们不会把拜伦当作神看待。我们知道他的许多弱点，也知道影响他的豪侠思想的时代浪潮。他的最好的思想和实现这种思想的行为，原在当时欧罗巴社会形势下的必然产物。而他因为出身、教养和禀性等关系，在思想上、行为上（同时又在作品上）不免遗留着种种束缚和局限的痕迹。他是一个新旧过渡时代的人物。他虽然最后大踏步赶上了时代的尖锋，却已是满身血肉模糊的受伤者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像他那样勇敢那样慷慨的贵族知识分子，总是英国的甚至世界的文学史和社会史上的一个夸耀！

当作艺术家看的拜伦不消说了，当作人看的拜伦，也是那么英雄卓特的！他是一位能够用生命去殉从理想的人。他是我们异代的师表。

鹤见祐辅是现代日本文坛一位知名的作家。同时又是实际政治的参与者——他一向是民政党的国会议员。

他的主要思想，是英国式的自由主义。但是，他的狭隘的国家观念好像也颇为强烈。他曾经盼望产生俾斯麦一类英雄的热望告白于日本青年。所谓“英雄待望论”便是这种心情露骨的表现。他的文笔好像比他的思想来得可爱些。他写了许多游记、随笔和小说。因为语词的热烈和活泼，作为青年读

物，作为大众读物，都拥有广大的读者，他的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在十数年前，已经由鲁迅先生译成中文，比较喜欢新文艺的人大概是读过它或晓得他的。近来，好像又有人译出他的另一个随笔集——《读书三昧》。我自己是爱读他的文章的。他的《南洋游记》和《欧美大陆游记》等，都是曾经占据过我的案头的读物。就是现在，我还会偶然去读一读那些从《思想·山水·人物》的译本里选出来的篇章。

鹤见氏又是一个雄辩家。我曾听人说，如果日本现在要举出四个雄辩家，他便是其中一个。记得有一回东京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请他演讲，我也曾经在那广座上做一个听者。他大意是说，中国到日本留学的学生，大都是去间接地学习西洋学术的。就文学方面来说，大抵是在那里研究英、法、德、俄等国的作品，对于日本文学即使加以涉猎，也限于明治以来的东西。他认为这是一种可惜的事情。千里迢迢地到那个国度去求学，却放弃了认识和享受她本身文化、艺术的好机会。他还说，他无论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去，行祐中都没有忘记带着那部爱读的唐诗选本。又说，他到浙江某处游览的时候，追想起千余年前他们的高僧最澄（溢号传教大师）到中国求道的故事，不禁感到两国文化关系的深长和那求道者精神的高迈。他的话并没有藏着什么奇思妙想，但是，在台下人的耳朵里却颇觉得娓娓动听。他是一个能够把平常的道理用不很平常的话讲述出来的人。简单地说，他是一个雄辩家。

他自己最得意或者使知识界最感兴味的，怕要算他的传记作品吧。在这部《拜伦传》出版以前，作者早已印行过《俾斯麦传》和《拿破仑传》等流行一时的著作。《拜伦传》，据说作者是准备了很长时间才动笔的。它作为通俗读物，出版以后，曾经非常风行。没有多长时间便再版了多次。现在我们平情看起来，这个革命诗人的传记并不是没有缺点的。例如，对于拜伦个人生活同时代的关系没有更深刻地注意到，文词上也往往有流于浮夸的地方。这些，都可以说是重要的缺点。但是，资料丰富，风趣横溢，文词也生动流利，拿这些长处来表现一个卓特的天才，是会对读者产生相当大的魔力的。

今天，在艰苦地战斗着，在崇敬着拜伦那种豪侠行为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不会从这个传记里得到深刻的感动和高贵的启示么？

钟敬文

1941年11月9日，序于坪石

丛书总序

戈宝权

在我的案头，摆着厚厚的一摞书，是刚从“秋风万里芙蓉国”的湖南捎来的，它们散发着淡淡的墨香。我惊喜不已，湖南文艺出版社竟在出版界不景气的今天，接连出版了那么多世界名人传记，我感到欣慰。丛书主编郭锷权同志在信中告诉我，第一辑十二种书印了两万套，第二辑十二种书初版拟印一万套。据我所知，在全国几百家出版社中，成辑出版如此多世界名人传记，实属少见。

翻阅这套丛书之后，我百感交集。我们的社会今天太需要这样的图书了。如果三十年前某个出版社能如此系统地、不间断地出版这样一套介绍世界名人的大型丛书，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出书，受这套丛书恩泽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少年，就能更多一些，这种潜移默化的效应是无法估量的。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今天，湖南文艺出版社以魄力和道义为青少年和全社会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由衷地感到敬佩。

我多次去过俄罗斯，并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前苏联有一个著名的“青年近卫军出版社”，从1933年开始到苏联解体时为止近60年间，几乎不曾间断地出版《名人传记丛书》。这套丛书是俄国文星高尔基倡导的。早在十月革命前夕，他曾设想为遭受战争和愚昧蹂躏的俄罗斯青少年编辑出版一套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并聘请文学大师罗曼·罗兰、威尔斯等人撰稿。1916年12月，他写信给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请求他执笔写一本贝多芬传，回信中，罗曼·罗兰颇为感慨地说：

“我们成年人不久将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将留给我们子孙的，是一份可怜的遗产，我们将留给他们十分忧郁的生活。这场荒谬的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者）便是我们道德衰竭、文化没落的明证。我们应当提醒我们的后代，各个民族都曾有过而且现在也有伟大的人物、高尚的心灵。您自己非常了解，在今天没人比下一代更需要我们关怀的了。”

高尔基给前苏联千千万万青少年做了一件为后人称道的实事。这套丛书囊括了近千位世界名人的生平和奋斗史。其中有文学家、科学家、政治家、教育家、音乐家、美术家、工程师、宇航员等。雨露滋润着世间生灵、半个多世纪来，前苏联的教育机构造就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润物细无声”，许多青少年受益于这套丛书。郭锷权同志告诉我，他去年在访俄期间亲眼看到，在许多学校、工厂、机关的图书馆里仍珍藏着这套丛书，甚至在一些教授、新闻记者、中学教师、工人、农民的家庭小图书库里也把它当作家珍收藏起来。

人生如一湾小溪，历史是一条长河。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是由杰出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著名人物，不断更新和完善自己所处时空的文明史并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英国发明家斯蒂芬森发明的火车，从利物浦驶向世界，推动了英国的产业革命，推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爱迪生发明的电灯缩短了人类历史昔日缓慢的航程。毕过哥拉斯、达尔文，诺贝尔等巨人更是人类杰出的精英。文学大师莎士比亚、列夫·托尔斯泰、歌德、雪莱、拜伦、车尔尼雪夫斯基、雨果等人杰则用智慧、良知去剖析世界，剖析灵魂，讴歌正义和真善美，揭露暴力和专制，他们给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给人类带来了美好、善良和希望，他们企盼着人类社会不断自

我完善，跨入一个又一个崭新的、文明的、公正的门槛。

作为一名作家和文学研究工作者，并以一个读者的名义，我衷心希望湖南文艺出版社持之以恒，继续出好这套对我国社会和现实，对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带来知识、榜样、良知、智慧和力量的丛书。我国的读者需要这套丛书，我们应该向教师和家长推荐这套丛书，希望他们的学生和子女认真读一读这些书，从中汲取营养，师法世界英才不畏艰辛，敢于攀登知识高峰，勇于探索正确人生之路，努力奋斗，自强不息，为真理和正义献身；学习名人对祖国、对社会、对民族、对人类的责任感、使命感。不贪图安逸和享受，应该成为青少年的新风尚、新道德准则。全民族文化素质下降，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抬头是社会大厦精神支柱倾覆的不祥之兆。我希望青少年朋友首先要追求人生开拓、奋进的真谛——猎取知识。我相信，伟大的中华民族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一定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成为一株文化与知识的参天大树。我确信，不久的将来，中华民族中将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对人类各个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像诺贝尔、贝多芬、达尔文、列夫·托尔斯泰一样的举世英才。

我还想和青少年朋友谈一点个人体会：世间的每一位名人英才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各异，他们的思维空间、智慧、创造力也有其局限性。我们万不可囫囵吞枣一般地学习和承袭。

据悉，人民日报将和湖南文艺出版社举办世界名人知识大奖赛，这将是我国出版界的一件十分有意义和值得称道的事。时下，一些师出无名的“大奖赛”充斥社会，使一些涉世不深的青少年扑朔迷离，荒废学业，甚至误入歧途，这难道不使一些莫名其妙的“大奖赛”的始作俑者感到汗颜吗？十年“文革”绝不亚于一场战争，使我们丧失了多少人才，损失了多少时间和机遇，滋生了多少“文盲加流氓”！至今“文革”的后遗症仍斑斑可见，这是我们民族应该永远记住的教训和耻辱。我们的社会舆论应该鼓励什么？我以为要鼓励类似人民日报和湖南文艺出版社共同举办的这种旨在为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竞赛，社会各界也应该支持这种引导青少年读书、激励青少年成才的活动，我们的“关心青少年”的口号才不会落空。

岁月匆匆，人生易老。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进入垂暮之年的我，正在和病魔顽强搏斗。有生之年能有幸看到湖南文艺出版社的《世界名人文学传记丛书》一辑接一辑地出版，这套丛书愈来愈受读者和社会的青睐与器重，无疑也将是我感到十分高兴的事了。是为序。

1993年盛夏于北京

明月中天拜

第一章 年轻的日子

第一节 伟大的时代曙光

— 英国哟！我爱你

“英国哟！我爱你，尽管你有那么多缺陷。”

这是拜伦长诗《别波》中的一句，到现在仍被当作爱国诗来宣传着。

可是，这乃是他被祖国放逐。流浪到异乡意大利的时候，在水都威尼斯所赋的诗句。

那样地受着迫害而仍然叫着：

“英国哟！我爱你！”

他的心正像那意大利的爱国者马志尼一样的悲痛。马志尼被祖国逐出，流亡在伦敦的时候，他说：

“我因为太爱意大利，所以被意大利放逐了。”

相隔百年的两个人，以万钧的重量压住我们的心胸。

诗人是没有国境、超越时代的。他不是用笔记在纸上，却是用血刻印在人们胸中的。

那么，诗人拜伦刻印在世界人类胸中的人格痕迹，是怎样的呢？

二 贵族的国家

“英国在欧洲的外面。”

这是谈论英国社会状态的名句。

只以二十多海里水面与欧洲大陆相隔的小岛，真是“一衣带水，呼之即应”的距离。晴朗的日子，从荷兰，从比利时，从法国，都能很清楚地望见英国的堤岸、山峰和海滨。轻舟只要几小时就能渡过去；没有船，游泳也能到达对岸。地理上，英国实在不过是附属于欧洲大陆的一个小岛。

可是从历史上来看，这个小岛是以怎样的执拗来和欧洲大陆对峙的呢？不，直到今天它还支配着全欧洲哩。*在人种和文化上，他们是欧洲的一部分，而在政治上，却俨然有着独自的存在，常常站在“欧洲的外面”。

在古罗马时代，他们败于恺撒。在北欧神话的英雄时代，他们的祖先从瑞典、挪威、丹麦渡过来。在中世纪法兰西勃兴时代，他们的祖先跟着“征服者威廉”从欧洲过来。这些大陆移民和本来的先住民族混合成了现在的英国人。人种鹤见祐辅此书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氏。当时，英国是全欧洲（也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编者的混淆正是一切民族的经历。

但是，一旦成了英国国民，他们便锻炼出不可思议的性格，留下特立独行的历史。

他们在泰晤士河畔筑起浓雾中的伦敦都市，逐渐把世界的财富集中在这里的街市上。他们形成了以农村大地主为中心的贵族阶层，建立了完整的有秩序的社会。他们最初是做船夫漂泊在异乡，到处攻打外国船舶，支配海洋，把世界贸易收在自己手上；同时，他们利用机械发明，兴起工业，从印度和南北美洲掠夺大量财富，使自己的工业成为世界第一的大工业，而将产品卖给全世界。

他们是最先世界上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他们的统治阶级——大地主贵族们，和伦敦的金融资本家相结合，用土地和资本的力量来支配这个国家。

英国的统治阶级特别长于政治权术，富有经济才干。他们巧妙地榨取一般民众，使巨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上，另一面，为缓和一般人民的反感而设立议会制度，在必要的程度上，安置着疏通大众意志的“保险阀”。

这些贵族中有托利党和辉格党两个党派。托利党是现在保守党的前身，而辉格党是自由党的前身。

1688年的“光荣革命”兴起，荷兰的奥伦治亲王威廉登上英国王位以后，辉格党大约在一百年间掌握着英国政权。到1760年乔治三世即位，便是托利党的时代了。它一直继续到1830年。

乔治三世的时候，美国独立，摆脱了英国的支配；法国

大革命勃兴；接着是拿破仑同英国开战。那时执掌政权的托利党贵族强烈地反对法国大革命，而辉格党贵族却采取同情革命的态度。

这个时候，正是我们将要说起的拜伦的时代。

三 荷兰德府

我们必须看一看乔治三世治下的英国贵族社会。

他们非常富有。对印度的掠夺，对运送南北美金银的西班牙船的掠夺，以及机械工业制造品输出世界的赢利，像洪水一样流进英国，而且最大部分是进了他们的衣袋。况且那时候的英国尚未失去农业。他们有着宏大的庄园，用封建诸侯一样的威势君临农村。堂皇的邸宅周围，有着几百几千亩土地，或者给佃农耕种，或者作牧场，或者作为打猎的林苑，繁殖着松鸡、雉、狐、兔等等，有的时候骑马追赶狐兔，有的时候步行去打野鸟。

他们在社交季节来到伦敦，出席议会，开夜宴，谈论文学，又管理着商业。即使在这样的社交季节中，周末也多半回到庄园去，优游泉林，并招待许多留宿的客人举行夜宴。英国的高级政治问题到今天还多半是在田园聚会中解决的。

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正是这些贵族阶级独占的。

上议院当然是他们的，下议院也是他们的。选举区几乎是他们私有的。历史上所谓的“腐败选举区”便是他们的丑闻。他们公然用金钱收买投票人，使自己的亲戚和党羽成为下议员，分成两大党派，掌握住英国的政权。

经济方面，他们是农地的所有者。在他们之外，虽然有着中农的乡绅，但究竟没有同大地主贵族对抗的力量。至于小农和佃农，那只有任贵族的摆布了。特别是在贵族们夺取了农村公有地以后，佃农们失去了放牧牛、马、猪、羊以及采伐木材的便利，就一年一年陷入穷苦的深渊。

可是当时英国的贫民法，规定了贫民要留在出生的故乡，所以势难移居他处。佃农们无法在他们提供的劳力的土地上自由旅行，势必定居一处，照着当地的大地主的意旨去做工价低廉的工作。随着工厂的出现，劳动者就更加穷苦，而贵族也更加富有了。

在都市，贵族也是富裕的。除了那时候开始陆续出现的少数新兴资产阶级外，无论金融、工业、对外贸易等都操纵于贵族之手。

因此他们有许多余裕。他们有着金钱和时间。

文学在这期间兴起来是当然的事。文人靠着贵族的庇护而生活，也是可以想见的事情。

我们还有一个事情必须了解，就是英国的教会势力。在欧洲各国中，英国是早已把罗马教皇支配下的天主教摆脱掉的新教国家。英国把一个“折衷的教派”奉为国教；后来，除了这个正统派新教之外，民间又崛起了另一种新教，在新兴的中产阶级中间不断扩展，那就是叫做“独立派新教信仰者”

的团体，一年一年地增长了势力。英国的重视宗教，从下面的事实也可以看出来：国教僧侣享有和贵族同样的待遇，在上议院有着议席。那些僧侣得到宏伟的住宅，食重禄，过豪华的生活。

英国皇族又是怎样的呢？

英国皇室是 1066 年从法国西岸诺曼底渡海过来的“征服者威廉”的后裔。经过各种系统后，1714 年迎接德国汉诺威的选举侯做英王，叫做乔治一世。后来称为汉诺威王族，是现在英国皇室的祖先。因为建立汉诺威王朝的是英国贵族中的辉格党人，所以他们的势力支配着英国。乔治一世不懂英语，国务完全委诸首相沃尔波尔。这是英国内阁握有政治实权的发端。

沃尔波尔主持内阁的二十年间，树立起责任内阁制和下议院的优越制。他虽然是贵族出身，但他在位时却不受爵位，留居下议院。他辞退首相职位

以后，才答应移到上议院英国的皇室先是从法国来的，后来是从德国来的，因此，比起土著的豪家贵族来，反而是新到者。如果违反了贵族的意志，皇室便难于维持自己的地位。所以，贵族以及一般民众，养成了舞文弄墨自由地批评皇室的习惯。

由于这种情形，所以支配英国的势力是在贵族手上。

则贵族过着怎样的政治生活呢？那时候的英国又是怎样被统治着的呢？

现在我们要谈起的拜伦时代，是从 1788 年到 1824 年。

这时候，是托利党执政的时代。国王是乔治三世。1811 年乔治三世精神失常以后，太子成为摄政王；1820 年乔治三世病死，摄政王正式即位，称乔治四世。

拜伦出生前十二年，美国离英国而独立。出生后第二年，法国发生大革命。他五岁那年，拿破仑由于土伦一战而声名大震。他十一岁那年（1799 年），拿破仑做了革命的法国第一执政。1804 年他十六岁时，拿破仑登了帝位。同时，英国的小皮特第二次组阁，英法战争开始。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被流放到圣海伦娜岛的 1815 年，拜伦二十七岁，正是他在伦敦声名最高的时候。

乔治三世即位，把向来握有政权的辉格党贵族的要职尽皆撤去，让托利党贵族代替了他们。他任用一些平庸的人担任阁员，想努力恢复王权。在私生活方面，他是没有一点可以非难的；但是在政治生活方面，却弹压国民的自由，拿钱收买议院，疏远福克斯那样的人杰，让心腹诺思勋爵做首相，以至于失去美国等等。因为失政太多，所以在国民中间名声很不好。

这时候，英王的长子——后来的乔治四世，却与辉格党贵族交游，反对父王，左袒民权自由。可是，与父王相反，他在私生活方面非常放纵无赖，负债如山，让赌徒和美女聚在自己的周围，使得国民皱眉了。

但是，他在 1811 年摄政后，却像反掌一样地抛弃了辉格党，突然和托利党交欢，轻易地忘却了太子时代的自由思想，而采取弹压言论的政策。所以他是历代国王中最没有名誉的君主，被国民嫌厌着。他的马车经过的时候，常常有市民投以石子。

7

同两代英王结合的托利党贵族中间很缺乏政治人材。除开一个威廉·皮特之外，几乎都是不能执掌政权的人。

皮特在 1806 年去世后，由滑铁卢的勇将威灵顿公爵率领托利贵族。他虽然是战争中的名将，作为政治家却没有特出的手腕。只有一个坎宁很有才干，而他实现抱负做了首相时，却是在拜伦死后（1827）了。

从拿破仑战争末期到拿破仑死后第二年（1822 年），英国的外交是在卡斯尔雷指导之下。拜伦用笔来作战的对象便是他。

托利党贵族是在专制的乔治三世之下执政的，所以缺乏智勇能辩的人士，而多逢迎权势、游惰无能的家伙。他们反对法国革命，同时反对代表法国革命的新思想，新风潮。他们竭尽全力压迫民权，维护国王的神权和贵族的特权，维护传统的教会势力，努力用王权、宗教、黄金去维护社会秩序。

反之，辉格党贵族对于新思想有着理解，具备与时代同进的好尚。被置于反对党地位的他们，以民众为背景，尝试着去同国王和托利党贵族对抗。

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赞成与否，是判定那个时候欧洲知识阶级的进步或保守倾向的试金石。托利党贵族从来就是正面地反对革命的。在辉格党中，像

雄辩家埃德曼·巴克也是反对法国革命的，许多党员还左袒着他；虽然如此，党的领袖查理·福克斯却敢于同情法国革命，直到英国同拿破仑开战，他还没有改变亲法的立场。

这时候，辉格党的贵族里面，有一个叫做荷兰德勋爵的大财主。第一代荷兰德勋爵做过沃尔波尔内阁的调度大臣，掌管政府的军费，饱了私囊，积了几百万镑财产，以至成为当时议会中的一大问题，却幸而免遭弹劾。他的财产由长子斯蒂文承继，到了孙子亨利的时代，便成为辉格党贵族的中心。上面说的查理·福克斯是第一代荷兰德勋爵的第三子，也就是亨利的叔父。

我们研究英国，一刻也不能忘掉的重大因素便是：英国是少数贵族所支配的国家。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差不多都是互有亲戚关系的。沃尔波尔以来的三十九个英国首相中，不属于贵族门阀又不是牛津或剑桥大学毕业的平民而升到首相地位的，总共只有查塔姆、迪斯累里、劳合·乔治、拉姆齐·麦克唐纳四个人。加上中产阶级出身的阿斯科斯，也只有五个人。至于内阁阁员，差不多都是名门子弟。皮特二十四岁做首相，巴尔伐三十七岁入内阁，爱德华·格雷三十岁做外交次长，马尔康·麦克唐纳三十四岁做殖民部长等等，都是靠着父祖的余光，而英国人都不以为怪的。

一方面有着议会制度和言论自由的“不成文法”，另一方面继续着传统的贵族统治，这便是英国奇特的社会制度。即表面是进步的、民众的，而内面是保守的、贵族的。

第三代荷兰德勋爵成人的时候，英国是托利党的全盛期，他所属的辉格党完全脱离政权，站在反对党的地位。可是辉格党的贵族们却颇为矜持，因为乔治三世的祖父乔治一世是他们从汉诺威迎接来的，所以无论何时他们都可以赶掉他。因此，他们虽然是在野党，却是昂首阔步于社会上，同国于和托利党大臣对抗着，一步也不相让。辉格党人政治的中心是查理·福克斯，而社会的中心则是他的侄子第三代荷兰德勋爵。

在伦敦海德公园西面有一个荷兰德公园。里面有一座雄伟的建筑——荷兰德府。那是1607年一个叫做詹·索普的建筑家所建造，第一代荷兰德勋爵在1763年买来的。

第三代荷兰德勋爵娶了乍美克岛农耕地上大财主的女儿做夫人。这位荷兰德夫人爱好社交也不下于丈夫，拿着巨万家资去接待英国以至欧洲各国的名流，连续举行着豪华的夜宴。那里隐隐呈现出同乔治三世的白金汉宫相对峙的声势，被称为不仅英国史竟是欧洲史上无与伦比的盛况。

它的有名，决不仅仅在于肴饌的精美——这一点也不是欧洲王公们所能企及的。它的特色在于：罗致了所有的诗人、画家、音乐家、名伶、艺术家、雕刻家、哲人、评论家等等文人学士，以及军人、政治家、实业家、贵族、富豪等等。英国的名流不消说，就连到英国来游历的欧洲大陆的杰出人才，也几乎没有一个不进那个大门的。

1845年暮秋，荷兰德夫人死了。格伦维尔勋爵在日记上写着：

“世界上未尝有过像荷兰德府那样的存在，而后世也不能再见到它了。造成了它的虽然是荷兰德勋爵的力量，但是夫人也占有一半功劳。夫人为罗致世上一切有名的、优秀的和他们所爱好的人而尽了所有的力量。夫人的死，等于把过去五十年间装饰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一个大社交舞台上的最后的帷幕撕掉了。”

人们都把被荷兰德府接待视为最高的荣誉。因此，就是那样宽广的厅堂，

也常常座无虚席。客人们完全无法预料在自己的邻座上会发现什么人。格伦维尔勋爵有一夜迟到了，发现一个空座位便坐上去，直到最后也不知道旁边的客人是谁。当他快要离开的时候，听见别人叫：

“麦考莱先生！”

他大吃一惊，以至把嘴上的雪茄掉下来了。这故事收在他自己的日记中，直到现在还是历史上的一个插话。

那时候历史家麦考莱声名的显赫是我们所难于想象的。

从这里又可以想象到荷兰德府宾主的清谈，是怎样富于教养而典雅了。

这些贵族靠着财富，积聚起文艺美术的教养。不过，他们的行为却是不检点的。美酒佳肴、同美人欢谈的深夜，身心陶然俱醉的他们，常常容易陷于诱惑。但是，那是被容许的贵族行为，他们都互相遮起眼睛装做不知道。

现在的荷兰德夫人当嫁给荷兰德勋爵以前，是已经有过丈夫的。她在还没有同前夫办妥离婚手续的时候，便同荷兰德勋爵同居了。

这种放纵的生活便是那时候贵族的实际生活。只是他们禁止它浮现到社会的表面上来。他们认为自己的特权阶级，特权不只限于政治的和经济的，道德上也应当有特权。不过，作为一般国民的表率而站在社会上层的他们，不愿意披露那些事情以迷乱一般民众。由于这种心情，所以他们互相约定，那些不端的行为都不讲、不写出来，而且严格地遵守着。

如果有人破坏这个默契，他便是全体贵族的公敌，一定要严加惩治的。

果真会有无视这个默契，而且敢于挑剔它，把光亮投向暗室中来的鲁莽人么？

现在我们要说的拜伦，便是在这个时代，在这种贵族社会里出生的。

第二节 贫苦穷迫的日子

一 父系和母系

从伦敦西北的诺丁汉市西去十英里，有一个叫做纽斯台德的小县。在这县城东边约一英里半，有一座纽斯台德寺院。

这座寺院是十二世纪英王亨利二世为奥古斯丁派的僧侣们建造的。亨利八世的时候被封闭，收为国王所有。第二年（1540）以八百镑的价钱卖给一个名叫约翰·拜伦的武人。

当寺院被封的时候，当地人说：

“买到这座寺院的人家一定遭凶运。”

因为它是亨利八世从僧侣们手中强迫没收的，做得太残酷了。拜伦家是跟着“征服者威廉”从诺曼底谢来的武士子孙。把“信赖拜伦”这句话当做家训，什么事情都靠自己的力量。约一百年后，拜伦家主因战功而受封为男爵，称为拜伦勋爵。

纽斯台德寺院到了拜伦家的手上以后，哥特式的寺院建筑被改造成像封建的城堡一样。

城堡旁边有清流和池塘，周围有两千多亩土地，大部分都种植着亭亭的橡、栗、榆、枞等大树。特别多的是橡树。

这座城堡保留着从前寺院的回忆，整个有一种阴郁的景象。不知是谁传出来的，说那条长廊下面，夜晚常常有幽灵出现。

果然发生了当地人所预言的情况。

第五代男爵同邻居的查沃思武士决斗，因为杀了人而受到上议院裁判，虽然被宣告无罪释放，但是，从此就在这座空旷的城堡中过着阴惨的生活，背负着“残酷老爷”的绰号以终余生。他因为嗣子的结婚不合己意，为了惩罚儿子，便把儿子应承继的财产减少，乱七八糟地让庄园、土地、家屋荒废下去，把有名的价值五千镑的橡树通通砍倒，来还自己的赌博旧债。又把夫人赶开，另娶一个农家女子，自己就躺在厨房的石床上，让蟑螂在身边赛跑。

住在广阔的树林里面的二千七百头鹿，也被这位“残酷老爷”一头不剩地杀光了。

这位怪人有个弟弟，进入海军以后做到中将，但是，运气不好，每当他出航便起暴风，海员们都叫他做“暴风杰克”。他就是诗人拜伦的祖父。

“暴风杰克”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做约翰·拜伦，就是诗人拜伦的父亲。他年轻的时候在法国陆军学校受教育。毕业后，当了英国陆军的近卫士官，参加过对美国的战争。因为性急、粗暴而又糊里糊涂地借债，所以被叫做“疯子杰克”。

不过，因为他长得漂亮而又有侠气，所以在女性中间很有名望。当他二十岁的时候，从美国回来，卡尔马瑟侯爵夫人忽然迷惑于他的美貌，抛弃了做侍从长的丈夫和三个孩子，跑到他跟前。夫人袭用自家的名字，叫做康亚斯男爵夫人。她继承父亲的每年四千镑收入，就在祖父传下来的大邸宅里，同年轻的丈夫过着新婚生活。但是，四千镑到底不够支持“疯子杰克”的花费。两人离开英国，逃到法国去。在那里生下女儿奥古斯塔，她就是诗人拜伦的异母姊，对拜伦一生有着很大影响的女人。生下女儿不久，康亚斯男爵夫人在法国病死了。

妻子死掉以后，每年四千镑的津贴也停止了。年轻的鳏夫悄然回到英国。当他来到巴思温泉散散心的时候，遇见一个叫做凯瑟琳·戈登的少女。她是苏格兰名家的女子，双亲已经物故，她承继了他们的遗产。

她是一个身材矮而稍肥、鼻长、脸红的女子，比起死去的美丽的康亚斯夫人来，就差得很远了。但是，二万三千镑的财产——其中三千镑是现金——对于拜伦大尉是很重要的。为的是偿还过去的赌博欠债。

1784年5月13日（离前夫人的死还不到半年），他们在巴思结婚了。这位夫人就是拜伦的母亲。

探寻他母亲的家系，也有着不下于拜伦家族的可怕的血统。源头是从苏格兰王家出来。祖先的第一代威廉·戈登是溺死的。第二代被杀。第三代、第四代都因杀人罪而被绞死。后来的家主也大多是凶残暴虐，以至使苏格兰人害怕的。拜伦的外祖父是在巴思温泉溺死的。

新夫妇回到北苏格兰戈登的家里。可是，“疯子杰克”的赌博、好酒和游荡，很快便把戈登家的财产荡尽了。夫妇两个便卖掉那些土地和家屋，移住到法国去。他们一天一天地穷下来。

1787年夏，拜伦夫人已经有了身孕，心里十分怀念故乡。

她单身回伦敦去。

这位俭朴的苏格兰妇人以少许财产，在伦敦一条街上租了房子安顿下来。丈夫依然流浪在法国，没有钱的时候就强要手头已经不宽裕的妻子的存款。

在这种寂寞的境遇下，诗人拜伦出世了。那是1788年1月22日。母亲给他取名为乔治·戈登·拜伦。

二 失望的家

在失望的深渊里，生下了这个婴儿。

拜伦大尉因为先前有过富裕而美丽的妻子，所以对于因为债务之苦而娶的第二个妻子是失望了。他觉得她是个没有器量的女人，性格又是多么的下贱。只有一点可取的财产，也已经无影无踪。这样子，还想把我带回深雪的北国乡下去，同都市巴黎分开，同我和前妻共同享受过的那种豪华生活分开吗？

“讨厌！讨厌！太平凡啦！”

他这样地在法国的便宜旅馆里抱怨着。

拜伦夫人已经明白了：一切都是梦想。

当初，她以为她得到了这位美男子、陆军军官的真正爱情。但是，结婚后不到三天，明白了他不过是为了金钱而结婚，那时候她是多么悔恨和悲哀呵。但是，她又怀着无论如何也不愿离开他的心情。“除了死以外，我不能丢开那个人！”她是怎样寂寞地在空闺里流着眼泪呵。

又要供给他金钱。从父亲承继下来的财产、家屋通通搞光了。现在还要从这每年只有一百五十镑的收入中，寄钱去供给他游荡巴黎的花费，那是太过分、太残忍了。可是她一见他的面，又是那样的爱恋着他。明知道是假的，但是，一见到那美丽的脸上浮现着愁容，而悄然向她请求的时候，她心里便想：就是饿死也要帮助他。女人是生来做爱情的俘虏的。唉！这种种生活的苦难，再加上怎样也不能断念的爱情！

将来，一家三口怎样过日子呢？

这个孩子到底为什么要生下来呢？

呀，又在哭了。

“讨厌！”

拜伦夫人那么高声地喝骂着婴儿。

毫无所知的婴儿，像着了火一样，“哇”的一声哭得更凶对丈夫的愤恨，一天天发泄到儿子的身上。

后来，拜伦夫人回到苏格兰去，在临海的阿伯丁市上，租一间小小的房子住着，苏格兰人的俭约习惯，使得这位只有一百五十镑收入的女人，维持着幼小的婴儿、乳母、女仆的生活，有时还要填补丈夫的浪费。她的神经质一年一年地厉害起来，并不是没有原由的。

拜伦大尉从法国回来了。但是不能够和神经质的妻子同住。虽然同在一个市上，却是各自生活。有时候他来查看妻子，共喝一杯午后的茶罢了。

妻子被丈夫那双秀丽的眼睛注视着，在困苦中又向别人借了三百镑给他，自己便年年代为偿付利息。每年一百五十镑的收入就减为一百三十五镑了，而她自己一生从没有向别人借过一文钱，苏格兰人的俭约性，几乎是超人间的。

然而幼小的拜伦就每天都被喝骂，仆人和乳母也常常受叱责。到后来，连碟子、茶杯都在屋里飞舞，新衣裳也哗啦哗啦地撕破。

拜伦三岁的那年，父亲又从母亲和婶母手里借到一点钱去巴黎。这便是拜伦看见父亲的最后一次。

第二年的夏天，父亲在法国比利时边境的一个小县死去了。他跌到贫穷的深渊底下。死的时候，只穿着一件上衣，没有衬衫，也没有领子。面包店、小菜店都再也不肯卖东西给他。差不多是饿死的。直到最后，他没有终止浮

浪生涯，到死还是“疯子杰克”。

三 跛脚的美少年

小拜伦开始慢慢学走路的时候，母亲不觉失声叫了。

脚是跛的。

脚，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一站起来走路就感到剧烈的痛楚。脚上有一边的筋竟是特别的。

“父亲是糊涂虫，儿子是瘸子。”

母亲猛然又发起神经来了。几乎把跛脚也当作拜伦自己的错处一样地恼怒着。

从这以后，每天晚上她便命令女仆用绷带绑着他的脚睡觉，使得他非常痛苦。

有一次，女仆带着拜伦在阿伯丁的街上散步。一个妇人经过他们旁边。她看着拜伦说：

“呀！多么漂亮的孩子！可惜是个瘸子！”

孩子用燃烧着愤怒的眼睛盯住她，用手上玩的鞭子抽打她，大声说：“不许你这样讲！”

很懂世故的心情，和对这种残疾的羞耻，像毒药一样在他周身流布。想到自己为什么不能像别的孩子一样正常地走路呢？他懊丧得独自伏在床上哭了。

让别人看见自己的残疾，像是受到刀割一样的痛苦。

在愧恨自己的残疾这种剧烈的感情以外，还要忍受母亲的脾气。对于这个生来比别人加倍敏感的孩子来说，这样的负担是过于沉重了。

他的性格逐渐地变成忧郁。

母亲有时候把他当作掌上明珠一样地爱抚，有时候发起神经来，顺手就拿起盘子、火箸等向拜伦投去。

拜伦都默然忍耐着。但是火热的愤怒却沸腾在他的脑里。默默地发怒的习惯已经成为这孩子的癖性。

有一次，母亲骂他是瘸腿的饿鬼，又用盘子掷他。他不出声，从桌上拿起一把小刀，向着自己的胸口便刺。仆人惊得跳起来，赶快把刀抢走，才得没事。他是过于愤怒而想自杀的。

几年后，有一回，他和母亲大闹一场。过后，两人都跑到附近的药店去，两人都是去问药店老板，对方有没有去买毒药。听说没有买，两人像约好了一样叮嘱说，如果对方来买，千万不可卖给他（她）。

幼年的拜伦，从心底里憎恨自己的母亲。而对于游荡一生的糊涂父亲，却怀着温暖的爱。

四 拜伦男爵

四岁零十个月的时候，拜伦被送进学校去了。他是记忆力很好的学生。母亲又为他请了历史和拉丁语的家庭教师。诗人拜伦的历史癖就从这时候开始了。他很早熟。常常随手翻读各种书籍。

拉丁语家庭教师是个热心宗教的很认真的人，约翰·加尔文教的虔信者。苏格兰是宗教兴旺的地方，大多数人都是很认真的。拜伦的乳母梅·格雷也常常给他讲神灵、天国、地狱等事情。拜伦的幼年头脑中，不分昼夜地被灌注着加尔文教思想，那些印象自然会遗留在脑子里面。

拜伦虽然宣称他一生没有宗教信仰，但是，幼年时候耳濡目染的长老会教派的认真、坚一的信仰，却是沁进他人格的最深处了。这个，可以在他后来的杰作《曼弗瑞德》和最大杰作《堂·璜》里面看出来。

他在这种宗教的氛围中生长。时代却向着相反的方向进行着。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影响。革命的兴奋和激动也曾流进这个家庭来。母亲是辉格派，自然同情革命。家庭的空气影响到幼年的拜伦，他也逐渐对革命抱着同情了。这幼年的刺激给他后来以很大的影响。

他六岁的时候，“残酷老爷”的嗣子死了。母亲一听到这个消息，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现在，只要那位“残酷老爷”一死，自己的儿子就成了纽斯台德的主人，成了男爵了。“残酷老爷”不是已经很老了吗？

光明的希望，使得这喘息在贫穷的深渊的一家有了转机。

可是这位“残酷老爷”很难死去。母子俩还得在贫苦中等待着。

拜伦以善谈吐和多读书为学校所知。不过，使他有名的倒是他打架的本领。他虽然有残疾，却能够以非常的勇气打败对手。如果他挨了一下打，他必定要回敬两下的。

这种勇气和斗争是他一生的最大特色。

早熟的他，这时候已经懂得恋爱。当他猩红热病愈后，母亲带他到乡下去休养。那时他才八岁，对一个农家女孩感到很热烈的爱。

第二年，在阿伯丁市，对表姊玛丽·达夫又产生爱情。这是少年人的梦一样的恋爱。他苦苦地思恋着她，夜晚竟不能安睡。

同时，他想到自己的残疾，没有思恋美丽少女的资格，又非常悲伤。因此，他有一个时候竟想要自杀。

他的全身是燃烧着的火团般的感情的“寓所”。他的热情一年一年地增长着，他自己便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感情激动中苦挣。这便是爱、憎、喜、怒。可怜的他，怀着那么敏锐激烈的感情生下来，比一般人更深地感受到烈火一样痛苦的激动，以柔弱的体质，飘摇在不能胜任的感情的暴风雨中，度过他的一生。

他十岁的时候，伯祖父“残酷老爷”死去了。他就成了第六代拜伦男爵。

第二天他到学校去，照常点名的教师，点到他的时候，不像平常那样只叫拜伦，而是叫“拜伦男爵”。

他本想照往常一样答一声“到”，可是咽喉便住了，他就在许多同学面前“哇”的一声哭出来。

第三节 哈罗中学生

一 秋风入古堡

十岁的少年，由母亲和乳母带着，去访问纽斯台德寺院。

离开苏格兰山河，走进秋季还是绿草铺地的英格兰的时候，诗情丰富的少年，是怎样地感到心头的激动啊！

从诺丁汉市过去几英里，车子走进了阴郁的森林。

是纽斯台德庄园的进口了。

守路的人问：

“是谁？”

车上的女音高声回答说：

“拜伦新男爵。”

门开了，车走进去。

经过一两处低矮的灌木林，转过一座松林，纽斯台德寺院蓦地映进少年拜伦的眼中。

用灰色的石头叠成的中世纪哥特式寺院建筑，低垂的灰色浓云是它的背景，大树直立在两边，森严地像古城一样耸立着。

是《天方夜谭》中的光景哟。

这时，像是有什么塞住了拜伦的咽喉。

“这就是你一生的住所啊！”

这样的声音低低地在他耳边响着。

比起以前阿伯丁狭小污浊的住家来，这是多么雄壮、典雅的城堡呀。

他和母亲、乳母由老看守人墨瑞引导着，到处观看。出现黑袍僧幽灵的房子，伯祖父和蟑螂游戏的厨房，参加十字军东征的先祖所刻的沙拉逊人头等等，都充分地引起少年的幻想。

前庭有水池。对于爱游泳的他，这是最可喜的。后庭还有射击场。不是听说伯祖父常常带着两支手枪来散步吗？这正是自己久已热望的事情。要补救自己有残疾的体力，只有手枪。这么想着，他便拿起玩具手枪去散步。他想到伯祖父是拿着两支真的手枪走路的，便深切地感到欢喜了。

这两千多亩的地面，大部分像公园一样，可以纵马疾驰。附近的小河，清流浮泛着云影流去，小鱼浴着日光游戏。

而且，这宏大的城堡中，各种书籍堆积如山；可以日夜诵读。又能够招待客人，还可以……等等。少年的幻想像灵泉一样进涌出来。

“我无论遭遇到什么，决不卖掉纽斯台德。”

他在 1809 年写给母亲的信，正是第一次访问时已经发酵在他头中的思想。

他像爱一个恋人那样爱着这座古堡。

二 阴惨的日子

母亲把他托付给乳母梅·格雷，自己到伦敦去了。是为着他去向政府领取年金。因为被“残酷老爷”抛荒了，纽斯台德已经完全断绝了收入。

这期间，他在诺丁汉被没有教养的乳母虐待着。梅·格雷是一个嘴上说着宗教而实际上放荡乱来的女人。她喝酒，把马夫带进家里来，肆无忌惮地殴打拜伦。

在母亲和乳母的苛责下长大是小拜伦的命运。这两个强横的中年女人，把生下来跛脚的他，毫无慈悲地在家中追逐责骂着。

最初发现他被乳母虐待的是他的家庭法律顾问汉森。汉森给伦敦拜伦的母亲写信，告诉她小拜伦的悲惨境遇，劝她快些回来保护他。

母亲在离开他之前，还听信了那地方一个庸医的花言巧语，而托他医拜伦的脚。那医生只用木板把拜伦的脚包扎起来，就算是医治了。这给了拜伦很大的痛楚。可是他以天生好胜的性情，一直忍耐着这种痛苦。

他的拉丁语家庭教师罗杰斯看到这种情形，便说：

“很痛吧？给我看看，行吗？”

他回答说：“不。先生请不要担心！我决不做出怕痛的样子。”

少年拜伦的这颗勇敢的心，使罗杰斯非常感动。

他忍受着母亲，忍受着乳母，现在又忍受着庸医的磨折。对于周围的人们嘴上说的和实际行动之间相差之远，他感到十分吃惊。人类的虚伪在这个少年早熟的头脑中，一天比一天留下更深的印象。在这种伪善的氛围里面，他不能不对一切抱着深刻的怀疑，而且学习去默忍这种命运。这就在他心灵里形成了讽刺的性格。早熟的他，认为：忍受虚伪、卑劣、残酷、贫穷的唯一途径，便是对这一切采取嘲笑、鄙薄和蔑视的态度。后来表现在他的诗篇《别波》、《堂·璜》里面的奔放自如的讽刺和幽默，正是悲惨的少年境遇所产生的。但是，上苍并不是只给人类以悲痛。照不到日影的森林中，也会开放美丽的龙胆花。这时候，少年拜伦第一次会见了表姊玛格丽特·帕克。于是懂得了少年的梦一样的恋爱。被两个粗暴的中年女人围绕着的纯真少年，第一眼就恋上了那美丽的少女。好像从心灵的牢狱中瞻望“梦的青空”一样，这原是人类的自然属性。异常激情的他，困恼于整个燃烧起来的爱恋的情火中那时候他的笔记上写道：“她美丽、柔和得像是彩虹做成的一样。像往常那般，我的情感以激烈的力量压迫我自己。睡不着，吃不下，连休息也不能够了。”恋情不是从玛格丽特·帕克的美貌发生的。它是住定在诗人拜伦心中的。恋爱别人的心情，在由于没有家庭之爱而痛苦的孩子胸中燃烧着。像插在西班牙黑衣女人胸前的红玫瑰一样，对玛格丽特的热爱，投给他暗淡的少年生活以一线光明。

正在这个时候，迷信的母亲在听女巫的占卜。

“你有一个跛脚的孩子。他结两次婚。第二个太太是外国人。你的儿子一生有两个危险时期：一次是二十七岁前后，再一次是三十七岁前后。”

拜伦在隔壁静听着。一生也不曾忘掉这个预言。

三 进哈罗中学

“进哈罗中学吧。”

这个决定是在他十三岁的时候作出的。

他由律师汉森陪伴着，到英国纨绔子弟就读的哈罗中学去。

学校在伦敦郊外九英里多的地方，高出平野两百多尺。那时候只收有三百五十名学生，却是和伊顿公学并列的、陶育英国史上人杰的、大有来头的学校。它创设于1571年，比伊顿迟三十年，当拜伦入学的时候，已经有二百三十多年历史了。

那时候的哈罗中学，正是在名校长德鲁利博士的领导下，颇有成绩的时候。

开头，上级学生部轻侮这个残废少年，揶揄而且苛责他。但是，他那好胜的精神不久就博得了全校的叹赏，结果便没有轻侮他的人了。

他还常常保护更年少的。

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罗伯特·皮尔这个时候也在哈罗。有一天他挨上级生乱打着，恰好拜伦走过，拜伦自知敌不过那上级生，便满脸通红地问那上级生：

“你想要打他多少下？”

“蠢才！你问这个干吗？”

“我想替他挨一半。”

他是想为幼弱的皮尔分担痛苦。这就是后来他为衰亡的希腊而舍身的心情。

哈罗中学正门前，隔着大路有一片墓地。拜伦时常攀到土坡上，坐在大榆树下面无名者的墓石上冥想。现在寻访到这片墓地的旅人，还可以发现石上所刻的拜伦的名字。

在哈罗中学的日子里，他第一次遇见值得他尊敬的人物，那便是校长德鲁利博士。博士的严格公正的精神，使他深为敬佩。

所以，到后来德鲁利博士校长职务被罢免而由巴特拉博士代替的时候，已经是剑桥大学生的拜伦，还做了一首短诗来歌颂老校长而痛骂新校长。不过，后来他明白他误解了巴特拉，便很惭愧地去道歉认错。

那时候，他对正规的课目不大用功。而对课外阅读却显出可怕的热心。他一生“懒惰而博学”的特点，在中学时代就已初露端倪了。

四 失恋之夜

十五岁的少年回到纽斯台德的古堡。那是 1803 年的暑假。

他走进森林去寻找他六年前种的橡树。它已经长起嫩芽“好的，好的！要是它茂盛了，便是我也走运了。”他用一种和他年纪不相称的口吻说。

凉风吹拂的林荫路，水莲花开的清水池，月明泉啼的古城楼，三百年前僧侣们祷告的声音仿佛还隐隐可闻的大厅，黑袍僧幽灵出没的长廊，这一切，都充分刺激着少年人的幻想。

况且他现在离开母亲独自在古堡作客。为了补助不宽裕的家计，这座古堡已租给一个名叫格雷勋爵的青年贵族，拜伦是当作客人被邀请来的。

穿过森林，走尽“新娘的小路”那边，便是亲戚查沃思家，那儿住着美丽的玛丽·安·查沃思。

寂寞的少年对于比他大两岁的她产生了热烈的爱。生长在森林的城堡中的玛丽·安不正是中世纪传奇小说里面的公主么？少年的遐想像奔马一样发狂了。月光下踏着小路去探访恋人的窗口，那不正像莎士比亚剧中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么？况且，她的一位先人正是被拜伦的伯祖父“残酷老爷”一刀砍死的，拜伦家和查沃思家正是世仇，那不完全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一样么？

可是玛丽·安并不像拜伦头脑里所描摹的纯真少女。她已经和邻近的财主绅士订婚了。由于想多得几个男性崇拜者的心情，所以她没能拒绝拜伦的少年的热情。

惨酷的幻灭正等待着易感的少年。

有一晚，拜伦像平常一样，到她家去，在楼下大厅等着。她并不知道，还在楼上和使女谈话：

“你以为我会喜欢那个瘸子吗？”

这声音像个大铁锤一样打在少年的头上。

像飞鸟一样翻转身，在黑暗中他曳着跛脚跑过森林，回到纽斯台德古堡来。

进了自己的房里，他把门关起，投身在床上苦闷着。悲哀和愤怒像暴风雨一样在他身内发狂。好像要自杀一样的绝望，不，好像要杀尽世上人一样的痛恨，像走马灯一般，此起彼伏地在他脑子里奔驰。

可是，苦痛彻夜的少年，第二天早上又泰然地去拜访查沃思家了。他装做一点事也没有的样子，像平常一样和玛丽·安游玩。

这便是他的性格。

有着钢铁一样强韧的精神的他，任什么痛苦都能够默忍的。而且他和别人不同，不但想逃避那使得自己痛苦的人，反而要去接近他（她）。他在内心感到刀刺一样的痛苦，却一根眉毛也不跳动地和对方谈笑。

这是拿破仑在突破最强的敌人时的同样的心境。两个好胜的人，常在克服强敌的时候才感到满足。不，这不是降伏心外的敌人，而是降伏心内敌人所感到的欢喜。可是玛丽·安的那句话，在拜伦心中是一生难于消除的创伤。这是他第一次的失恋。他对女人失望了。对母亲感到失望的他，现在又从理想的恋人那里感受到深重的幻灭的痛苦。这是使他终生对女性抱着深刻恶感的原因。后来被称作英国第一美男子的他，少年时候却是肥胖而不匀称的孩子，所以他没有得到女性的青睐。加以他的跛脚，出现在众人面前，他加倍地惭愧自己的丑陋。尤其是在女人面前，他总不大开口，垂下眼睛沉默着。

在母亲和乳母虐待下长大的他，自然害怕女人了。现在他的初恋又被蹂躏了。谁还能够轻率地非难他害怕女性、憎恨女性的心情，像黑蛇一样从心底里抬起头来呢？看来像柔懦而心内有着英雄的灵魂的拜伦，一点儿也不想逃避可怕的、可憎的女性。他决心征服世上的女性。他想起了祖先的格言：“信赖拜伦！”是的，要信赖拜伦的血统，信赖拜伦的姓氏。自己是拜伦家的主人，只要有决心，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好的！这样做！”燃烧着黑色的愤怒，少年倚在古堡的窗前默想着。夏夜更深了，远远的森林中枭鸟在啼鸣。十三年的岁月像水一样流过去。当年无名的少年成了欧洲第一个诗人，住在莱蒙湖畔。诗人拿起笔，写了一首题为《梦》的二百几十行的诗。

年轻的两个人站在丘岗上，凝眸注视着——

少女望着脚下和她同样秀丽的景物，少年望着站在身边的她。少年的甜梦被打破，冷酷的现实一年又一年地冲激到他身边之后，他成了水上的漂泊者陆上的浪游者独自在异国的海岸上躺着，回想过去，瞻望目前：

奇特的是，这两个生灵的厄运竟被描绘得如此逼真——

一个将在癫狂中了结一生——

两个都陷入悲惨的绝境。这是那个不值得晕的恋人留在天才几心底的创伤。

一天比一天冷酷的现实，剥蚀着少年美妙的梦。

他真的像在莱蒙湖畔述怀那样，完全失去了梦想，而在悲哀和怀疑中了结阴惨的一生么？

在我们还没有看见他的“意大利之生”和“希腊之死”的时候，是不能下结论的。

现在，我们还是先看看他在哈罗校园的生活吧。

五 马上加鞭

发生了那件事情以后，拜伦沉入剧烈的抑郁之中。学校开了学，他也不想再去。无论母亲怎么说，汉森怎么劝，他都不听。

第二年一月，休息了一学期后，他才到学校去。德鲁利校长一点也不责骂他。优良的教育家已经看出了拜伦的天才。代替责骂的倒是由他自己来教拜伦的拉丁语。

他已经是二年级生，在学校的地位也变更了。但是他不照英国中学生的习惯去虐待新生。他把下级生中的美少年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以此得意，并且保护着他们。

这时候，他的母亲住在离纽斯台德很近的小县骚思维尔，可是她被排除出近处良家妇女的交际圈外。拜伦知道后，即使假期回家，也尽可能不去会见那个小城里的女人们。

但他却和住在他家对面的皮戈特家来往。这一家的大女儿伊丽莎白·皮戈特，不久就像操纵猛兽一样把拜伦驯服了。

拜伦自从有过玛丽·安的事件以后，在女性面前更是不快。如果母亲勉强把他叫到生疏的女人面前，也要在口中数着“一二三四五六七”才能够忍住羞惭。

可是和伊丽莎白·皮戈特从初会的时候起就意气相投了。那不是恋爱。却是很平静的朋友般的理解。最初发现拜伦的诗才而且鼓励他作诗的，便是伊丽莎白·皮戈特。

这时候，又一个女性出现在拜伦的世界里，那是他的异母姊奥古斯塔，是约翰·拜伦和死去的康亚斯夫人所生的女儿，比拜伦大四岁。

奥古斯塔在母亲死后被带到康亚斯家去养育。拜伦只是听说有这么一个姊姊。拜伦出生之前，奥古斯塔也曾被现在的拜伦夫人接回来过。但是拜伦一出世。她又被带到康亚斯家去了。所以两人十几年间都没有会见过。

他们两人初次会见的时候，拜伦是十五岁，奥古斯塔十九岁了。两人一见便非常要好。从这一年起，拜伦和奥古斯塔之间的很有兴味的通信便开始了。

奥古斯塔已经和表兄陆军骑兵上尉订了婚，正热烈地想念着未来的良人。拜伦却用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口吻来揶揄她说：

“听说你那样热恋着情人，——恕我无礼——我不觉失笑了。依我看来，恋爱不过是巧言、假话和风流故事相混合的呓语。在我，如果有五十个情人，只消两周之内就完全忘却了。”

由此很可以看出：去年的失恋，怎样地使他走向讽刺的“自我否定”了。

暑假终了的时候，拜伦又受到了一次打击。那是他九岁时曾经爱过的玛丽·达夫的结婚通知。从母亲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激动得差不多痉挛起来。

快到开学的时候，他跨上马背，穿过纽斯台德的森林，去访问玛丽·达夫。那是为了去向不久就要出嫁的她作最后的告别。

通过家庭的礼拜堂，他静坐在椅子上等着她。为着内心的悲哀，他的脸色是苍白的。他拿起纸来想写字，可是手在发抖。他停下来，静静地坐着。

响着绢帛的磨擦声，她走进来了。

她知道他是痴情爱着她的。知道他对于自己的出嫁是以无可奈何的绝望心情来忍受着的。所以她便飘飘地像吹过天空的风一样，无意地出现到他坐

着的地方来。

看见了她的样子，拜伦从椅子上站起来。他握住她伸出来的手，那是像冰一样冷而颤抖着的。

把她的手蓦地放下，掉过身急急走出室外，敏捷地跳上拴在庭前的马儿，唰地一鞭，向着广阔的森林飞驰而去。

第二年他又会见奥古丝塔的时候，她觉得他完全变样了。

失恋的苦恼日夜噬啮着这天才少年的易感的心。

第四节 风流贵公子

一 进剑桥大学

1805年夏天，他在哈罗学校毕业。10月，他进了剑桥大学。

从这时候起，贫穷永远离开了他。因为他接到做贵族领袖的大法官的通知说，从财产中每年抽给他五百镑。

他便具备了可以用一匹马、用一个仆人的身分了。

更使他欢喜的是完全从母亲身边解放出来。

“从此我可以完全离开母亲独立了。对于长久地蹂躏了我，扰乱了所有爱情的母亲，我决心以后绝对不去看她，也不再继续维持什么亲善关系。”

这是他写给友人的信。他对于母亲是抱着炽烈的反感的。

他在哈罗做上级生的时候，身边聚拢着许多美少年，隐然控制全校。他虽然跛脚，却是校内第一名游泳健将，又是棒球的选手。毕业的时候，以英语默诵成绩颇蒙称许。新校长巴特拉接任时，他当过排斥新校长运动的领袖。

但是，做剑桥大学的初年级生，就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了。于是，他随着那时候的学生风气，开始喝酒赌钱。用那五百镑的津贴，过着十分豪华的生活。

他生性不爱酒，又讨厌赌博。可是最怕比不过人家的他，立刻从伦敦买来葡萄、白葡萄、法国红葡萄、马地拉四种酒，每种四十八瓶，又学会了打骨牌。

他把自己的房子漂亮地装饰起来。不去大学的饭厅而在自己的屋子里招待朋友，勉强地喝着自己不爱的酒直到深夜。早上听见大学附设教堂的钟声醒来，便骑上鼠灰色的爱马沃台达，穿着银灰色的上衣，戴着纯白的帽子出去。

天气好的早晨，他伴着朋友朗格去游泳。

晚间，有时听朗格吹笛子、拉大提琴，喝着 he 唯一爱好的饮料苏打水，沉在幻想中。这样的生活，一年五百镑津贴是不够的。他向家庭律师要求增加津贴，被拒绝后，便和姊姊奥古丝塔联名，从放债人手中，以百分之十的利息借来几百镑。

这样，他整个学期离开学校，在伦敦过日子。住在皮克迪里大街上，引来一个身分低贱的女子做情人，把她扮成男人，当做自己的弟弟带着。又雇了拳击选手杰克逊和剑术家安德鲁，每天练习着。这些剧烈的运动使他瘦下来了。像一切英美人的常情一样，他以肥胖为可耻，而极力使自己瘦下去。第二年春天他回剑桥大学的时候，也带着这三个人。

二 处女作出版

夏天，他回到久别的母亲那里。这是一次不幸的会见。更加执拗的母亲，为一点点事情也要对着拜伦发起神经来。有一天，她不管皮戈特家的孩子们都在座，生起气来，随手便拿起火箸向拜伦掷过去。他好容易逃出来，到皮戈特家里避难，不久就到伦敦去了。决意一生也不再去看母亲。

听见这话而吃惊的母亲，随后赶到伦敦来。这回是他顽强地不理了。母亲只得悄然回家去。

拜伦带着伊丽莎白的哥哥约翰·皮戈特，租了马车向南方萨塞克斯海岸去旅行。那时候，他所带领的一群人都打发掉了。

马车门上嵌着拜伦的家族纹章，下面写着“信赖拜伦！”这句家宪。马车后面，另外跟着两匹马和一个马夫。马车里面是他和约翰，一个仆人，一条纽芬兰种的狗和一条布尔狗。他很爱喂养动物，后来他在意大利，这些东西就喂得更多了。那是因为他一时高兴喂过一次，便觉得很可怜而不忍丢开的缘故。

旅行过后，他从放债人手中借来的钱完全用光，走不动了。到头来只得回到自己说过再不要看见的母亲那里。

在家里住了七个月，他听从伊丽莎白的劝告，开始认真做诗。动着笔直到深夜，第二天把它拿给伊丽莎白看，这是他那时候的功课。亲切而坦白的她，是他的良友又是他的批评家。他在这位姑娘面前从没有感到不快。但是多情的他，对这位姑娘却没有产生爱情。这是在男女间从开天辟地以来的不解之谜。这么贞淑高尚的女性很少迷惑男性，正像亲切温良的男性反而不吸引女性一样。

在这位亲切的女友鼓励下，他很用功做诗。结果出版了一册《偶成集》。可是一位做牧师的朋友说，其中题为《赠玛丽》的一篇，有伤作者的名誉，劝他不要发表。他便满不在乎地把印刷好了的诗集全部毁弃，再把其他的诗题作《偶然的歌》出版了。那时候是1807年1月。

在那作品里出现的人们，被骚思维尔市民认为是影射攻击自己，他们便嚣张地发怒了。拜伦不能忍耐乡野小城居民的可厌，便决心再回伦敦。

可是由于对这本诗集还有再加整理的必要，他耐心地在那里又停留了几个月，把一切准备好以后才回伦敦。这次改题为《闲散的时光》出版了。这是他的处女作。正当1807年6月他十九岁的时候。

像别的初次著书问世的人们所经验的一样，他也抱着不安、希望和满足的混杂感情，关切地等待着成败如何。

比他所预期更为顺利地，这位无名诗人的处女作被世人接受了。一家书店当天卖去几本，印刷所两星期内卖去五十本。又一家书店卖去七本。

“七本！”拜伦欢喜地说。

这是诗人拜伦第一次出版的欢喜。

然而，批评家是怎样接受他的诗呢？

三 任性的大学生

《闲散的时光》出版的时候，他休憩了一年。

后来忽然想念起学校来。那个月底，他回剑桥去探望了一次。

他一个人走在剑桥的小市上，经过的学生们，谁都不认得他了。连他住的那间宿舍的小工也认不出他来。

因为他在一年间完全变样了。

少年时期，他是胖胖的、两颊略带红色、不很好看的孩子。

他从两年前起，尽力使自己瘦下来。

要瘦的办法就是节食和运动。

拜伦一生都实行着极度的节食。进了剑桥大学以后，尤其在骚思维尔做诗的时期更是如此。他不吃肉，一天只吃一餐，啤酒也不喝。当饿得发昏的时候，便喝一点苏打水，吃一点饼干。

并且做着剧烈的运动：斗拳，击剑，骑马，游泳。

因此他的体重减轻，瘦到差不多看见肋骨。两颊失去了红润而变成乳白玻璃一样莹洁了。

现在走在剑桥街上的拜伦，是一个瘦削而白皙的青年。当时有人这样描写他：

“他的皮肤像乳白玻璃的花瓶里燃着烛火一样的颜色。栗色的头发有着铜色的光泽。长垂的睫毛之下，碧色的双眸澄明得像高山上的湖水。”

这个美丽的青年，稍稍曳着一条腿走路的姿势，反倒引起人们心里的美感和同情。而栗色的头发上闪耀着“男爵”的头衔，不久，那碧色的眼中将辉映着“天才诗人”的魔力了。

他成了这么一个美丽的青年回到学校来。而且又是《闲散的时光》的作者。他早已不是一年级生而是二年级生了。他回到自己的庄房去看看。才知道空着的一年间已经租给一个叫马修斯的学生。当租给他的时候，教师对他说：“这房子里的东西，一样也不可以损坏哟！因为拜伦勋爵是个脾气很坏的人呢。”马修斯很喜欢引用“脾气很坏的人”这个说法，每逢朋友来玩，他就开玩笑他说：“握那个门的把手要注意一点，因为拜伦勋爵是个脾气很坏的人呢。”马修斯是这么有趣，所以当拜伦来和他相会的时候，第一次见面他们就很意气相投了。在这房子里他还会见了另外的学生门。去年是一年级生毫无威望的他，现在回来已是二年级生，而且有很多同学读过他的诗集。他发现自己被大家尊敬着。他决心再回到剑桥。秋天，他正式回到学校。已经是最高级生了。他收回自己旧日的屋子，聚集自己喜欢的朋友，过起快乐的大学生生活来。这时候他的好朋友是马修斯、霍布豪斯和戴维斯三个人。马修斯是头脑明晰的读书家，又是很爱调笑的、生来的俏皮人，而且是运动家。正是和拜伦恰恰合式的伙伴。两人一起游泳、斗拳、骑马，非常欢快。哲学理论方面，马修斯比较擅长。他是个怀疑论者，心目中是没有宗教的。这给了拜伦以很大的影响。生长在严格的苏格兰，被加尔文教义打进了幼年头脑中的拜伦，内心深具有一种神的观念。但是，他是接近着口说宗教却过着放荡生活的乳母，和吝啬而又粗野的母亲长大起来的，所以对于人生的伪善抱着反感。那时在欧洲有极大权威的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的无神论感化了他，但是他心里依然还有着神的观念。现在却被马修斯的犀利的批判的头脑所粉碎了。

霍布豪斯是个可爱的青年。他也是博览群书，而又喜欢运动。他也是无神论者，却又是认真的人。他是热情的自由主义者，对政治很有兴趣，对于牺牲的事业有深切的关心。他起初不喜欢拜伦，但是做了三年级生的时候，他们却成为好友，并且终生保持着他们的友情。

四人中的一个青年戴维斯，是个诙谐、口吃、冷静的人，富有警句和机智，又是游泳和赌博的能手。本来讨厌赌博的拜伦，为了和朋友交际而到赌场去，总是大输特输。

伴同着三个朋友，拜伦又过起快乐的大学生活。有时候从伦敦请来许多客人，大开夜宴。应过而来的人都是赛马骑手、斗拳选手、赌徒、女人等等。

他这时候，除了两匹马、两条狗和一个仆人之外，又养了一头熊。学校当局问他为什么要养熊，他回答说：

“ 想让它投考公费生。 ”

学生中享有名誉地位的是公费生，却尽是些没用的人。把他们比作熊正是恰当的讽刺。但是，这当然会触恼学校当局的。

他一生都是胡乱地花钱。

他虽然这么乱用钱，但是，听见别人穷苦，他便毫不吝惜地拿钱给人家。他每年五百镑的收入中，要拿二十镑给纽斯台德的老看守人墨瑞。友人艾德尔斯顿因为没有学费而退学，想进伦敦商会的时候，拜伦便要出钱给商会，使艾德尔斯顿做商会的股东。

因此，五百镑就不够了。从放债人手中借来的钱也像烟一样消灭。1808年1月他已经借了三千镑的债。像他写信给友人说的：“ 达到成年的日子，欠债恐怕要到九千以至一万吧。 ” 他的欠债在急速地增加着。

这时候，在他头上响起了一颗大作弹。

这就是对他的处女作的极其辛辣的恶评。

四 悲愤彻骨

作为诗人的拜伦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情意奔腾的浪漫诗。首先是《恰尔德·哈罗德游记》，诗剧《曼弗瑞德》也属于这类。

另一方面是辛辣刺骨，冰冷地揭发人生的虚伪，然而又不忘明朗的笑的讽刺诗。《堂·璜》便是最有代表性的。

他发表了处女作《闲散的时光》，正在等待世间的批评。不料它却像一个大铁锤一样落在他头上了。

那是发表在当时英国文坛权威杂志《爱丁堡评论》上面的匿名批评。

这篇评论的出现，以及内容对他很不利等等，拜伦先已听说了。而当他读到它的时候，已是诗集出版后八个月——1808年2月底。

“这位年轻男爵的诗才，是艺术之神和凡人都无法给以承认的。我的见闻少，从来不知道有这么缺乏神性和人性的坏诗。……可是作者对本坏诗的辩解，便是说自己尚未成年。……然而不幸，我们却记得考莱十岁的诗和蒲柏十二岁的诗。尽管这些苦恼的诗是一个青年学生在学校里写的，但是我们相信，这样的诗，在英国受过教育的青年中，十个人有九个都写得出来，而那第十个则会比拜伦爵士写得更好。”

接着，这位匿名评论家又用一连串的恶言恶语把他嘲骂了一番。

读过以后，拜伦激怒得全身的血脉都沸腾起来。这时候来到他房里的朋友，看见他那可怕的脸色，差不多想问他是否要决斗了。

那天晚上，他和好友戴维斯共餐，喝光了三瓶红葡萄酒，还不能消除他的激动。

后来他拿起笔来，写诗来回答这位匿名批评家。写下二十行左右，他的心性就恢复平和了。

他最初想用诗的形式来进行反击。但又暂时止住了。他那强烈的性格，对于这种卑劣的恶骂一定要作出凶猛的反应。他不是那种受到一击便意气沮丧的人。但他也不是那种对于打击要立即施行报复的器量狭小的人。

他隐忍着，作着一切准备，决心把那个卑劣的家伙痛切教训一番。

他怎样去做呢？

创作和发表比以前更多更好的名篇，叫天下的批评家失色！

这次火一样的愤怒，使风流贵公子一变而成了世界的天才诗人。

无意之深，神虑之妙，是在凡人的智慧以外的。谁说上苍没有伟大的计划呢？

五 回到古堡

1808年7月，拜伦得到文学士的学位，在剑桥大学毕业了。这样，他就踏入了广大的社会。

再过半年就要成年了。到那时，在贵族院就会有当然的议席。财产也比较自由了。他高兴地等待着那一天。

出了学校，他回到纽斯台德寺院。虽然原先约定租给格雷勋爵五年，但是当拜伦前次被邀请去度夏的时候，两人因为偶然的事情吵翻了，现在再不愿意相会，所以得先请他搬出去。

等格雷搬走后，回到纽斯台德的拜伦，拒绝了想来同住的母亲，轻松地一个人住着。从他伯祖父时代起就荒废了的邸宅，格雷当然没有加以整理。那些废墟一样荒凉的空屋很合拜伦的意。相伴的只有老看家人墨瑞。

他把大寺院的一间屋整理做寝室。寝室里也只放一张大床，挂一些肖像画和油画。

寝室的一扇门通向一间大屋子，那是传说有黑袍僧幽灵出现的地方。从一个有梯子的门口下来，便进入一座大厅。他用它作书房兼会客室。

又在另外几间房里摆设些床铺、椅子，作为客人住宿的地方。其他的房子都让它们荒废着。这给了他像住在中世纪封建时代一样的欢悦。

周围有一千多亩森林、田地和草场。他靠在长椅子上做诗，疲倦了就从门口走到前庭，凭倚着伯祖父砍倒的大树根冥想。要是厌倦了，就脱掉衣服，跳到庭前的池子里，在清冽的水中像小鱼一样游泳。

不过，他并不是完全平静的。有一种骚扰他内心的情感，那就是，在“新娘小路”那边的人家里，住着墨斯特斯夫人——就是他从前的恋人玛丽·安·查沃思。

不想躲避自己所憎厌的事情的拜伦，有一天竟去访问他的旧爱人。他是能够克制感情，能够冷静地同她谈笑而自豪的。

晚餐的时候，他坐在玛丽·安的身边，觉得自己的舌头胶住在口中，一句话也说不出。玛丽·安也只暗暗瞧一下拜伦，说不出话来。她对于他已经和从前大不相同，变成了一个美丽青年而感到吃惊。只有她的丈夫继续着热闹的谈话。他是个除骑马、打猎之外没有其他兴味的乡下绅士。说到书，他自己引以为荣的，是有生以来没有读过一本《鲁滨孙漂流记》以外的东西。

抱着铅一样沉重的心情回到家里，他拿起笔来做了一首五节组成的短诗，怀念初恋的情人，靠它来医治悲痛的情绪。

为了逃避寂寞，只有招待知心的朋友们。他向剑桥时代的三个好友发出了热情的邀请信。第一个应邀而来的是霍布豪斯。

拜伦和好朋友逍遥在泉啼的森林内，把出现幽灵的空屋向朋友夸耀，白天一起做诗，一道在他子里游泳，晚间欢谈到更深夜阑。

伺候晚餐的只有老年的墨瑞一人。霍布豪斯常看见拜伦把马地拉美酒倒满在杯子里，递给站在他后面的老仆说：

“喂，老爹！”

拜伦最爱纽芬兰狗，他劳碌地教练着叫做博茨韦恩的那条狗。他在地下室的游泳场里，故意穿着衣服，跳下水去装做要溺死的样子，让博茨韦恩跳下去救他出来。

那年11月博茨韦恩传染了狂犬病回来，拜伦不顾危险，日夜看护，不断为它拭去嘴边涌出的泡沫。博茨韦恩没有咬人，却咬了自己死去了。拜伦悲

伤他说：“除了老墨瑞以外，我再没有喜爱的伙伴了。”竟想连自己也和狗一齐埋葬。他在寺院的祭坛下，做成地下墓穴，把死狗放进古式的瓮中，碑石上刻着颂狗文，还做了二十六行短诗来悼念它。

“喂！老爹！你死了也埋在这里吧！”他对老仆说。

可是老仆却不领这份情。他说：

“不，老爷。要是知道将来你也睡在这里，那就可以；要不然，我讨厌一个人睡在狗的旁边哩。”

六 进上议院

等待已久的成年日子来到了：1809年1月22日。

在纽斯台德家中，召集从前全部的仆人，在庭前烤了一头牛来飨宴他们，晚上开跳舞会招待村人。

那天，拜伦在伦敦，庆祝自己成年的生日。打破平生少食的惯例，吃了一个蛋和一点咸肉，喝了一瓶啤酒。

3月13日他到上议院（即贵族院），行宣誓礼后，占有了议席。这时候，照惯例应该由亲近的贵族同道，将他介绍给别的议员。可是他的表兄卡莱尔勋爵竟没有来。

孤独的青年由友人达拉斯陪到议院，形单影只地宣了誓。那一天出席的议员也实在很少。在议长（大法官）面前宣誓完了的时候，大法官艾尔登从议长席走下来，张开手迎接拜伦。但是拜伦只冷淡地用指头碰一下他而没有握手，艾尔登伯爵便非常不高兴地回到座位上去了。

拜伦漠不关心地坐到空着的反对党席位上，一会儿就急急忙忙地走了。这就是他议院生活的第一天。

从会场出来，走到另一间屋子里等着他的达拉斯面前，说：

“要是我认真握了他的手，他会把我拉进政府党里去的。讨厌！我什么政党也不参加。”

“好！议席的事情是办完了。此后要到外国去。”

过了两星期，他的第二册诗集《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出版了。

这是在他一生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作品。借这个机会，我们且来看一看他的诗风和文学地位吧。

七 诗才确立

拜伦的名声是由于他的浪漫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而升起，但是他作为诗人的真价值，却多半是由于讽刺诗而被认识的。他拥有那么多的外国读者，更完全是由于讽刺诗。

他的压卷的讽刺诗，虽然是后来在意大利发表的《堂·璜》，但是他作为讽刺诗人初露头角，却是由于现在我们说到的《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

这首诗的发表，是他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

英国讽刺诗，据说是由德莱顿（1631—1700）开始的。他生活在1688年“光荣革命”前后，感受着当时政治的和社会的批判精神。健全的批评精神的发达，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心要条件。“光荣革命”后的英国社会，有着热烈的批评精神。人们批判着、分析着那个时代的政治和生活的一切。

这种批判精神或以散文形式、或以韵文体裁表现出来。而用最优雅的诗歌形式表现出来的便是德莱顿。他不憎而笑，不当作不道德而加以责难，只当作愚蠢而加以揶揄。这种典雅从容的批评态度，使他成为讽刺诗人中的巨擘。

在他以后出现的蒲柏（1688—1744），精雕细镂的技巧超群绝伦由于诗形的整饬、章句的洗练和诗情的高雅雍丽而风靡一世，在十八世纪英国诗界的王座上灿然闪光。

少年拜伦热心读书的时候，正是蒲柏的诗篇君临英国文坛的时候。他一心孜孜不倦地学习蒲柏的诗风，仿效他的诗体，也是当然的事了。

他赞赏蒲柏说：

“他是英国诗人中最完全的，我们的道德论中最纯粹的。”

他向蒲柏学习的是讽刺诗。

但是，作为人的拜伦，却是接近斯威夫特（1667—1745）的。斯威夫特的韵律的巧妙，给与拜伦的杰作《堂·璜》以很大的影响。而斯威夫特对于人的不调和的感情，对拜伦有很大的感染，以致引起他的憎厌世人的观念。

继蒲柏之后，给拜伦以较大影响的是威廉·吉福德（1756—1826）。吉福德比拜伦早生三十二年，后死两年。拜伦出世的时候，他已经作为讽刺诗人和评论家而成名了。他是英国第一流杂志《四季评论》的主笔。

拜伦很得到吉福德的忠言和帮助，他自己也说。

“我常把他当作我文学上的父亲，而我是他不肖的儿子。”

但是我们在后来会要看到，拜伦是凌驾于他的师表而更前进几步了。

生长在批评的讽刺诗氛围中的拜伦，现在发表了由于爱丁堡评论《匿名记者痛骂而激起的讽刺诗《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

这首诗一发表，立即耸动了文坛的视听。而且再版、三版以至于五版。到了1811年，拜伦主动把它停版了。

和题目一样，这首诗是由两个目的产生的。称为“苏格兰评论家”的一面，目的在于笔诛恶劣卑鄙的评论家；称为“英格兰诗人”的一面，目的在于痛击当时称雄英国诗坛的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托马斯·穆尔等浪漫诗人，而拥护蒲柏式的讽刺诗。

他的敢于向当时名家挑战的勇气，使世人为之震惊。对于匿名来骂他的评论家，给以堂堂正正的公开的反驳和痛斥，不像是二十一岁的青年做得出来的事情。在这一点上，他是完全成功了。

可是，把英国湖畔诗人一般脑儿通通骂倒的态度，不能博得识者的同感。不论他是怎样热中于拥护蒲柏的诗风，但是，竟至诟骂倡导新诗风的诗人华兹华斯，不能不令人深为惋惜。

这是拜伦的生性。他激情充沛，霸气有余，而缺乏冷静思考和公平判断。他只看见蒲柏而没有看见华兹华斯。

这首诗出到第五版的时候，他自己主动停版了，而且很追悔。后来他常向华兹华斯学习，又和托马斯·穆尔结成好友。穆尔的《拜伦传》如所周知，是许多种拜伦传记中最好的一种。

由于这首诗，拜伦的诗人地位确立了。作为讽刺诗人，他成了蒲柏以后的第一名家，显然是由于这首诗而被承认的。后来，他又写了《堂·璜》那样圆熟雄伟的讽刺长诗。不过，《英洛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却有着《堂·璜》所没有的东西。

那就是青年的纯真。

率直的、胸无城府的、悲愤慷慨的诗，只有被痛骂的二十一岁的青年才能敞得出来。所以，它直到今天还被推赏为拜伦诗中的逸品。

八 髑髅酒杯吟

报复是成功了。

下一件他要做的事情，便是出国游历。

出国游历的必要条件是旅费。他怎么办呢？

那时候他负的债已经有了一万二千镑。他计划到国外游历几年，用他那种豪华的方式，那至少也要四千镑。不偿还一万二千镑的欠债，还要再弄四千镑到手，简直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只有两条路。

一条是卖去所有的房屋。一条是和财主的女儿结婚。后一个办法是拜伦的母亲所希望，而拜伦却不屑一顾的。前一个办法却是拜伦所想做而母亲极力反对的。

他已经决心不卖纽斯台德，现在想卖掉另一处房产——罗岱尔。于是他叫律师汉森去办理。但是汉森办事迟缓是有名的。等着汉森去办，也许等到老也不能出国。他非常心焦。

可是意外地出现了救星。他剑桥时代的好友戴维斯突然送了钱来，借给他所需要的数目。

那是戴维斯赌赢的钱。

戴维斯在大学毕业后到伦敦去，和以前一样，结结巴巴地吐着警句，巡游着赌场。有时候赢，有时候又输。有一回烂醉如泥，深夜回到住处，他把几千镑纸币塞进床下的尿壶里，倒头便睡着了。

听说拜伦被区区四千镑所困，他便笑嘻嘻地送了来。

1809年5月，出国前一月，拜伦把朋友们请到纽斯台德来，大张别宴。宴会继续了几天。来赴宴的是轻松愉快的马修斯、常识家霍布豪斯和其他两个人。

他们在门口左右，拴着一条猛狗和一头熊。进得门来，大厅里面，五个人在练习手枪射击。

日上三竿，他们才起床。吃过早餐，说是游泳、骑马、手枪射击、剑术、划船、和熊玩耍，以及读书消磨时间。

晚间七八点钟的时候进晚餐。

吃完饭，拜伦便把准备好的髑髅大杯注满葡萄酒，轮流地喝。

髑髅是他的工役在后园耕地时掘出来的，据说是从前僧侣的头盖骨。拜伦高兴地把它送到邻近市上的珠宝店去，磨成琥珀色，配个底座，当作酒杯。

他做了一首八行短诗《髑髅酒杯吟》*，用这个髑髅的口吻唱道：

我活过，爱过，痛饮过，和你一样；

到头来是死了，把骸骨交给土壤；

把我斟满吧——这对我毫无损伤：

地下蠕虫的嘴唇比你的更肮脏。

盛装这闪闪发光的葡萄酒浆，可比喂养一窝黏乎乎的蚯蚓要强；

以酒杯的形状，盛装这神仙的饮料，也比盛装地下爬虫的食物更为舒畅。

酒过一巡，他们都披上中世纪僧侣的黑袍，举行宗教仪式。拜伦被称为“髑髅方丈”，拿起十字笏杖主持一切。完结之后，他们便接待从近邻招来的年轻美丽的姑娘。

这么放纵的白天和晚上，使近邻的人都传说是“残酷老爷”再世了。

虽然是恶作剧的场合，当他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被无可排遣的

忧愁所侵袭。他瞒庄朋友，悄悄写了思念玛丽·安的抒情诗。因为怕被常识家霍布豪斯所笑，所以这种感伤性的诗决不给人看见。*该诗共有二十四行，不止八行。——编者

欢乐的日子像梦一样过去，年轻的诗人离开纽斯台德走上万里征途的时候，是在 1809 年 6 月 26 日。

第二章 明月升天

第一节 地中海的旅行

一 去国

行行去故国
濼远苍波来。
鸣湍激夕风，
沙鸥声凄其。
落日照远海，
游子行随之。
须臾与尔别，
故国从此辞！
日出几刹那，
明日瞬息间。
海天一清啸，
旧乡长弃捐。
吾家已荒凉，
炉灶无余烟，
墙壁生蒿藜，
犬吠空门边。

这是拜伦的长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第一章中的几行。这里所抒写的，恐怕正是他在薰风六月，在法尔默思登上邮船，横过比斯开湾，向里斯本进发之时的心情和感受吧。

那时候，法国皇帝拿破仑正君临整个欧洲，发布了大陆封锁令，禁止和英国通商。但是恰好在四年前，在特拉法尔加角的海战中，纳尔逊消灭了法国舰队，海权全部归还英国，英国人旅行海上都是自由自在的。而且，威灵顿带兵登上伊比利亚半岛，把在葡萄牙、西班牙的法军打败。拜伦所想去的里斯本，英国人完全可以自由登陆，他想从陆路旅行的西班牙南半部也是安全的。

那正是法国大革命的热潮和英雄拿破仑的活剧震撼整个欧洲的时代，是战云笼罩住欧、亚、非三个大陆的时代。

在这个多感慨、多危险的时代，多情善感的青年诗人，旅行着地中海各地，想要漫游遥远的土耳其和小亚细亚，此时此刻，他心中的欢快和豪情委实是难以想象的。

一种英雄时代的昂奋，刺激着拜伦的浪漫性的一面。*这两节诗采用苏曼殊的译文。

我们可以想到：他的讽刺诗会暂时匿迹，浪漫诗会要活泼奔跃而来了。

我们先要把这样的时代背景放进脑里，然后才能够理解产生《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的天才贵公子的外游。

二 天上的星，地上的诗

一行共六个人。

好友霍布豪斯带着一百枝笔、墨水五升、白纸数册同行。

拜伦把老仆墨瑞带到直布罗陀，另外还带着照料自己生活的弗列查、小厮波普和一个德国仆人。

他从法尔默思写封长信给母亲说：

“卖不掉罗岱尔，我将破产了，只好准备参加奥地利或者俄罗斯军队了。如果土耳其军队的规矩好，也愿意参加。”

拜伦的外游歌咏在恰尔德·哈罗德长诗中为天下所传诵，但是在他采取这种诗的形式之前，早就写成书信寄给亲戚知友了。拜伦书信的美妙也是有名的。尤其是旅行中的书信，有着诗篇中所看不到的散文的佳趣。

他到了里斯本，先写信给大学毕业前相识的霍奇森：

“我在这个都市很幸福，因为我爱吃蜜橘，又可以用拙劣的拉丁语同僧侣们谈话。——他们的拉丁语之不好正和我一样，所以能听懂我的拉丁语。——我也常常出入于社交界（但是常常不忘记带手枪）。”

他从里斯本骑马向西班牙南部名城塞维利亚进发。他把他的经历告诉母亲：

“像里斯本过去十五英里的辛特拉镇那样可爱的市镇，全欧洲都不会有。”

又说：“塞维利亚是美丽的城市。”

他描写住宿在两个未婚女子家里的经历说：

“在西班牙少女的性情里没有客气。……临别时，那位姊姊诚恳地拥抱我之后，剪下我的头发保存起来，也把她的三尺多长的头发给了我。……她曾把自己的卧室提供给我，我由于道德上的原因谢绝了，她却非常不高兴，说我大概在本国有爱人。”

这封信中还描写了加的斯城的美丽。又说：

“西班牙女子的美丽是难于抗拒的。……如果对方是英国姑娘，我怕要挨巴掌了；但是西班牙姑娘却会回答说：请等到我结婚的时候吧，那以后就真是幸福了。”

长信的后面，还补上：

“格雷勋爵和一个乡下姑娘结婚了，发了大财。我如果结婚，便要娶土耳其皇帝的女儿，还要六个都市作陪嫁。我的新娘要有两斗不比鸵鸟蛋大、不比胡桃小的珍珠，我要把这样的新娘带到母亲面前来。”

到了直布罗陀，他把老仆墨瑞和小厮送回去，又把德国仆人打发走，只带着弗列查一个渡过地中海。

他从直布罗陀坐邮船到马耳他岛。

初次看见南海的颜色的人，都不觉陶然地感染浪漫的气氛。拂人的薰风，象蓝靛一样青碧的海水，玻璃般透明的淡蓝色天空，在这一切物象上，像洪水一样洒布着赤色的阳光。而到了晚上，则是那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摘到的广大的星海。

是拿破仑在埃及的远征船上所看见的星。是罗马的英雄安东尼，把世界的霸权像敝屣一样舍弃，在扬着绯红色绢帆的三层楼船上，和克娄巴特拉并肩携手仰望的从亚克兴落下的星。在同样的地中海夏夜，仰望着同样的星，拜伦独自站在甲板上，忘却了时日。

他不觉叫道：“把这次旅行写成长诗吧！”

从这种陶醉之中，产生了不朽的浪漫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
不，是星的精灵变成了诗。

三 前往久恋的希腊

在马耳他岛暂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动身到隔海的阿尔巴尼亚去。

这一片山峦重叠的未开化的国土，是由土耳其来的阿里·帕夏统治着。拜伦被阿里邀请到宫殿里，初次瞻仰了豪华的土耳其生活。这有力地刺激了他的浪漫的幻想。阿里赞赏拜伦的耳朵和手的纤巧，说这是贵族的相貌。拜伦挥动他瑰丽的笔，把这些逐一报告在故乡的母亲。在阿里的宫殿里，他开始写起《恰尔德·哈罗德》来了。

其后，他由阿里·帕夏借给的五十名阿尔巴尼亚兵士保护着，越过山岳到希腊去。他对刚毅的阿尔巴尼亚士兵深感敬意。可是，当他在土耳其船上遇到风暴的时候，他又深深感到土耳其海军的无能了。

他写道：“今后，什么事都不能信赖土耳其水兵。”

“我很喜欢阿尔巴尼亚人。听说他们是土耳其军队中最精锐的部分。……他们没有偷我一点东西。……他们寻求爱，不寻求金钱。……我不穷困得没办法的时候，不会回英国。”

他给母亲的长信说明他也向往土耳其。

可是，他最念念不忘的土地却是希腊。

他越过了阿尔巴尼亚的崇山峻岭，眺望那展布在脚下的平原：

“这就是希腊！”

这样想着，拜伦觉得胸中充满了激情。

他下了山岭，渡过沼泽，最先踏上的希腊土地就是迈索隆吉翁。他不是神仙，做梦也没有料想到，十四年之后，这里就是他化为白骨的地方。

在晴朗的碧空下，岩石丘陵缓缓地起伏着。到处显露出淡黄和淡红色的泥土。橄榄树叶在微风里轻轻摇曳。

这就是他的久恋之邦——希腊！

是同荷马的史诗、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修昔底德的历史联结在一起的希腊的土地。

拜伦的胸中，以激流泻下悬崖的气势，奔腾着欢喜的激情。

他定睛看着苍天 and 大地。

奥林匹斯的山峰在哪里？雅典的都城在哪里？

他渡过勒庞托湾，在巴尔纳沙斯山麓登岸，经过德尔伐神宫，在圆柱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他们向着东南，继续旅行。

1809年12月24日，上半天，车子穿过一座又一座松林和橄榄林，快到中午的时候，才走出森林，开了眼界。

“老爷！老爷！到村落了。”带路的希腊人叫着。

“啊！”

脚下，远远的，平原尽头的地方，有岩石，有山丘，山丘那边看见了密集的人家。屋宇的尽头横陈着碧海，碧海的尽头水光接天。

雅典！

梦的都城！

文化的摇篮！

是伯里克利、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的雅典！

拜伦凝望着，不禁眼睛发热了。

忽然抬头，碧空中悠然地飞舞着一只鹭鸟。是奥林匹斯神人们的使者么？

还是萨拉米海战胜利的预报者？

“一定要写《恰尔德·哈罗德》！”拜伦心里在叫着。

四 思念希腊的自由

雅典是他的恋人。他登上阿克罗波利斯山丘，回想起往昔，桨声响亮地把世界的财富堆集在三层楼船上运来的往昔，希腊帝国荣华的往昔。那个青色的小岛的阴影里，是萨拉米的水路。那是地米斯托克利的神机妙算，击败了波斯王无敌的庞大舰队，永远拯救了西方文明的古老战场。横陈脚下的荒垣颓壁的村落，正是从前伯里克利的巧夺天工的世界都市——雅典的残迹。用三百人扼守温泉关（德摩比利）天险，阻挡了波斯王百万雄师的列奥尼达王如今在哪里？伟大的希腊精神哪里去了？对照着马拉松、温泉关和萨拉米的英雄史迹，现在的希腊民族不觉得羞耻么？在征服者土耳其的压制之下，惴惴地像奴隶一样俯伏着，成什么样子？他想起古代希腊的尊严，而愤恨近代希腊的懦弱。所以后来他在《堂·璜》里面拟作了一首希腊诗人的歌曲：

马拉松后山如带，马拉松前横碧海。

我来独为片刻游，

犹梦希腊是自由。

吁嗟乎！

闲立试向波斯冢，宁思身为奴隶种！

有王危坐石岩倚，临深远望萨拉米。

海舶千艘纷如蚁，此国之民彼之子。

吁嗟乎！

白日已没夜已深，希腊之民何处寻？

止哭收泪挺身起，念汝高曾流血死！

不信赫赫斯巴达，今日无一忠义士。

吁嗟乎！

三百勇士今何之？

德摩比利草离离。

这是他对被奴役的希腊所寄予的希望。

热爱自由独立的他，不忍心看见有着那样光荣历史的希腊，竟被系在土耳其暴君的铁锁之下呻吟。

那不是产生了在马拉松（公元前 490 年）仅用一万一千兵力粉碎了大流士王十万大军的米太亚得的雅典么？那不是产生了在萨拉米水路（公元前 480 年）消灭了三倍多的波斯王泽尔士的战舰的地米斯托克利的雅典么？那不也是产生了用三百名斯巴达勇士扼守温泉关天险（公元 480 年），一个不剩地战死而解救了希腊半岛危机的列奥尼达王的斯巴达么？

而现在，却被小亚细亚野蛮的土耳其人欺压凌虐，徒然俯伏在大地上哀泣，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起来！希腊哟，站起来！挣脱暴君和专制的铁锁！

这是汹涌激荡在拜伦胸中的感慨和悲愤。

它出现在《恰尔德·哈罗德游记》里面，出现在《堂·璜》里面，终于又变成迈索隆吉翁的独立军出现了。

他站在阿克罗波利斯山丘上，回想着希腊民族的荣枯，慨叹着人生的悠渺。

“不灭的只有事业！活动！活动！活动！政治！政治！政治！”他这么想着。

像伯里克利、地米斯托克利、亚里士多德那样！

然而他想到天生的跛脚，得不到发挥自己政治才能的机会，便伏在旅舍的卧榻上哭泣了。他不想以诗人终其一生。他想成为英雄而死。上苍果然给他那个机会么？

五 滞留雅典

他在雅典前后共住了十周。

生活情形都详细写在给教师亨利·特里的长信中。有一天，他泅渡了赫勒斯旁海峡（即今达达尼尔海峡），从欧洲游到了亚洲。那便是希腊神话中，利安德为了会见住在对岸的恋人希罗，而每夜游过去的地方。他写着：“我今天上午由塞斯托斯游到阿比多斯去了。直线距离是一英里左右，潮流迅急危险。所以我想，即使是利安德的爱情，在到达乐园之前也会有点冷下来的吧？……一周前试过一次，失败了；今天早上风和海都平静，一个钟头零十分钟便游过了‘宽阔的赫勒斯旁’。”

又说：

“我吸着烟，眺望着山岩，昂然捻着鼻下的八字胡须。”长信的末尾说：

“还忘记了一点事情。我如今在雅典特别喜爱一个希腊姑娘。我和她们住在同一户人家里。她们三个的名字是特瑞萨、玛丽安娜、卡丁克，三个都是十五岁了。”

他当时住在雅典英国副领事遗孀的家里，露台下的庭园里有柠檬树，他每天望见三个姑娘在树下游戏，因而产生了淡淡的恋情。也许，他由这三个姑娘而思恋到整个希腊民族了吧。

后来，他巡游希腊半岛的古迹，瞻仰待洛亚战争的遗址，拜谒阿喀琉斯的坟墓。1810年5月13日，他到达君士坦丁堡。他欣赏由博斯普鲁斯海峡到君士坦丁堡两岸的风光：

“我游历过土耳其的大部分，游历过欧洲各地和亚洲的一部分，不管景物是天工还是人工的。都没有领受过像由七塔到金门湾两岸这样迷人的印象。”

土耳其的都市和生活，满足了他猎奇的情绪。后来成为《堂·璜》的第五章。

他在7月14日离开君士坦丁堡。同行的霍布豪斯回伦敦，剩下拜伦一个人上了旅途。他很高兴。孤独哺育了诗人的心灵。

他又回到雅典，借寺院的一间房子安顿下来。

他报告霍布豪斯说：

“我很幸福地安住在寺院里面。这房子的宽敞宜人是从未有过的。我还替仆人租了另一间房子。”

特别使他高兴的是僧侣们。他写着：

“三个是天主教徒，三个希腊教徒。我怂恿他们争论的时候，教父也非常高兴。因为他是天主教徒，所以很欢喜地看到天主教方面得胜。”

他这时候又新雇了一个鞞鞞仆人，请了一个意大利人当意大利语教师，另外还有两三个仆人，加以他和仆人们各有自己的女朋友，所以住所里时常笑语喧哗。

他一方面过着这样的生活，一方面又把贺拉斯的诗从拉丁文译成意大利文，同时还在写《恰尔德·哈罗德》。

他在希腊境内旅行，到帕特雷的时候发过热病。他报告霍奇森说：

“我现在逐渐从医生和热病的手里逃脱出来了。……这位医生治病全靠他自己的天才（因为他完全没有学识）。虽然我极力抗议，不愿死在这样的刺客手里，但是周围的人还是硬把他推给我，接连三天，我被强制着灌肠和吐泻，差不多气都要断了。考虑到万一，我给自己做了如下的墓志铭：

青春、自然和慈悲的神虽然尽力维持我生命的火焰，可是洛马涅里的强力打倒了这三样——

终于吹熄我生命的火光。

但是自然和神，气愤于我对他们力量的怀疑，结果还是他们打败了洛马涅里医生。这样，我虽然瘦弱，总算还能够活下去。”

这时候，在病床上，他写下希腊的谚语：

“神要使他所爱的夭折。”

他从别的市镇回到雅典。写了一封长信给母亲说：

“……托回国的弗列查带上这封信。在外国用英国仆人真是为难。没有多久就诉苦，抱怨没有牛肉，没有啤酒。抱着一种‘外国人一切都愚蠢’的傲慢心情，外国话也不肯学几句。马会跌倒啦，床又不能睡啦，土耳其菜不能吃啦，很想喝下午五点钟的茶啦，等等，真是难办极了。”

这是取笑全体英国人的癖性的，很能够表现出他作为散文讽刺大家的一面。

“我的旅行费用本来不会缺少，但由于朋友的需要，囊中又变得空空如也了。”

他又表现出他的浪费性格了。

“安住本国的人们，只会使岛国国民所常有的偏狭的自傲心理更加顽固。从今以后，英国应该用法律规定青年人都要出国旅行。……我旅行在外，发现英国的长处心里便欢喜，发现英国的短处便受到启发。……”

“我不记日记，也没有心思描写这次旅行。我决心今后要停止写作了。”

可是这种停止写作的决心，和他的“今后决心检束言行”一样，很容易就改变了。

他的费用缺乏，驱使他返回英国。

他在马耳他岛坐上邮船，经过连续三十四天的航行，重新回到了浓雾弥漫的英国。

结束了长途旅行，回到故国去的时候，他倚在船舷上眺望着汪洋无际的碧海，深深感到沧溟的浩大和人力的渺小。

这在《恰尔德·哈罗德》的第四章末尾，成了几十行诗句。恐怕是这篇长诗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一段吧。

年轻的旅人回国了。诗囊饱满，想象丰饶。

他将用什么形式去表现它？而他的祖国又将怎样欢迎他呢？

第二节 恰尔德·哈罗德

一 悲愁的深渊

回到英国的拜伦，老不想回纽斯台德去。他的母亲住在那儿，他不急于去会她。

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和好朋友畅谈。

他先请知心朋友达拉斯来。

两年不见的达拉斯先问他：

“旅行中写了些什么？”

“哦，没有写什么，只是把贺拉斯的做诗法意译出来了。”

说着，他把在雅典写的《贺拉斯的启示》拿出来。

达拉斯拿回去读过以后，大失所望。他想：

“两年旅游的收获就只这么一点么？”

但是，对着敏感的拜伦，他不能坦率地这么讲，他在犹豫着。

第二天到拜伦的旅舍去，他先对昨天所读的译作加以赞赏，然后很随便地问：

“另外没有什么了吗？”

“哦，有三、四个短篇。另外还有些不能见人的东西，是歌咏这次旅行的。”

说着，拜伦很害羞似地把《恰尔德·哈罗德游记》递给他。并且说：

“我写讽刺诗是顺手的，可是这类浪漫诗却是另一回事这一天，达拉斯带着他的《恰尔德·哈罗德》回自己的家去。他打开原稿来读着：

从前，在艾尔宾岛上有一位青年，一切正经的事情他都不喜欢；

每天只知沉湎于荒唐的酒宴，在欢笑喧闹中打发长夜漫漫。

一行，一行，达拉斯觉得自己的心魂都被吸引到纸上去。

他早已踏遍“罪恶”的漫长的迷宫，却从来不忏悔自己有罪的行动。

达拉斯回想起和拜伦一同度过的剑桥大学的日子来了。

为不少人害相思，其实只爱一个人，而他所爱的伊人，却和他永无缘份。

于是，诗中的主人公便形单影只地走上旅途了。

一气读完这首长诗的第一章和第二章，达拉斯立刻拿起笔来，把他的感想告诉拜伦：

“你写下了世间最出色的名篇。我从未接触过这么有兴趣的诗。”

可是，当下次见面的时候，拜伦却用轻蔑的口气说：

“那种东西算不得诗呵！”

他真是这么想的。他对自己的作品没有正确的判断力。后来他写《堂·璜》的时候，写信给朋友说：

“我从前的诗比现在写得好些。”

这句话还是指《贺拉斯的启示》。

幸而他有着像达拉斯那样富有鉴赏力的朋友，才能使《恰尔德·哈罗德》这个名篇得睹天日。

他逗留在伦敦，不回纽斯台德。母亲在古堡中焦急地等着他。

迷信的她，当他出国旅行的时候，她便认为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了。现在他到了伦敦，却不肯回家来。

当真发生了她所迷信的事情。她因为家具商人帐单开价过高而大发脾

气，高声叫骂，这时候，脑溢血突然发作，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便死去了。到底是苏格兰人的死

法。

消息来到伦敦，拜伦才觉得自己心里还是很爱那个粗野的母亲的。他赶忙回去，抚着母亲的遗骸，放声大哭了。第二天的葬仪，他只站在大门口送葬，怎么也不想随棺到墓地去。转回家来的时候，他把小厮波普叫来，套上斗拳的手套，两人开始激烈的拳斗。只有凶猛的扑打，才能够忘却心头的悲痛。

他的悲痛还不止此。

不久，他听到剑桥时代的好友马修斯的死讯。而且是很惨的溺死。马修斯在格姆河游泳，被河底的水藻绊住脚，挣扎不脱而溺死了。

他失去了母亲，又失去了好友。1811年8月10日他写信给霍布豪斯说：

“我失去了生我到世上来的母亲，又失去了为我祝福的朋友。我并没有死后的希望和恐惧。但是，如果我们的内心有所谓‘天国的火花’，那么，马修斯岂不是与神同在了么？”

又在8月22日写信给霍奇森说：

“因为这两次打击紧紧相连地打在我头上，我现在还有些懵懵然。我虽然照旧吃、喝、说、笑，但是自己很难弄清这是不是做梦。”

“日前戴维斯来看我，大家打趣笑谈。不过我们的笑是空虚的。”

“请写信来。我很寂寞。”

这是他二十三岁那年夏天的境况。

孤独的他，在做什么呢？他给姊姊奥古丝塔写信说：

“我失掉纽芬兰狗以后，就把一条大番狗以及由希腊带来的三只陆龟当作伙伴过日子。”

关于陆龟，9月25日他写信给霍奇森说：

“陆龟生蛋了。现在从附近雇了一只母鸡来孵龟蛋。”

10月13日又写信给他说：

“我是神经质的。（你会见笑吧？）但这是真实的。我真正是非常无用的，而且是贵妇人似地神经质的。这里的气候对我很有害。我不能够读和写，甚至也不能够娱乐自己和别人。……只有可恨的‘倦怠’发生了变化，我才有药可治。”

寂寥孤独的人，呻吟在人生的重荷之下。

被恋人抛开，失去了母亲，失去了朋友，沉入负债的深渊，对一切都幻灭了。二十三岁的青年，却像七十岁的老人一样，在空屋里黯然谛听泉鸟的啼鸣。

天生的敏锐多感的性情，是他最大的不幸。世上一切都是虚，人间万般都是伪。

死后的生？生前的过去尚且迷茫难识，更何况死后的未来？而现在呢，却只有虚空和幻灭。

给这个彷徨在悲哀和怀疑的暗影里的青年诗人，命运在准备什么样的第二幕呢？

二 倦怠的社会

英国的社会疲倦了。

战争还要打多久？法国战胜了吗？奥国战败了吗？拿破仑和俄皇亚历山大在爱尔福特看了伏尔泰的悲剧《穆罕默德》吗？这些都不是他们所关切的。至于拿破仑想和约瑟芬离婚，他的第二个妻子是俄皇的妹妹还是奥皇的女儿等等，更不是英国所关切的。

英国倦于长期的战争了。

厌倦了在“战争时期”、“非常时期”的名义下，极端的镇压言论自由的政策。在“举国一致”的美名下托利党内阁的长期执政，使辉格党政治家们等待得不耐烦了。因为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令，不能在欧洲大陆各国旅行，只有小岛上看着同样的人的脸相，十分厌烦了。

他们要求冲破这种沉滞空气的重大刺激。

但这是需要勇气的。

从正面去打击托利党镇压言论自由的政策，那是非常危险的。不是有许多人因为反对他们而被投入狱中几年么？

单是勇气还不够。还需要天才，需要创见。

如果没有使人人吃惊的创新意见，就不能够一扫这萎靡沉滞的社会空气。对平庸的事物，谁都不会去理睬的。

英国的社会中，到底有没有一种创见和勇气？

人们的心里都在盼望着变革和刺激。这就是期待英雄出现的心理状态。

英雄从哪里出来？

1812年，人们都有一种预感，似乎有什么快要出现了。正像莹白的曙光快要出现在黎明的天际一样。

月魄未升，满无的珠玉已经灿然。

明月快要升起来了吧？

三 托马斯·穆尔

热心的达拉斯一心要为拜伦找一个好的出版商。

他找到了在伦敦有名望的约翰·墨瑞。

他立刻拿原稿去找墨瑞，托他出版。墨瑞读过后立即答应了。

墨瑞在出版之前，先把这本书的名气在伦敦播散。他印了诗中的名句分发给各方面人士，又把活字版的全文送给重要的评论家，请他们评论。

这时候，拜伦最幸运的是，两个知名诗人成了他的好朋友。一个是托马斯·穆尔，一个是塞缪尔·罗杰斯。

穆尔是和拜伦同一类型的讽刺诗人。以前，拜伦在《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中曾经攻击过他，他十分生气地送出了决斗书，但那时拜伦已经登上东方的旅途，这封信两年来留在霍奇森手上。后来穆尔和一个美丽的女子结了婚，不再想决斗的时候，拜伦才从东方旅行回来。穆尔问起信的事情，才知道没有投到拜伦手上，这样，两人便和解了。

为了和解，穆尔在朋友罗杰斯家里招待拜伦。

罗杰斯是伦敦大银行家的儿子，自己也做银行事业，二十七岁的时候出版了诗集，便被称为“银行家诗人”。因为本来是财主，所以他常以豪奢的佳肴盛宴款待朋友，成为伦敦社交界的名人。

那天晚上的宴会，除了穆尔之外，罗杰斯还请了一位诗人坎贝尔作陪，并且准备了精美的肴馔。

坐下的时候，汤来了。

主人看见拜伦一点也不喝，便问：

“不喝汤么？”

“不，我不喝。”

“鱼呢？”

“不吃鱼。”

“羊肉呢？”

“一切肉类都不吃。”

“葡萄酒呢？”

“一点也不喝。”

罗杰斯完全狼狈了。

“那么，吃些什么呢？”

“饼干和苏打水。”

罗杰斯慌张起来。家里没有饼干和苏打水。想叫仆人去买吧，那已经是商店打烊的时光，没有人肯卖了。

主人想尽办法而茫然无策的时候，拜伦切碎了几个马铃薯，加上点醋，吃下了一些。

拜伦和他们两人成了知交，而和穆尔的交谊更是一天天加深了。穆尔是都柏林食品商的儿子，生来有着诗和音乐的天才，是都柏林社交界不可少的人。后来到了伦敦，也由于他那快活的性格和懂世故的态度而为人们所喜爱。拜伦也很喜欢这位平易的平民诗人。

他们时常一道出去散步直到深夜。没有完全摆脱苏格兰式正规教养的拜伦，和充分表现着爱尔兰人的洒脱的穆尔在一道，是需要作出很大努力的。

他和穆尔的友情终身不变。现今留存的拜伦传记中最好的一部，就是穆尔所写的。

这时候，拜伦庄园附近的诺丁汉袜厂发生联合罢工。终于出动了兵士，实行残酷的镇压。指挥兵士的是拜伦早年的恋人玛丽·安·查沃思的丈夫约翰·墨斯特斯，结果，规定把罢工和捣毁机器的工人判处死刑的法案提到了上议院。

拜伦昂然站起来发表反对这个法案的演说。这是1812年2月27日的事情。他用近乎夸张的激烈言词，来攻击政府的镇压政策。荷兰德勋爵、格伦维尔勋爵等辉格党领袖们都称赏他的演说。他自己也满足于这次的成功。

结果，荷兰德府的门便为他而开了。这是走进伦敦社交界的“通行证”。

两天之后，即2月29日，《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第一章和第二章出版了。

四 一代宠儿

“我一朝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成名了。”这是《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出版后的第二个月末，拜伦所说的话。他用这本书完全俘虏了英国。像武将以一战而取天下，象政治家以一次演说而建立或颠覆一个内阁那样，文人学士有时候也以一卷书而震撼了社会。可是，与战争、与议会讨论不同，文章是很少一气压倒全社会的。如果说历史上有过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便是唯一的例子。拜伦的成功是辉煌的。墨瑞的宣传奏了效。在伦敦文坛上，这本书在出版以前就很有名了。因为罗杰斯在社交界的贵妇人中有势力，所以从他口中说出的赞美词便传播到妇女中间去。罗杰斯是当时威廉·兰姆（即后来做了首相的墨尔本）的夫人卡罗琳·兰姆的崇拜者。夫人出自名家，颇有才气，是伦敦社交界的明星。她从罗杰斯那里听到拜伦的事情，又看过活版印出的原稿，很感兴趣，便向朋友们宣传开了。拜伦的特别的性格和新诗，成了伦敦社交界的话题，人人都盼望着它的出版。《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一出版，立即成了伦敦人谈话的中心。

那是生气泼辣的崭新的诗篇。它的舞台是拿破仑战争漩涡中的欧洲各国。思想是对专制政治的大胆的挑战。而内容是一个青年贵族恰尔德·哈罗德的纵横万里的旅行，天马行空的情思。它被看作拜伦的自述。

这卷诗恰恰适应了倦怠已极的、期望着展开一个新局面的英国的要求。

陡然，大浪一样的声名，自然奔向这卷诗来了。

这是英国国民以诗人拜伦和长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为象征，对于摄政王和托利党贵族的反抗意志的昂扬。

英国统治阶级的贵族豪富，仅仅不过四千人左右；而他们组成的所谓社交界，差不多是日夜聚会着的。所以，一个人说的话会很快传遍伦敦，在一部分人中的名气很容易变成整个社会的名气。

一切好像都为拜伦的登场作好了准备。

蓦地，像朝日一样，拜伦升上了英国的社会。

那时候，在伦敦的社交界，如果不谈论《恰尔德·哈罗德》，不谈论拜伦，差不多要被当作时代的落伍者。

而在妇女中间，他的名声更是如日中天。

他的诗才，他的美丽，他的神秘的性格和举止等等，正好投合了喜欢刺激的贵妇们的嗜好。她们赞美拜伦，憧憬拜伦。他们投身在拜伦脚下，向他顶礼膜拜。

他那像乳白玻璃瓶里燃着烛火一样白皙而透光的皮肤，铜色的卷曲的头发，长长下垂的睫毛里面忧郁地张开着的碧眼，希腊雕像般的肉感的薄嘴唇，而走路的时候，可怜地曳着跛脚。

还有蕴藏在美丽的躯体里面的充沛的热情、勇气和聪明。跨马驰骋在阿尔巴尼亚的崇山峻岭上，游泳渡过赫勒斯旁海峡，半夜倚着船舷同地中海的波涛谈话的放浪儿。这一切都充分迷醉了有闲的女性。

她们在食桌上总是拜伦、拜伦地说着。

听说拜伦要来，连不被邀请的人也不请自来。贵妇们为了要在桌上坐近拜伦，甚至有意弄乱桌上的名单，搞一些明争暗斗。一个小姑娘改扮男装，想去做拜伦的仆人。

拜伦的朋友罗杰斯、穆尔、荷兰德勋爵，为着被人请求写会见拜伦的介绍信而忙煞。拜伦所住的詹姆斯街八号的家，投名片求见的客人们的马车，

把路上的交通都阻塞了。

据说，罗斯伯利夫人第一次在一家门口会见拜伦，说着话的时候，因为激动过度，竟至说不出话来了。

卡罗琳·兰姆夫人最初听罗杰斯说到拜伦的时候，便说想会见他。等到听见说：

“是破脚。而且说着话还有咬指甲的习气。”

她说：“不。即使他像伊索一样丑陋，我也要见见他。”

她在威斯特摩兰夫人家里看见他了。他那美丽的容貌，像音乐一样的声音。但是因为许多妇人围在他身边，她没有和拜伦见面。

那天，她在日记上写道：

“发狂的，不好的，危险的人。”

两天之后，在荷兰德府被正式介绍见了面，谈了话。回来后，她写道：

“那样苍白美丽的脸色！是我的命运！”

而这样征服了许多女性的他，又是怎样呢？

他依然被啮骨的寂寥之感包围着。他有着比值得陶醉的名声更为刻骨铭心的酸楚的过去。他在怀疑着自己诗篇成功的永久性。而且他还没有完全摆脱少年时期的害羞的性情。

他虽然成了伦敦社交界的狮子，内心却是忧郁的。他俯视着一切女性，而又依然低着头很少说话。

他的沉默、忧郁和怀疑更赋给他以特异的魔力。

他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英国社交界的王座。

五 卡罗琳·兰姆

卡罗琳·兰姆是英国贵族社会特有的产物。

他们私有着金钱、权力和道德。

他们能够任意地穷奢极侈。他们能够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法律。他们制造方便自己的道德，用冠冕堂皇的道理来粉饰他们放荡堕落的生活。

美丽的卡罗琳在富贵人家生下来。

她的母亲别斯保罗夫人，因为她三岁的时候患过脑充血，便把她寄养到亲戚德文西亚公爵家去。照那时候英国贵族夫人的习惯，德文西亚公爵夫人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社交上，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孩子们都是交给仆人的。富贵而美丽的卡罗琳，是在没有任何人违抗她的意志的王国中，像女王一样地长大起来。没有进学校，到十岁还不能写字。爬起床来，便拿着银制的食器，穿着睡衣跑进厨房去，在那些吵吵闹闹的男仆女仆的服侍下吃饭。像她自己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比起读书来，她还是“更喜欢洗狗呀，磨马刺呀；讲到马的方面，最喜欢训练劣马”，等等。到十五岁的时候，忽然请了家庭教师来教书。不多久，她就学会了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音乐、图画、演戏、作诗，用她的才笔震惊了伦敦的社交界。她像纵放在原野上的骏马一样。威廉·兰姆初次看见卡罗琳的时候，他才十九岁而她才十三岁。那时候他便决定将来要娶她做妻子。可是她老是不理他。威廉·兰姆的家，是新加入英国贵族社会的。他的祖父做律师发了财。他的父亲更加富有。照英国的惯例，土地值五十万镑而货币又有五十万镑的时候，他父亲便获得了准男爵的地位，称为勋爵；后来进入下议院，叙为子爵，成为真正的贵族；又移升上议院，称为墨尔本勋爵，娶了米尔班克家的女儿作妻子，生了两个孩子，第二个孩子便是威廉·兰姆。（在英国，成了贵族后就改变姓氏。但是孩子在承袭爵位以前仍用平民时候祖先的姓氏。）威廉的母亲墨尔本夫人是个才色兼备的女人。而墨尔本府则是仅次于荷兰德府的辉格党贵族社交的中心。母亲宠爱威廉，把他养育成任性的孩子。他以天生的聪敏和美貌成为伦敦社交界的宠儿。他不喜欢麻烦的学问、讲空道理的道德、流汗的竞技等等。而觉得征逐于酒色之间，在欢乐的社交场所笼络人心，操纵美丽的女性等等，才是有意思的人生。他决心娶卡罗琳做妻子，她像羚羊一样飞快地逃跑，而他很勇敢而且很聪明的追上了。终于结了婚。结婚后，她还是一样的任性。竟使威廉也觉得棘手了。威廉后来承袭了父亲的爵位，成为墨尔本勋爵，做了维多利亚女王的首相。他虽然是英国政界的重要人物，却并不是由于经纶才干而做到首相的，是因为他善于操纵人，合了年轻女王的心意，又善于斡旋于多数政客之间而成功的。他的人生观是现实主义，他的品行很放荡。当然，常识家的他，只做着不会破坏贵族社会规法的那些放荡行为。

他的母亲到了中年还像花枝一般俏丽。在不会受到社会非难的限度以内，也做着不顾品德的事情。

嫁到这种人家的卡罗琳·兰姆，把德文西亚公爵府中的放纵照样带了来。她的一言一行是不顾虑到周围的。她相信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对的。

在这个特异的女性面前，现在突然出现了一个拜伦。

卡罗琳既美且富之外，又能做诗，而且是谈话的名人。所以她的会客厅是当时伦敦的文人、音乐家、艺术家的一个中心。她每天的社交活动是从上午开始的。

一天上午，她骑马跑了一圈回来，穿着骑马服走进聚集着许多人的会客

厅，歪身躺在长沙发上面，倾听朋友们的闲谈。

她的仆人（伦敦出名的靓装的侍童）在门口通报说：

“拜伦勋爵来了。”

她像触了电一样，飒地一翻身，立刻春风般地轻轻溜走了。

低着头，紧闭着双唇的拜伦，曳着跛脚走进来。室内的女人都去迎接他。

卡罗琳从里面出来。

她已经换了衣服。像从油画中跳出来那么美丽，嫣然微笑着伸手给拜伦。

站在旁边的罗杰斯说：

“喂，拜伦，卡罗琳夫人对着我们的时候，是穿着满身泥汗的骑马服，听见你来了，才打扮得这么美丽的呢。”

这天上午因为罗杰斯和穆尔都在座，所以拜伦很少讲话。

卡罗琳以女性的敏感立刻觉察了。他临走的时候，她在他耳边低声说：

“今晚，晚饭的时候……”

从此以后，在墨尔本家里差不多每天都能看到拜伦的身影。

他从上午十一点钟起，来到卡罗琳屋里陪她。帮她剪开信封口，帮她选择当天穿的衣服，或者抱着她的儿子，和她谈着自己的事情。

住在伦敦社交丛藪中的牝虎，忽然像小猫一样驯服了。

她生来第一次被男性迷住了。

她是十分任性的。但是恋爱使她柔弱了。她现在成了只求博取拜伦欢心的一个奴隶。而她那种奔马般的性格，在“爱情的奴隶”这个地位中同样表现出来。她写着炽烈如火的情书，专门为了取悦拜伦而化妆，为了使她愉快而说话，为了满足他而举行各种集会。

她的婆婆墨尔本夫人，她的母亲别斯保罗夫人，都很替她担心。责备和忠告都不能阻止她。别斯保罗夫人以女人的浅见向拜伦说：

“卡罗琳并不是真心喜欢你。她向来都是这样。用不了多久，她就会把你丢到地下的。”

“哦……”拜伦心里想。

在他看来，世上有两种女人。第一种女性保持着天使一样的纯洁。这是他真心所要求、所憧憬的女性。寻求着这样的影像，他爱过玛丽·安·查沃思，爱过玛格丽特·帕克。可是那两个人都离开了他。另一种女性是寻欢作乐的对手。他被弃于玛丽·安·查沃思以后，经过了多少女性呀！剑桥大学的时候，陪男装的情人散步；在纽斯台德，把丫头当情人。在他心底里，对于这些作为寻欢对象的女性，是多么轻视和冷淡！然而，卡罗琳不属于这两种女性，作为寻欢的对象，她太聪明伶俐了；作为理想的女性，她又太任性放纵了。那么，拜伦为什么要她做对手呢？那是对玛丽·安·查沃思的报复。为着那蹂躏了他全部纯真感情的女性，他憎恨一切女性。燃烧着一种想要完全征服她们的愤怒。伦敦社交界女王的卡罗琳不是值得征服的对象吗？他听见别斯保罗夫人离间的话，心里想的是：“那么，就非征服她不可了。”他只获得了卡罗琳的爱情还不满足。他要她的一切。一星期之后她完全成为拜伦的了。像急流冲下悬崖一样，卡罗琳开始了梦一般的恋爱。一天没见到拜伦，就要叫侍童把热情的信送去。有时候竟自己扮作侍童去送信，向拜伦的仆人弗列查求情，求他打开大门。高傲自尊的卡罗琳竟要依赖仆人的恩典。如果拜伦家里举行的晚会没有邀请她，那么，她便在他门口鹄候到夜深，等

他出来，即使是下大雨的夜晚，她也湿淋淋地站在门外。有时候又化装马车夫，停车在拜伦去参加夜宴的人家门口。

恋爱到发狂程度的任性女人的痴态是可怜的。但是她丈夫是未来的首相，她的养父母的家是英国第一个公爵的府第。因此，不难想象到她的狂态是怎样地耸动着英国社会的视听。

这时候的拜伦，自己怎么想呢？他对朋友说：

“同拿破仑一样，我是轻蔑女性的。这并不是我突然产生的想法，而是我长期经验的结论。”

多么无知呀。拿破仑并没有轻蔑女性。这就是他对这种美人的感情。更妙的是“长期经验”这句话。他不才是二十四岁的小伙子么？他还说：

“她们现在的社会地位是不自然的。土耳其人、东洋人对付女性很得法。他们把女人关在屋子里。那样女人也很幸福，只要给他们一面镜子和几块甜点心，她们就心满意足了。”

真是如此么？

使二十四岁的青年说出这种冷酷的话的，是燃烧在他内心的反抗之情。对于那么无情的母亲，他还抚着遗骸像孩子一样伤心痛哭。二十四岁的单身人，这种冷酷是不能支配他的全身心的。

辛辣和温情，冷酷和亲切交错在内心的青年诗人，用全力压住自己的感情，极力对卡罗琳冷淡。

他越是冷淡，她的热情就越加昂扬。就连深通世故的墨尔本夫人也看不过去了。

她的母亲也来劝导她离开伦敦到爱尔兰去。这时候她的公公墨尔本勋爵突然走了进来。他叱责她的痴态。她的内心突然爆发了本来的任性：

“那么，我便离开这里，住到拜伦家里去。”

“随你的便！”

这时，卡罗琳猛然跳起来，咚咚咚地跑下楼，一直出去了。

母亲和婆婆狼狈起来。赶到拜伦家去，她没有在那里。好不容易才探明她在一位时常来往的医生家里。她们把她带回来。

这一次争吵成为伦敦的话题。别斯保罗夫人被叫到摄政王那里受了责骂。说是责骂，其实摄政王在年轻时候同别斯保罗夫人曾有过亲密的关系，所以责骂大概只占到一半。

卡罗琳终于被母亲带到爱尔兰去了。可是每天从爱尔兰给拜伦写信，威吓着说就要离开丈夫到他这里来。

拜伦也没有办法。

这时候成为他谈话对手的倒是墨尔本夫人。

他和墨尔本夫人谈话的时候，觉得陶然地心气融和。夫人和卡罗琳正好相反，是很调和的女性。聪明而不偏于理，温情而不感伤，放纵而不至破坏社会的规则，高雅而不傲慢。她是操纵男性的名人。

接到从爱尔兰寄来的发狂般的信件而觉得有点不安的拜伦，把信里的话全部告诉了夫人。夫人微笑着，安静地教导他说：“我不是说你要对我的媳妇不好。请不要误解。可是，你为了她而牺牲自己的一切，这就是罗曼蒂克吧？可是这决不是对她的爱护。这只会造成两人的不幸和悲惨。还不如现在稍稍冷淡些，给她一点痛苦，结果倒是对她的爱护呢。”她盯住拜伦白皙的面颊：“此外，你也不要认为这件事的责任应该由你一个人承担。她也不是

第一次呀。她过去有好多次这样的经历。现在你只要用心对付一下就可以了。这和少年处女同老练男子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接着，她又教导他说：

“大家都过分娇惯她，这就是错误的根源。对她稍为鄙薄一点，倒会使她明白些。你这时候最好的办法是结婚。另外便没有逃脱这种困难的方法了。”

这些话恰和拜伦所想的一样。他对这种恋爱的狂热完全厌倦了。他想要应肃地结婚。他对夫人说明：

“我也想结婚，而且心里已经有了对象。”

用着女性共有的好奇心，夫人问：

“对象是谁呢？”

“就是你的侄女安娜贝拉·米尔班克。”

“响？”

镇静的夫人这时候也不觉吃了一惊，把美丽的眼睛睁大开来。安娜贝拉是个怎样的人呢？

在说明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是先看看卡罗琳的境遇吧。

拜伦听了墨尔本夫人的忠告，决心和卡罗琳分手。他给她写着亲切的信，却逐渐同她疏远了。

8月，他给她写了充满爱情的信：

“我最亲爱的卡罗琳：

如果你所看见的眼泪——我常常流下的眼泪，如果临别时我的激动从这苦恼事件的开始直到今天，像你所看见的我从未有过的激动，如果我口头所说的，我的行为所表现的，以及我将来的语言和行动，都还不足以证明我的真情现在是怎样、将来又会怎样的话，那么，我再也无法提供其他的证据了。……我再次申誓：无论在语言或行为上，谁都没有占据过像你在我的爱情中所占据的位置。”

卡罗琳却并不因为得到这样的信便高兴了。她不能完成自己的恋爱，便想烧杀恋爱的对手。这是任性的女子内心的狂放感情。

六 奥克斯福夫人

夏天是伦敦把人们驱散的季节。

夏季是从七月末到十月初。“上等人”这个时候都在田园别墅里享受自然。

半年前，拜伦在伦敦只认识霍布豪斯、达拉斯、戴维斯等几个穷朋友。从1812年2月29日开始，舞台旋转过来了。现在他在伦敦成了人们争夺的奇货，请帖像雨点一样洒来。

在许多请帖中，他接受了奥克斯福伯爵夫人的，动身到她的艾沃特山庄去。从10月到11月，在田园诗一样的清兴中过两个月。那是他连续的暴风雨般的生活中，罕有的平静安恬的日子。

那时候夫人已经四十岁。恰像快要落下西山的秋日忽然光亮起来一样，华美的长期的恋爱生活将近終了的时候，残光又重新一度灿烂起来。

二十二岁便做了父母的牺牲品，嫁给身心都与常人不同的伯爵，以后，只有在文学美术之中发现人生的安慰，有时通过恋爱活动来对命运复仇。

她的优雅性情，透彻的头脑，对于拜伦是安慰也是刺激。和长于拉丁语的她一块儿读罗马诗圣卢克莱修的名作，他觉得非常幸福。而惯于应付人的她，也不去妨害这位年轻诗人的独自冥想。这是和卡罗琳的执拗完全相反的宁静。

他在林间听到鸟声，在溪边看到鱼跃，回到屋里来又和夫人的孩子们嬉戏好像回到了少年时期一样。他爱夫人的长女夏洛特（那时候是十七岁），甚至想和她结婚。

那时候他负债二万五千镑，想卖纽斯台德又不成功，正是生活穷迫的日子。但是，在聪明美好的夫人庇护之下，他却过得很幸福。

但是卡罗琳不让他们平静。她从爱尔兰不断地用书信进攻。一天寄一封信给拜伦和奥克斯福夫人。但是，拜伦听从墨尔本夫人的忠告，不去理睬她。

有一夜，卡罗琳在野外聚集起一大群人，焚烧一个草扎的拜伦，把他的诗和信都投进火里去，还高声唱着自己做的六行诗：

燃烧吧！

火焰，燃烧吧！

烧呀，在我们歌唱这个玩具！

而欢乐的时候。

并且和站在火堆周围的人们跳跃回旋。

然后她把这情景一点不漏地告诉了拜伦。

第二年春天，她回到伦敦来。说是无论如何也要再见拜伦一面。谁也劝她不住。

1813年7月6日，两人在希斯科特夫人家中会见了。被拜伦的冷静俏皮所激恼，她拿起了桌上的小刀。而拜伦却冷然说：

“请你动手刺吧，像罗马人一样！可是别刺错了地方！请对准你自己的胸前！我的心胸早已被你毁坏了！”

发狂一样的卡罗琳听了，便拿起小刀跑出去了。追上去的人发现她染着血倒在地下。有人说是她跌倒的时候受伤的，也有人说是她自己刺伤的。

这当然成了伦敦最大的话题。下个月的《讽刺家》杂志上，夸张地描写了一番。这便向拜伦的敌人提供了攻击拜伦的材料。

这时节，奥克斯福夫人又找到了新的中意的伙伴，而同拜伦分开了。浮

于小溪中的水泡，会而又别，别而又会。游戏三昧的贵族女性们，朝三暮四地泰然移动着。

七 奥古丝塔

另一个女性突然来到拜伦的世界中。

那就是他的异母姊奥古丝塔。

她的婚姻生活很不幸。丈夫李·亨特*除了赛马、赌钱以外，只有追逐女仆的本领。而当附近有赛马的时候，一年只回家一次，把三个孩子都交给妻子去照看。由于赌博负债，连妻子的赔嫁也花完了。奥古丝塔的生活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她只有尽力向债权人解释，每月勉强向食品店、服装店交费用。

当她家里再也找不到对付债权人的口实的时候，她只得暂时到伦敦去依靠拜伦。*奥古丝塔的丈夫是乔治·李，不是李·亨特。乔治·李是个军官，李·亨特是个诗人和评论家。鹤见祐辅弄错了。——编者

和伦敦社交界中惯见的贵妇人不同，她是纯然古风的贞淑女子。她是不参加晚会、跳舞会的家庭妇女。她虽然是男爵家的女儿，算作贵族，但是没有财产，实际生活水平是近于中产阶级的。

正是她要到达伦敦的那一天，拜伦事先约定了要送奥克斯福夫人和她的丈夫去旅游地中海。

拜伦觉得必须为不幸的姊姊而舍弃一切。他没有去送奥克斯福夫人，而去迎接穷而不幸的姊姊。

拜伦不常看见姊姊。大约十年前见过以后直到现在。

1813年6月27日（星期日）午后，他把姊姊接到了家里。一看见姊姊，他就觉得很喜欢她。那是见到和自己相象的人的一种欢悦。她禀承着拜伦家的血统，侧脸呀，睫毛呀，都和拜伦的一样。说话的音调、害羞的神情以及有时候沉思的样子都很相象。

拜伦非常高兴了。

这不是自己长时期中寻求的女性么？而且和自己很相象。两人在一道时，常常沉默着，而彼此的内心却是完全了解的。

拜伦第一次遇见了无须忌惮的女性。但却是自己的姊姊。

7月到姊姊家去看她的三个孩子，8月又回伦敦来，同住在一座屋子里。他发觉心中又有了久已失去的和平宁静，感到非常幸福。因为遇见了真正能够关切他、爱护他的女性。

这时候，他把前年所写的《异教徒》再附加五百行付印了，那只是三天之内写成的。由于长久的社交活动而怠慢下来的创作欲，和幸福一齐回转来了。

还有一个女人进入了他的视野。那是同学韦伯斯特的新妻弗朗西斯·韦伯斯特。他那年9月被邀请去会见韦伯斯特夫妇。

弗朗西斯是个瘦弱的金发女人，她那纤细的感觉和明彻的头脑，很引起拜伦的兴趣。

她也被拜伦这一代宠儿、这天才诗人所牵惹。他们互相间的思慕之情随着会见的次数而增加。但是尚未失去少女纯真感情的她，不敢将一切给予他；而他也不忍使这个纯洁的女人受良心苛责的痛苦。最后，在纽斯台德古堡的一个夜晚，两人站在前庭直到凌晨两点钟，终于含着哀怨分别了。*这个插曲，由于说明了潜犬在拜伦冷淡的假面具下的感情，所以能够留在注意他的生涯的人们的心中。

第三节 才华灿烂

— 在诗坛王座上

看过了拜伦的私生活，现在我们必须转过来看看他公*拜伦最有名的抒情诗《当初我们俩分别》，就是为弗朗西斯·韦伯斯特而作的。——编者开方面的生活，那就是他的诗歌创作和政治活动。

诗人拜伦以一卷《恰尔德·哈罗德游记》而跃上声名的绝顶。后世也多因这部长诗而纪念他。因此，其他的名篇往往有被忽视的倾向。

他所以独占伦敦声名的原因，是由于他连续发表了更为出色的名作。把仔细观察他恋爱生活的眼光转过来看看他的诗歌创作方面，我们不能不惊叹他的非凡的创作力。他像历史上的巨人一样，有着超群绝伦的精力。一天吃一餐，其余只靠苏打水和饼干过日子的瘦弱贵公子，过着放荡恋爱的生活，而同时不断地产生永留后世的名作，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很深的兴趣。他虽然总是存在着精神上的苦闷，却一天也没有放下诗笔。不，正因为他有着一颗啮骨的苦恼和忧伤，他那敏锐的头脑才能在纸上刻出灿烂的奇文吧。

痛苦常是伟大事业的母亲。

我们同情天才儿的激烈的悲苦。但是又庆贺着由于天才儿的眼泪才能在地上开放出芳醇浓丽的艺术之花。他的悲哀和痛苦不是他个人的，而是亿万生灵共同的苦闷；他所留下的作品，是人类共同的泪痕，因此才能成为万民共有的世界财富。

看着天才儿拜伦的苦恼，更使我们想看看他的苦恼所生的作品，鉴赏他献给人类的不泯的业绩。

长久的东方旅行回来后，他失去了母亲和好友马修斯。后来又失去了温菲尔德和艾德尔斯顿两个朋友。

那时候他隐居在纽斯台德，蘸着寂寥悲苦的情绪，在哀愁中写成了五首短诗，被称为“赛沙组诗”，都是哀艳凄断、感人心脾的悼亡之作。

你死了，这样年轻，这样美，
是世间难觅的仙姝；
那娇柔的身影，那绝代的妩媚，
太早地归还地府！

用这样几行开头的八节短诗，是为谁而写的呢？到今天还隐藏在神秘之中。

上文说过，他曾在上议院发表过演说，反对处决暴动工人的法案。保守党的报纸因此对他进行猛烈的攻击。3月2日，他在《晨报》上用几十行诗回答了：

人家要救济，他们却送来绞索，
这种蠢材的骨头该首先打断！

他在上议院的演说并没有失败。荷兰德勋爵鼓励他说：

“只要继续作这种努力，将来打倒他们的机会一定要到来的。”

这对他是重要的分水岭。像古希腊雄辩家德摩斯梯尼叫喊“实行！实行！实行！”一样，他有着旺盛的活动欲。他不甘心作一个诗人而老死。他知道自己有天生的政治才能。他心里有着走向政界、一申宿志的希望。他写信给朋友说：“如果有其他更好的工作，谁愿靠文笔过日子。德摩斯梯尼叫喊说：实行——实行——实行。多多的实行——多多的实行不是在文笔，更何况作诗？”后来到意大利去，他又说：“莎士比亚死后得名，拿破仑生前活跃。

两者比较起来，有谁愿意选择做莎士比亚？”他热中于事业方面的活动，决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然而，当上议院演说成功之后，他为什么不进一步投身于政治？第一是因为他的偏见。他过分地顾虑着自己的跛脚，有着一种“以这样残废的身体能够参加政治吗”的自暴自弃心情。加以他时常困于钱财。他虽然有着足够生活的收入，却始终为负债所苦。因此更不能够专意于需要大量花钱的政治。但是，比这些更为重要的理由，却是他自身的性格。他不能够压抑像狂澜怒涛一样的内心的激动。每一件东西，每一样事情，都是他伤心动魄的原因。他不善于作冷静的策划，不善于隐忍以待时机。却像激流冲下悬崖，奔马狂驰旷野那样，二十四小时都处在激动焦躁之中。这是不适宜于必须保持头脑冷静的政治生涯的。所以他失去了一个良好的机会，没有加入政界。

他不加入政界倒是为天下后世造福。因为，即使他几次入阁，由男爵到子爵更升到伯爵，也终究不能在人类文化史上留下像他的诗篇那样丰饶的成果。

幸而他没有被政治夺去力量。因此，他虽然由于《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的名声而变成社交界的宠儿，虽然被夜宴和恋爱夺去了不少精力和时间，却还有着在半夜执起诗笔缀成许多名篇的余力。

继《哈罗德游记》之后问世的几部长诗更提高了他的声价。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一些超过《哈罗德游记》的作品。

上面说过他在1813年发表的《异教徒》。这是以回忆雅典为中心内容的土耳其女奴隶丽拉的哀歌。

接着，在那年年底，他发表了《阿比多斯的新娘》。这也是土耳其的故事——朱丽佳和她弟弟恋爱的故事。

那时候的英国社会各界，对东方各国感到强烈的好奇和向往。拜伦正专心致志地读着那些国家的史籍、秘录和传奇。他以那些材料为基础，纵横如意地挥动着自己的诗笔。

《异教徒》出版半年后就印到七版，但是它所叙述的内容是男女私通，《阿比多斯的新娘》的题材是姊弟恋爱，后来便成了他的敌人攻击他的绝好口实。

第二年（1814）他出版长诗《海盗》。长诗《莱拉》也在同年付印。

《海盗》的主人公康拉德是个剽悍孤独的豪爽男子。他为某种神秘罪孽苦恼着，却没有悔过和恐怖的心情，专以掳掠和杀戮为生。

虽然有一百样恶德，但是他却有一样美德。那便是他献给恋人梅多拉的深挚的爱情。

我对你的爱，就是对人们的恨：

因为爱上了人类，就不能专心爱你。

是这种强烈到极点的爱！

他在一座海岛的悬崖上面筑起高塔来安置他的爱人，然后跨海去和追来的官军战斗，失败后成了俘虏，得到敌军的女奴帮助而逃回来。

他又为救命恩人古娜勒的爱情所羁绊，得救以后，给了她一吻。回到家来的时候，爱人梅多拉已经自杀了。

结果，他抛弃了所有的财宝、部属、家庭和船舶，飘然远去了。

这凄惨而真纯的爱情故事，在伦敦立即获得了声誉，出版的当天就卖出一万三千部（一说一万部）。

可是在这本书中，他附印了一首与故事毫不相干的八行诗*，以至成为他后来倒运的一个原因。那是抨击摄政王变节的短诗，说他做王太子的时候同情自由主义，而做了摄政王以后，便勾结托利党，采取高压政策，使得公主*指《给一位哭泣的淑女》一诗。——编者夏洛蒂伤心哭泣。

这首诗大大激怒了摄政王，并给了拜伦的政敌们以攻击他的机会。

他虽然遭到托利党贵族的攻击，却赢得了一般民众的同情。他的名声如日中天，海盗康拉德变成了民众的偶像，不读诗书的平民阶级也变成了他的诗集的热心读者。他的诗篇流布的广泛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读者们立刻把康拉德看作拜伦自己，把反抗传统社会的侠盗的心情看作拜伦的豪情，把拜伦看作苦于专制压迫的一般大众的代言人。这是比《哈罗德游记》更为淋漓痛快的主题，拜伦的名声因而更深刻地印入读者的心中。而且不止在英国。凡是喘息在专制政治下的欧洲各国民众都热心地读它，把拜伦看作解放人类的战士。

《海盗》是一篇富于音乐美的、充满清辞丽句的、灿烂豪华的长诗。从此，更加确定了他凌驾于司各特和托马斯·穆尔之上的第一流诗人的地位。

从此以后，他的诗笔更加熟练，他的想象更加丰饶。1816年出版了《围攻科林斯》、《巴里西娜》和《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第三章，其中《围攻科林斯》被称为拜伦诗篇中最佳妙的。

《围攻科林斯》、是和梅特林克的《蒙娜凡娜》、普契尼的《托斯卡》同工异曲的故事，用1715年土耳其军队攻打科林斯的史实作题材，而配上一篇悲哀的故事。

科林斯是意大利水都威尼斯的领地，守城的大将是威

尼斯人米诺达。攻城的土耳其军大将阿尔普是威尼斯人，因犯罪被逐，便投身土耳其军，因为一心要向祖国复仇，所以担任这次战役的指挥官。

被围攻而将要失陷的城内，有一个窈窕如花的美人，她是米诺达的爱女弗朗彩斯克。阿尔普爱着她，而且在亡命之前和她订有婚约。因为他的才能和勇武成了同胞们嫉妒的目标，便被祖国赶了出去。复仇的意念像火一样在他胸中燃烧，终于投奔土耳其军，背弃基督教，皈依伊斯兰教，并带领大军来攻打威尼斯。

进攻的前夜，他想到明天便要残杀祖国的同胞，难免为自责的念头所苦而睡不着。当他沿着海边走近城墙的时候，不期在月光下遇见爱人弗朗彩斯克。

她的眼睛，像寒冷的波浪，静止不动，那瞥视的目光，虽然明澈，却是冷冷的。

弗朗彩斯克诚恳地劝他再改信基督教，救助祖国的人民，并同自己结婚，建立快乐的家庭。

而他却劝她离开城边，到自己的住地来，到土耳其去同享荣华。

最后，弗朗彩斯克指着天上的浮云对他说：

等到那片浮云的轻帆不再掩蔽月魄的时候，

要是你的心还不肯转变，神和人就都要报仇雪耻，你就会陷于黑暗的死亡和更加黑暗的无穷罪孽。

但是阿尔普不听：

“到这个时候，我还能向凌辱了自己的威尼斯屈膝吗？跟着我来吧，跟着我来吧！”

再一看的时候，弗朗彩斯克已经不见了。像风一样轻灵，她消失了踪影。第二天开始大会战。

这段描写是精彩绝伦的，使读者发生血涌肉跳的感觉。作为叙事能手，他的特长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出来。情景的变化，人物的活跃，竟使人疑心文字有色纸有声了。后来，战败的威尼斯大将米诺达，注视着进攻的阿尔普，大骂他的不义背德。最后是描写事先计划好的炸毁大教堂，那种火焰万丈、破片如雨、飞腾十里的光景，是作为拜伦的绝妙篇章而脍炙人口的。

《围攻科林斯》除了故事情节引人入胜之外，词句也流丽典雅，朗读起来，只觉得节奏铿锵，韵律精巧，像一支美妙的乐曲一样。篇中的人物逼真而不夸张，字里行间有一种宏伟的魄力震人心弦。

由于《哈罗德游记》而像明星一样出现在英国文坛上的他，接着又发表了这几篇名作，使当时的人们不能不对这无匹的天才感到吃惊。人们只有睁大眼睛，注视这伟大的天才怎样继续走下去。

难怪后来德国的诗圣歌德赞赏他是：

“英国诗人中的第一个。”

他的崇拜者们瞻望着这个年轻的天才儿的未来，心里想：

“他会凌驾于莎士比亚之上吗？”

二 瓦尔特·司各特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饶有兴味的事，向拜伦的生涯投射了光明的色彩。

那就是他和文豪瓦尔特·司各特的交游。

司各特于 1771 年出生在爱丁堡，比拜伦大十七岁。他也像拜伦一样破脚。但他一点也不以为苦。他父亲是个律师，也想要他当律师，但是他不喜欢，后来便逐渐走上了文笔之路。1805 年，他三十四岁，发表了《最末一个行吟诗人之歌》，使他成为英国第一流的诗人。

他以明澈的人格和宽宏大量而博得人们的喜爱。当他被推举为桂冠诗人的时候，他把这一荣誉称号和薪俸让给友人骚塞，自己一生都没有接受。

1805 年以后的十年间，他的诗篇声价更高，收入也大增，便在山中建起一座宏伟的房屋，叫做“阿坡浮德的家”，专心于文笔，又和世界的文人墨客交游。

拜伦在 1809 年发表的《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里面，唐突地攻击过这样一位温和而高雅的诗人。他攻击司各特是为了生活而执笔写作。

司各特回答说：

“拜伦勋爵这头小狮子，攻击我是靠文笔糊口的，这颇为滑稽。他一点也不知道我的生活状况。看见熊没有食物而舔自己的前脚，便觉得好笑吗？我要告诉这位有名的顽皮孩子，不让我承继广大的庄园和年俸五千镑并不是我的过错，而他能够承继也不是他的功劳。他生下来便有不需要靠自己的文笔和成功来谋求衣食的地位，那只是他的幸运。”

后来由于出版商墨瑞的调停，司各特写了一封信给拜伦，表明自己的态度。

1812 年 7 月 6 日拜伦发了回信。这是表现了他的善良性格的高尚而谦逊的信。

“有幸收读你的来信。承你提及我黄口小儿时期的坏作品，很觉抱歉。那已经是绝版的东西了。你的说明反而使我产生自责之念。那篇讽刺诗，是我在年轻而且心中充满痛愤的日子里为发泄愤懑、卖弄警句而写下的东西。现在我正被这篇‘武断的亡灵’所苦恼着。

“对于你的赞赏，我苦于没有感谢之辞。”

信里接着说到他会见摄政王的时候，摄政王赞赏司各特为不朽文豪的话。信末，他也尽到了作为后辈的礼节。

那是《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出版后四个多月，诗人拜伦的名声凌驾过司各特的时候。

后来司各特由诗歌转向小说，作为传奇历史小说的巨匠，获得独步古今的地位。他的作品风格，大家都知道是受法国仲马的影响的。

1815 年春，司各特去欧陆旅游的途中，暂住伦敦，在墨瑞家里会见拜伦。在他逗留伦敦期间，连日和拜伦相见，纵谈诗歌、艺术、政治和宗教。他们互相交换了赠品。司各特送给拜伦一柄黄金铸造的短剑，拜伦送给他一个从雅典古墓掘出来的装有人骨的银瓶。

拜伦终生把司各特看作前辈。他焦急地等待司各特的小说出版而贪婪地读着。他给司各特的信件，充满着对那些名篇的赞美词。

后来，司各特投资的出版公司破产了。虽然他在法律上毫无责任，他却由于道义上的责任感，说道：

“用这只右手来全部偿清。”

已经五十五岁还拼命写小说，终于得病死了。

拜伦对司各特的友情，是穿插在他那波澜重叠的激烈斗争生涯中的一段美妙的插曲。

三 奥古丝培

把《海盗》的原稿交给了墨瑞，拜伦便和姊姊一同回纽斯台德去。那是1814年1月17日。

那是两个人真正相知的开始。同父异母的我们，直到拜伦二十五岁，奥古丝培二十九岁以后才真正相知了。现在两人避开了伦敦的喧扰，居住在寂静的古堡里面。

拜伦体验到有生以来第一次的宁静。

容易激动的他，为了一点点事情也会感到震动全身心的喜怒哀乐。所以他终年都无尽无休地生活在感情的暴风雨里。因为生来害羞的脾气，他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很冷静，有时候还装出冷酷和傲岸的样子，而内心却常常为隐遁的寂寞所苦。

因此，他喜欢女性。

喜欢女性是他诗人性格的反映。他接近女性的时候才是幸福的。他在伦敦的单身住宿处，用着一个老年的女仆。连这个粗笨的女仆，也能够使他的心地平和安静。他生来就有着爱慕和善的、温良的东西的性情。

而他的前半生却充满了扰乱敏锐感官的事件。他首先是被母亲的非艺术性格所苦恼，其次是被乳母的刁悍性格所折磨。他所憧憬的女性如玛丽·达夫和玛丽·安·查沃思却又不接受他的爱情。

结果是使他对女性抱着炽烈的反感。因此，过着和自身性格恰恰相反的生活。这使他走进一天比一天更荒凉的心境。特别是卡罗琳·兰姆的事件，更使他对一般贵族妇女抱着由衷的憎恶。

这时候，突然看见了出现在面前的薄命的异母姊。

他记述那时候的情景说：

“我们连一次哈欠也没有打过。也不争论。常常开一些和这栋结实的老屋很不相称的玩笑。特别是因为我们都有着家传的害羞性格，所以，可笑的事情就更多了。”

奥古丝培不是理智的女人。是迂缓的单纯的性格。是常见的东拉西扯地说不完话的女人。又是不知道忧愁的人。

常爱笑着说“呵呵，好笑！呵呵，好笑！”这句话。

总而言之，是一个无需提防、无需顾忌的女人。

从奥古丝培来说，也是初次接近成年以后的拜伦。因为他比她小四岁，从孩子时候起，她总叫他“拜伦宝宝。”

而这个拜伦宝宝，现在成了英国的第一个诗人。成了伦敦的赫赫有名的人物。发现了这一点，她已经够欢喜的了。而这个弟弟又是那样的宽宏大量，和丈夫比较起来真有天地之差。只要听说姊姊有困难，无论如何也要想法找钱来帮忙。

却又是多么古怪的性格呵。

睡觉的时候，常常摆两三支手枪在枕边。梦魇的时候，睁开眼睛，完全像小孩一样害怕，喊醒弗列查来伺候他入睡。因为睡着的时候磨牙很利害，便含着手巾睡觉。半夜如果睡不着，便整夜地喝苏打水，听说有时候一夜喝到十五瓶。嫌开瓶塞麻烦，就敲破瓶口来喝。呀，常常这样喝的呢。呵呵，好笑！呵呵，好笑！

但是，有的时候，这位弟弟为一点事情便发脾气，喝骂家里的人。

奥古丝培心里想：“到底是个不好惹的家伙！像他妈妈一样的神经质呢”。

古堡内的共同生活，加深了两人之间的理解，也增进了两人的幸福。可是这一点幸福，谁知道又变成他倒运的一个原因。

四 暴风雨来临

那个月底拜伦回到伦敦的时候，好像专门等待着他一样，伦敦全城开始了对他的攻击。

这有种种的原因。

第一是因为他在上议院发表了为暴动工人辩护的演说，便指责他为“思想危险分子”。第二是因为他做了赞美英国的敌人拿破仑的诗，便攻击他“不爱国”。第三是因为他和姊姊两人同住在古堡内，便诽谤他“生活放荡”。

但是，比这一切理由更为重要的根本理由，却是他的冲天的名声。尤其是他被伦敦妇女所崇拜而引起的男人们的妒忌心。妒忌的话，当然不好出口，所以伦敦的绅士们便在“爱国”和“道德”的名义下，开始来痛击拜伦了。如果是政治上的理由，那么，自由党领袖福克斯不也是偏向法国的么？如果是道德上的理由，那么，这些贵族绅士们的丑事秽行又怎么算得清？可见，这些都不过是借口罢了。

拜伦犯的罪不是政见激进，也不是和女人的关系，更不是偏爱拿破仑。而是他的天才，他的美貌，他的大胆。

等待着机会的敌人——他们人数像海边的沙粒一样多——一齐站起来狂叫：

“埋葬拜伦！”

最直接的口实是他攻击摄政王的八行诗。那是他不顾出版商墨瑞的反对，坚持附印在《海盗》书中的。

嚣张的责难出现在报纸上面。他们仅仅攻击他的诗还不满足，又攻击他的政见，他的人格，甚至于痛骂他的破脚。

他的朋友们气愤不过，都怂恿他提起诉讼，控告他们毁谤名誉。他说：

“对于同类的人，我会感到愤恨；可是对于这些小虫，我却不会生气。”

这些卑怯的恶骂，反而使他的声名沸腾。对于那时候统治阶段的保守主义和高压政策抱着反感的一般民众，看见上流社会攻击拜伦，他们便热烈地声援他。这就是《海盗》出版的当天卖出一万三千部的原因。

那时候的一般大众觉得：所谓“独立不羁”的诗人们，都去献媚权门豪家而舞文弄墨。但是，现在他们发现了勇敢地为民权、为自由而呐喊的热血诗人。他又偏偏是一位名门贵公子。多么古怪的人生！

几年前世人把他当做恰尔德·哈罗德，现在却把他看做海盗康拉德了。正像那个把整个社会当作仇敌的侠盗一样，现在的拜伦被看作是向一切平庸道德和专横统治挑战的自由战士。

拜伦终生都是伟大的反叛者，悲壮的反叛者。

由于他那强烈的个性，所以，他住在称为“社会”的墙壁内，便感到像在牢狱中一样的不自由。这样，他使用他的天才和勇气，尽力冲向那坚固的墙壁。他流着鲜血，向传统、向平庸道德习惯、向世态、向世人的评论展开战斗。

这是悲壮的战斗。

却不是无益的战斗。因为那已经是日夜燃烧在人人胸中的感情。只因为害怕去做，许多人都默然忍耐着。当一个勇士挺身而出，开始反抗斗争的时候，天下人便都喝彩声援了。

拜伦现在被他所隶属的贵族社会所抛弃，而被不是他所隶属的民众社会所欢迎了。

不久，他将被他的祖国所抛弃，而将被不是他的祖国的欧洲大陆各国——不，将被全人类所欢迎了。

第三章 一落千丈

第一节 笼中的鸟发狂了

一 安娜贝拉·米尔班克

1813年春，他写信给朋友说：

“我想找一个伴儿一同打打哈欠呢。”

他倦于那种像触到通电流的铁丝一样富于刺激性的恋爱了。具有复杂矛盾的性格，又用自己的反抗心理去努力造成与自己本性相反的性格的他，自人玛丽·安·查沃思的事件以后，只是尽力避开“理想的女性”。但是在他所写的诗篇中，如《海盗》中的梅多拉，《围攻科林斯》中的弗朗彩斯克，都是描写成纯洁无瑕的女性的。

现在他不想要这种“理想的女性”作妻子，而想和一个“可以一同打打哈欠的伴儿”结婚。

他又说：

“我所求的是伴侣——是朋友而不是感伤家。我决心要走向幸福夫妇的普通命运，是因为看够了众多的恋爱和结婚。我所忧伤而惧怕的，是结婚之后没有爱情——这是很容易发生的。因为，习惯具有左右我的爱情的巨大力量。到那时，我会成为妒忌的奴隶。——当我心绪不好的时候，很难想像我是个多么不容易对付的人。”

他自己害怕自己。他知道一个很难克制自己强烈感情的人，是不容易和爱人共处的。

他想结婚。然而要谁作妻子呢？

在他眼前有许多候补者。就在这时，他突然收到了一封信。

那是墨尔本夫人的侄女安·伊萨贝拉·米尔班克写来的。时间是1814年8月。

读了这封信，拜伦不觉微笑了。

故事要回到两年半以前。

当他出版了《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独占了伦敦的荣誉的时候，在墨尔本夫人家的上午跳舞会中，他初次看见这位少女。那是1812年3月25日，《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出版后约一个月。但是那天她没有介绍给他。因为有许多女人包围着他讲话。

几天后，他会见她了。那天他走进去，一看见她，便问同来的穆尔：“那个是谁？”

托马斯·穆尔开玩笑似地回答说：

“那是大财主。你如果娶了她，把纽斯台德修复起来，不是很好吗？”

后来，拜伦又从卡罗琳·兰姆那里详细地了解了她的情况。在一次关于宗教问题的演讲会上，他看见她专心致志地记笔记。又在一次题为《地球的未来》的科学演讲中，看见她热心地作记录。知道她虔信宗教，爱好数学，有着理性地判断一切行为的习性。她是拉尔夫·米尔班克男爵的女儿，理应承担她舅父温德沃斯子爵的巨大财产。常常住在乡下，偶然来到伦敦便住在墨尔本夫人家里。人们都简称她为安娜贝拉·米尔班克。她是个肥圆矮小，血色很好的姑娘，整个的感觉是稳重而稍嫌严肃。拜伦和墨尔本夫人谈话的时候，把她叫作“平行四边形的公主”。那是讽刺她的肥壮体格和爱好数学。她是和卡罗琳恰恰相反的女子。那时候正是拜伦逐渐厌倦卡罗琳的痴态的时候。所以当卡罗琳去爱尔兰后，墨尔本夫人劝他结婚，他便说想和安娜贝拉结婚，竟使夫人也吃了一惊。但是夫人渐渐知道了拜伦的真意。这样一来，她便想到或许这样两个性格不同的人成了夫妇，对双方都有好处也说不定。

夫人已经是六十岁的人，非常通晓人情世故。而且拜伦又是她所喜欢的。拜伦也曾开玩笑说：要是你还年轻，我会和你结婚。他很喜欢她，把她当作谈话的对手，一切都告诉她。拜伦通过夫人向安娜贝拉求婚了。但是安娜贝拉回了一封理论讲得头头是道的拒绝信。这是出于拜伦意料之外的。

可是现在，过了两年之后，她却寄来了这封奇特的信，信中说：

“我能够成为你的谈话对手，真是十分荣幸。你决不可成为目前的感情的奴隶，也不可把你高贵的冲动寄托于人生的偶然。应该经常地满足你的感情，把握住操纵你的感情的一定目的。”

拜伦不觉微笑了。

她通过墨尔本夫人拒绝了求婚以后，却不能够忘记拜伦。在研究神学和数学的余暇，总想怎么样从精神上拯救拜伦。她逐渐感到：充当拯救这个浪子的主宰，是自己的使命。

拜伦写了严肃的回信。信中说：他直到现在还是最尊敬她的，而在上帝面前宣誓作夫妻的对手，除她以外便没有别人了。又说到她前年的拒绝，对于尝够了人生苦杯的他，并不是特别难于忍受的。

从此以后，他们时常通信。

拜伦常常把自己的宗教观告诉她。说他是苏格蘭加尔文教的空气中长大的，而又到过西班牙、土耳其、希腊那样执迷的宗教国度；他声明他并不否定造物主，只是对神所造的人失望罢了。

这样，她劝他读哲学家洛克的书。她说：

“如果宗教能够由人的有限的智慧去理解，那就会变成否定这种智慧的无限知识。”

在她的内心，更加感到把这个可怜的男子从迷途引上正路是她的使命。

墨尔本夫人问她“做丈夫的资格是什么”的时候，她举出了充满大道理的七条。例如：

“他必须自始至终具有这样的观念：他有义务坚强起来，控制感情，将其归属于道理的指挥之下。我希望我的丈夫把我当作明白道理的忠告者，不要把我当作万事可以依赖的引导者。我不为美貌所牵动，却被礼仪所吸引。”

富有情味的夫人，不觉摇头惊叹了：

“呀！什么样的姑娘哟？对丈夫只要求干燥的理念和冰冷的正义！”

但是拜伦这时候和夫人来往的信件却是可惊的。他对着安娜贝拉说宗教的尊严，却对着夫人说：

“令侄女如果始终坚信她自身的完善无缺，结果一定大大失败的。”

而且，这时候他正在想法子挽回和韦伯斯特夫人的交情。

但是，复杂而矛盾的他，同时又很感到结婚的必要。他再寄出求婚的信。那是1814年9月15日，他和姊姊还住在纽斯台德。他等着她的回信，焦急地过了几天。

她的回信来了。

答应了。

他感到全身涨痛般的强烈的欢喜。因为他对结婚这件事有着旺盛的好奇心。他主张无神论，而内心又有着强烈的宗教观念。他无视一切传统，而又对结婚这种传统礼俗感到喜爱。他否定陈腐的道德，却又对安娜贝拉的贞淑和虔诚抱有敬意。他也确实有一段时间认为：娶这种女性做妻子是为了拯救

自己。

据他写给墨尔本夫人和穆尔的信，可以看出他对这次婚约是很满意的。

堂·璜现在订婚了。他能不能做到对妻子忠实，而建立一个他所希望的和睦家庭呢？

二 订婚的人

订婚后几个月，他才到西汉姆那个小县城去拜访安娜贝拉的父母。

他大大失望了。

不喜欢陈腐的双亲还在其次，连安娜贝拉本人也使他的爱情大大地幻灭了。她不是他所期待的新娘。

他所喜欢的女性是像墨尔本夫人、姊姊奥古斯塔或者奥克斯福夫人那样懂世故的，再不然便是洒脱的不介意的女人，不论他说什么、做什么都只是微笑地看着的女人。

他最讨厌的是像卡罗琳那种感伤的恋人，一一用自己的激情去接受男性的一言一动，脸色一下发红一下泛白的女人。还有一种拜伦所厌恶的，便是用理智冷静地批评丈夫的一言一动的的女人。

现在拜伦发现安娜贝拉一身兼备这两种特征。她激烈地热恋着拜伦。这使拜伦感到厌烦。她像运算数学题一样，详细地分析拜伦的一言一动。这些，都使拜伦老大不高兴。

拜伦是信口乱谈的，如果不说话就会打哈欠，所以只好说话。而把他所说的话一一拿来进行数学式的分析可就难受了。他想沉默，她却当他生气了；他喜欢说俏皮话，她却认为那是诽谤别人；他非常嫌恶陈腐的道德，她却立刻“上纲”到宗教教义的高度来说是道非。这些，都是很难忍受的。

他和安娜贝拉在一道的时候，非常气闷。他立刻感觉到这次婚约是失败了。

安娜贝拉结婚是为了追求罗曼司。拜伦结婚是为了找个一道打打哈欠的伴儿。

常识家、数学家安娜贝拉，希望用结婚生活来满足书上写着的那种感情的生活。而天才诗人拜伦，让别人介入他奔放自在的感情世界却是难堪的痛苦。他希望自己的感情世界一任自己的自由。因为像他那样任性地奔逸于无限大宇宙的幻想者，是不能够有他人同行的。他愿意让他独自在这种幻想和感情的世界中漫游。只有普通的地上生活才和妻子在一道。而他也不想去介入妻子的感情和幻想的世界。这深沉的世界是每个人自己的世界，不论是妻子、父母、朋友都不能介入的另一个天地。因此，不愿别人踏进来。想要踏进来，就会成为精神上的压制。

但是，在恋爱的感情中，不论男或女——特别是女人，很想介入那神圣的世界。拜伦害怕这样。他想找一个不想介入这个世界的人生伴侣。

可是，安娜贝拉如果不用数学方式从一到十分析得清清楚楚就不肯善罢甘休。缺乏幻想力的她，以为人类的感情、趣味、思想等都可以用道理来说明；如果说不可能，她就认为那是虚伪的。

况且她在热恋着，她想独占拜伦的一切。

那么拜伦就得成为奴隶。他心里想：“完了”。

怎么好呢？

拜伦立刻写信给他“人间学”的导师墨尔本夫人，把事情全部告诉她。

夫人回一封信给他，传授操纵女人的办法。

“对付女人的最好办法，是用镇静术。不用言词而用动作表示。不讨论而爱抚她，用接吻去代替回话。”

接到这封信，拜伦回信说：

“这是秘密话，但是完全可笑的。在这一点上，她像是孩子一样。稍稍

爱抚一下立刻就高兴了，……她是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加激情的。”

由墨尔本夫人秘传的镇静术，使她进一步改变了，变得对拜伦更加热恋起来。本来就不是冷静的人。表面上的冷淡不过是为了保持纯洁的外壳。所以当自己的良心容许把自己的感情解放出来的时候，便恰像拆开大山上的湖堤，远古以来存留着的湖水便向着千丈深谷，“轰”地像雷声一样倾下来。

拜伦离开西汉姆后，她给他的信比以前更加温和谦逊了。

“我的拜伦！你知道我在懊悔么？你知道我在恋着你么？为什么你要怀疑？这却是你的错误哟！我的错误——我不要去想它。我想快些结婚。这样我将更努力。请给我写像讲义一般的信，我将一心去读它。请把我带进你的心底里，‘直到死来分开我们’。而且请不要像你所威胁的那样，为了报复而把我关在门外。

永远是你的安娜贝拉”

第二天又来了长信：

“我的拜伦！在你逗留的期间，我有点变了。请等到你看见我真正的样子的时候，再对我下最后判断吧。我不是像你所想的那种严厉的、饶舌的、难于对付的人。我只是因为担心才装作伶俐的样子。……”

可怜的女人，违反了自己的性格，而希望博得恋人的欢心。

拜伦立刻寄去了回信：

“现在要变卦还来得及。你当真不会后悔和我结婚么？

爱你的拜伦”

跟着又来了信：

“我真正幸福哟！决没有想到将来这幸福会改变。我思念着你，我的拜伦！我是一小时比一小时更想念你了。我的信赖之情回来了——它再不会失去。”

“以后，她的信逐渐大胆起来。说是亲友们已经送来了结婚礼物。什么时候结婚呢？请快些来。要不，我就到伦敦去吧。如此等等。她以恋爱者的焦躁，一无比一天更热烈地向拜伦倾诉她那真挚的心情。

这时候，拜伦在伦敦做什么呢？

他每天开着送别自己独身生活的酒宴。

到了黄昏，他便到年轻的银行家金奈德家里去，从酒窖里拿出芳醇的白兰地，举杯歌唱着。酒席上，诗人穆尔也必定到场，用他巧妙的手指弹着钢琴，唱着自己作的诗。

拜伦听着穆尔的歌唱，喝醉了，便想到从前，记起剑桥大学的优游岁月，记起玛丽·安·查沃思的光亮瞳子。

一等到演员珍妮来到，开始扮演各种人的模样，拳击家杰克也穿着绯红色的短衣跑来，喧哗地举起酒杯的时候，拜伦便像小孩子一样叫闹起来了。

人生难再来，青春比骏马跑得还快。当杯中的泡沫还没有消尽的时候，你为什么沉醉于世上的欢乐？

穆尔在歌唱，金奈德在笑，拜伦在昏醉。

三 结婚

拜伦制造种种借口来推迟结婚的日期。

说是因为还没有卖掉纽斯台德。但是安娜贝拉说，并不等钱花呢！况且，怎样拮据都可以忍受的。他又说，为了防止今后的后悔，请你再慎重考虑一番吧，她回答说，已经没有什么要考虑的了。他已经想尽了方法。

终于，拜伦挺起了沉重的腰身。

说是在新娘家中举行婚礼。选霍布豪斯做男宾相。12月下旬才离开伦敦，向有两天路程的西汉姆城出发。

他总是想拖延时间，不论一天也好，一小时也好。霍布豪斯为了看管这执拗的孩子而十分劳累。拜伦说要顺路到姊姊家里去，而把霍布豪斯赶到邻市去。他和姊姊一同过了圣诞节。

二十六日，拜伦才从姊姊那里动身。两天的路变成了四天。到达的时候，米尔班克全家正因为预定的日子延迟了两天而乱作一团。忧虑过度的母亲倒在床上，下不得楼了。新娘看见进门来的拜伦，不觉“哇”的一声哭出来。霍布豪斯十分惭愧，他想不出什么延迟的理由。所谓理由，除了拜伦不着急以外，是根本没有的。

晚餐桌上，夫人不在座，另外来了两个牧师。只有主人滔滔不绝地说着无聊的话。拜伦笑着瞅一下霍布豪斯。等到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他说：

“喂，霍布豪斯！卡罗琳有一天在餐桌上问她丈夫说：乔治，基督十戒的第七戒是什么呢？你知道乔治怎么回答？他说：不要讲讨厌话！哈哈！”

他像小孩子一样地笑了。

第二天是新年，1815年。拜伦整天都沉着脸。吃过晚饭，他对好友说：

“喂，霍布豪斯，今晚是我们最后的晚上了。从明天起我是安娜贝拉的了。”

结婚的日子是1月2日。

他醒过来，看见仆人们摆在屋里的结婚服装，立刻变得忧郁了。

楼下准备好了一切仪式。他吩咐说，时间到了就来叫我。便走到海边去，瞻望冬天的海。心头像铅一样沉重。到了时间，他走进礼堂去，和安娜贝拉并跪在神前。席子太硬，膝头痛起来，拜伦做着苦脸，看来好像很严肃。牧师读圣书的时候，穿着白色礼服的新娘，一直恋恋的望着拜伦。

拜伦是懵懵然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他的心目中出现了往日的纽斯台德古堡和玛丽·安·查沃思。轮到他发誓的时候，他才从幻梦中醒来，说着：“把我在世上拥有的一切给你……”，而把戒指套到安娜贝拉的手指上去。

他知道终于是结婚了。

新娘上楼去换过衣服下来。上面穿着白毛镶襟的碧鼠色小外套。霍布豪斯一面扶她上马车，一面说：

“祝你幸福！”

她回答说：“要是不幸，便是因为我不好。”

拜伦紧紧握住朋友的手上了车。直到车门关上，他还不愿放开手，又从车窗伸出手来，再拉住霍布豪斯。马车移动了，他还紧握着。

马蹄蹴踏着冻结的泥土，车辘辘地走起来。新婚夫妇登上了旅途。

霍布豪斯怅然望着他们的后影，被一种好像把朋友埋进了深坑一样的寂寞感包围住了。

四 新娘的苦恼

马车在雪中走到霍尔纳比。新娘的父亲在那里为他们租了一栋房屋。

在新居中，他开始了所谓“蜜月生活”。但那是多么苦的蜜糖呵。

对于人生抱着激烈反感的他，忽然把那些愤怒都倾倒在这位不知世事的少女身上。她有时愕然惊讶，等一会又怡然欢悦了。她在和平的家庭中自己编出来的人生哲学所解决不了的问题便是她这位新郎。

还坐在马车中，他便大叫着说：

“我和你结婚是为了向你报复：你不是拒绝过我么？所以我决心为了报复而和你结婚。当初我求婚的时候如果你答应了，我就会对你惟命是从；可是现在已经迟了，我是为恨你而结婚的！”

安娜贝拉脸色都变了。这样，他高兴地哈哈大笑，她知道他是说笑的，才安下心来。

进了新居，晚餐的时候，他又突然说：

“你已经是我的东西。看我将怎么样对付你！”

等一下，他又说起东方的旅行，描述地中海的月光，热情奔放，简直就是一个恰尔德·哈罗德。

安娜贝拉又是害怕又是欢喜。

不过最使她害怕的还是拜伦的宿命观。

他说：“我是被上帝驱逐的人，是从天上落下来的天使，是从乐园被逐出的恶魔。人有两种，一种是到天国去的，另一种生下来便注定要下地狱的。我正是后一种人。你如果认为你的信仰能够拯救我的话，那你就试试看吧！”

她所逐渐发现的，是和她从远处看的拜伦全不相同的。她老以为拜伦是像伏尔泰那样的无神论者。可是接近来一看，才知道不是的。他的心底里剩留有苏格兰幼年时代的宗教教育。正因为他信神，所以他对自己被神抛弃感到深切的怨恨。所以反对人生的一切而自暴自弃。

她还认为：他去东方旅行的时候，在土耳其受到了那种宿命观的强烈影响。

她想：“或者，我牺牲自己所有的宗教信仰，和他一样，抱着对一切都怀疑和反叛的观点，把身和心都变作他的奴隶吧。”

因为“如果不爱丈夫所犯的罪，便不能算是真正爱丈夫。”

可是她的理性不许可她这样做。

在这里她感到极大的矛盾。如果不是自己变成拜伦，或者拜伦变成自己，就难以保持家庭的和平。要是两样都不可能，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夫妇。理性这么告诉她。

而她又盲目地恋着他，她的感情终归不忍离弃他。

这个极大的矛盾，从新婚的第一天起，便成了她的重担。

拜伦也一天比一天更加感到自己结婚的错误。他期望着洒脱的墨尔本夫人那样的懂世故的女性。却由于意外的错误，和一个从早到晚分析、解剖、批评别人行动的冷静女人结婚了，要这个总是向人说教的女人做妻子。而且最麻烦的是：她发狂般地爱着自己。就是他所谓的“卡罗琳式”的恋爱。

另外，更大的失望和痛苦还等待着年轻的安娜贝拉。那是拜伦和奥古斯塔的关系。

“我厌恶那种古板正经样子的女人。喜欢像奥古斯塔一样笑着的女人。”

这句话对于新妻比锥子还要锐利。她逐渐想把印在拜伦心中的姊姊的影

子挖出来。

在新居大约住了二十天，他们再回西汉姆来。在那里过了拜伦的二十七岁生日。3月9日才动身回伦敦。

他声言一定要到姊姊那里去。但是奥古斯塔不敢决定招待他们夫妇，因为狭小的家中没有招待客人的房子。可是拜伦的执拗成功了，他们去伦敦的途中，在她家里逗留了几天。对于安娜贝拉，那是难以忍受的痛苦日子。某种阴暗的疑虑在她心中产生了。

第二节 驱逐

— 新家庭

回到伦敦的他们，租了皮卡迪里坪十三号的宏大家宅，开始新婚生活。他们雇了许多仆人，有两辆马车。

拜伦比以前更加秀美。他的容貌逐渐脱却青年气，而加上一种高傲样子，他那时候喜欢穿黑衣服，更显出他皮肤的白哲。

搬入新居后，他好像很安静而幸福。安娜贝拉看着秀美的丈夫的样子，也多少忘记掉结婚以来的苦恼。

她常和拜伦一道出去买东西。和秀美的丈夫并排坐在马车上，在邦德街上行驶，使她得到一种新婚的满足。回到家来，便替拜伦抄写那时候作的《巴里西娜》。那是以吉本所写的中世纪意大利史实为基础的故事诗。费拉拉的领主艾斯特侯爵，愤恨他的妻子巴里西娜和他的私生子于哥的乱伦关系。而把他们处刑的故事。

不久，拜伦的坏脾气又发作了。安娜贝拉再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得把姊姊奥古丝塔请来。而夫妇间的关系却更复杂化了。拜伦为了和姊姊谈天以消磨寒冬的长夜，使早早把安娜贝拉打发上床去。这在她是很难堪的。正在热恋中的她，有时候对这位姊姊竟感到火一样的妒忌。甚至于想到过杀死奥古丝塔，清醒过来以后又吓得发抖。不多久，奥古丝塔又悄然回到自己的家去。这年春天，司各特来到伦敦，在墨瑞家里每天会见拜伦。温和优雅的司各特，很能够忍耐拜伦的急性和浮躁，愉快地同他相处。可是，缺少司各特那种温婉的安娜贝拉，以她的宗教信仰、她的数学和她的爱情，时时刻刻在折磨着拜伦。拜伦像笼中的鸟一样，闷闭在婚姻生活中。他觉得自己恐怕会发狂吧？这时候，拜伦的家计更加困难。他现在一年要付七百镑的房租，而收入却完全没有。纽斯台德的收入全部充当欠债的利息。看见他的艰难，墨瑞把一千五百镑支票当作预付的版税送来，但是他连看也不看就退还了。而他为朋友们花钱还像从前一样。那时候，他正为着德鲁利·莱恩剧场大卖力气。他一生中经济收入的四分之一都是给朋友们花掉的。

由于这些情况，他家里常有差役来住宿。讨债的每天都来催逼。可是这样的刺激反而帮助了他作诗。他的性格是：如果不经常在刺激中，头脑的敏锐便会减退的。对安娜贝拉的反感一天赛过一天。他不喜欢她那副贞淑的样子。看到她好像良心的权威一样坐在那里，便止不住恶心。一看见她的脸，便毫无理由地生起气来。有一次，他竟把挂钟摔下地来，用火箸把它打破。完全和死去的母亲一样。

安娜贝拉已经有七个月的身孕。她不能够单独和这个发狂的丈夫住在一道，于是又把姊姊请来。

来到伦敦的奥古丝塔，看见完全变样了的拜伦，不免大吃一惊。他那“乳白玻璃瓶里燃着烛火”一样白皙的脸变成黄色。他得了肝脏病。把装着药片的小瓶放在枕边，时常服用。连对奥古丝塔也粗鲁无礼了。

奥古丝塔把拜伦的承继人乔治·汉森·拜伦接来。又为安娜贝拉请了克拉蒙特夫人来做保姆。拜伦立刻认为是叫人来监视自己，因此更加生气。

这时候，安娜贝拉才认真想到拜伦是否发狂了？要不然没有这么恨她的道理呀。

在这样的混乱中，1815年12月10日，女孩奥古丝塔·艾达·拜伦出生了。

那个月底，安娜贝拉接到母亲的信。因为她的母舅温德沃斯子爵死了，

叫她和拜伦到她所承继的加克比庄园去住。

拜伦知道后，就决定让安娜贝拉一个人去，并且威胁她快些去，要不然他便要把情妇带到家里来了。过了三天，他写信给还在产褥中的妻子，催她早点确定回去的日子。

第二天她用信回答他说：

“遵你的命，尽可能早些离开伦敦。”

她认定丈夫是发狂了。不然的话，不会这样憎恨产后的妻子的。所以她觉得：离开家里是自己的义务。

她听从医生“不要再折磨拜伦的神经”的忠告，而离开了家里。

当离家的前夜，她抱着婴儿到丈夫的房间去。为的是告别。拜伦很冷淡地接待她。那天夜里她睡得很安稳。但是第二天早上，手脚像断了一样的没有力气。她鼓起勇气来整装。马车已经来到门口，而拜伦还没有起来。她走出去的时候，经过他的房门口，他的爱狗睡的席子铺在房门前。安娜贝拉便坐在席子上，想等拜伦起来。

但是，突然改变了主意，她下楼去了。

马车载着失恋的妻和无知的婴儿，辘辘地走了。这是拜伦夫妇的永别。

二 分居

完全变样了的安娜贝拉回到家里，使父母吃惊不小。

红润的面颊变成苍白，肥圆的身体衰瘦了。加上谁也看得出的沉默样子，正表示着她内心的不幸。

她尽可能不让父母知道她和拜伦的情形。只说丈夫的精神状态有点异常，而和父母商量赶快到加克比庄园来。

但是拜伦没有要来的意思。父母逐渐知道了安娜贝拉在伦敦的不幸生活，感到非常气愤。母亲立即前往伦敦，去办理女儿和拜伦分居的法律手续。

安娜贝拉又接到受她之托去诊察拜伦的医生的报告，说拜伦的精神没有任何异常。这就使她原来的想法转变了。

她想，既然不是精神病患者，那么，一向的举动都代表他正常的思想，那就太过于不道德了。人类在世上的生命，是为了死后走向不灭的永生。看来，和这个不信神也不相信永生的人共同生活，一同堕入永劫的地狱，那就是怠慢了自己对神的义务。为了信仰必须舍弃丈夫。这才是自己应走的正路。

这样，她决心分居。

母亲在伦敦和有名的律师商量，准备好必要的手续回来了。

父亲立刻写信给拜伦，说明分居的事情。但是这封信被奥古斯塔看见了，她立即把它退了回去。于是，父亲自己去伦敦，托人转告拜伦，女儿不能再和他共同生活，请同意分居。这边的律师已经决定了，请你也选定适当的法律代理人。

这对拜伦好像是晴天霹雳。

他接到安娜贝拉在回家路上寄来的几封信。那都是安娜贝拉听从医生的忠告，为了不刺激他的神经而特意写得充满柔情的信，拜伦却当作那是她的本心。他自己虽然被不可压制的激情苦恼着，但是内心还是爱安娜贝拉的。不过从他父母遗传来的狂性，总是要对安娜贝拉发作罢了。而现在要分居是为什么？他认为这不是安娜贝拉本人的意思。便再寄给她充满情爱的信，请她重新考虑。

她看了信非常动摇。但是她的坚强性格克服了它。她坚信和拜伦共同生活终究是不可能的。所以对于拜伦后来的几封信，她一点也不动摇了。她觉得自己的决定是神的意旨。

这一起家庭纠纷事件，渐渐成了伦敦沸沸扬扬的传说。拜伦的朋友们都替他担心，希望分居不会是真的。因为他们想到，这种事情一旦公开，那对拜伦的社会地位是致命的打击。

明白了无论谁的忠告和调停都不能动摇安娜贝拉的决定，双方的律师就开始谈判了。拜伦的律师汉森用两人的信件来证明两人的爱情，但是对方的律师拉沁顿顽固不理。汉森要求他提供证据，他回答：要证据的话，请向法院去上诉。拉沁顿手中已经有了安娜贝拉写就的列举分居理由的文件。她把家庭之内的秘密详细地、逻辑严密地记载出来，交给了律师。诗人和数学家作斗争，诗人是一定要失败的。

霍布豪斯非常生气。特别激怒他的是：居然把奥古斯塔也列入分居的理由。他写信给安娜贝拉，要求她否定这句话。但是她坚决拒绝了。

于是拜伦的朋友们将有关的文字作了修改，只求其证明这种谣言不是出自安娜贝拉之口。

分居达成了协议。那是 1816 年 3 月 17 日，结婚后仅仅一年零三个月。

两人财产的划分搞完了以后，拜伦便把他的财产拍卖了。他的藏书、家具、油画等等都到了别人手里。藏书和屏风是墨瑞托人买去了。

分居后，他独自住在那森严的空屋里。

宽大的家屋非常冷清。

他被寂寞的心情追迫着，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在屋子里来回走动。从前欢乐的日子像走马灯一样在他眼前浮动。激烈的痛苦侵袭着他的心胸。

他突然伏身在桌前，在纸上写出——

别了，祝你如意！

那四行九节的短诗。

眼泪像雨一样落下来，浸透了诗稿。可是他也不想擦它一下，只是专心在纸上写。不是写，而是把自己的鲜血涂在纸上。

三 英雄醒了

轰隆一声，巨人倒地了！

伦敦全市在喝彩拍手。

上次攻击他，是因为他反对摄政王的专制政治。所以他被贵族抛弃，却被民众所欢迎。

这次攻击他，是因为家庭的破裂。把婚姻制度的神圣*即《诀别词》。“九节”有误，应为十五节。——编者当作信条的中产阶级，把怒火集中于他一身。贞淑的安娜贝拉，残酷的拜伦。这种看法浸入了一般国民的头脑里。热烈的同情堆集在可怜的妻子身上，而深刻的憎恶便倾注在背德乱伦的丈夫身上。一切解释都是无用的。大众都只受感情的支配。群众的心理是：除了单纯的黑白二色之外，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间色。

还有一个招致责难的口实。就是他做了一首赞美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跑回来的短诗。这是国贼。

这两件事情就足够埋葬拜伦了。

他的敌人拍手欢笑。

“终归打倒骄子了！”

他们高叫着，从而平息了心头的妒火。

他出席上议院会议的时候，在会场外被过路的人所侮辱。在议院内，除了荷兰德勋爵之外没有人和他讲话。报纸——特别是保守党的报纸齐声痛骂他。

自由党的人们也不为他辩护。只有乔治夫人力排众议，开跳舞会时邀请了他和奥古斯塔。但是，当他们两个人出现的时候，正在室内的许多人都纷纷退席。

和出版《哈罗德游记》那时候的光景比较起来，有着多大的不同呵！不过是四年时间罢了。这就是所谓“荣誉”的真面目。

像从前一样和他谈话的只有主妇乔治夫人，另外便是他曾喜欢过的艾芬斯顿——美丽的红发的艾芬斯顿。拜伦向安娜贝拉求婚之前，屡次想向她求婚而终于迟误了的。

拜伦交抱着手腕，直望着许许多多的人。睡在他内心的英雄魂灵，在逆境和迫害的大铁锤下，突然醒觉了。

“好的！”

他内心的声音叫着。

“卑劣的家伙！这么恨我吗？而且想聚拢起来迫害我吗？要斗争就斗争！用我一个人的力量来和全英国的没骨气的人们战斗吧！看看是谁胜谁败！”

彻骨的痛愤，唤醒了睡在内心的狮子。

从此以后的拜伦，是另外一个人了。

被全社会抛弃之后，他才在自己心灵中苏醒过来。

四 再会吧，祖国！

拜伦决心永远离开英国。

他挂念的只有姊姊，4月14日和她悲痛地分别了。

那一天，他在米瓦托旅馆写信给安娜贝拉：

“现在是最后的几句话——话并不多——请你听着——我不希望你回信——而且也不重要——但是请听我。我现在和奥古斯塔分别了。还有需要告别的便是你了——她是我对世上生灵的唯一的牢不可破的联系。我不论到哪里——我会去很远的地方——你和我今生再不会相见，来生也不行了——就把这作为满足和报偿罢。如果我发生了什么事情，请亲切地看顾她，那时候如果她已经不在世上，请看顾她的孩子。”

末尾还加上一句说：“送上你所希望的马车。”

当他快要出发之前，还有一个插曲。

从前他收到过一个匿名女子的情书。他没有回信。现在，她却两次跑到他家里来找他。看门的拒绝了。她才把自己的名字写出来，并指定一个会见的时日：

“我的名字叫克莱尔·克莱尔蒙特。我不是由于一时的轻浮而这样做的。我不希望你会爱我。我也不是值得爱的人。下面的计划怎么样？星期四，一同到市外十里的地方去，那么，此地的人谁也不知道。第二天就可以回来了。”

几天后，又是同样的信来了。

起初他觉得厌烦。但是，将要永远离开英国了，多少有点儿牵情，这样，便答应了她。

事后，他以为一切都结束了，这个少女的事情也全部结束了。可是……动身的日子到来了。

他把模仿拿破仑用的马车当作旅行用车。同行的是仆人弗列查。另外带着医生波里托里。

动身前，每天来看他的，是好友霍布豪斯。

出发前两天，他在分居的文件上签字盖印。（安娜贝拉一直拒绝和拜伦离婚。所以分居以后还称为拜伦夫人。）

4月24日是他离开伦敦的日子。

一年半以前接待新婚夫妇的房屋，现在他孤影茕茕地离去了。门前站着许多看热闹的人，来看这有名人物的远行。拜伦和戴维斯同坐在拿破仑式的豪华马车里，霍布豪斯和波里托里坐在另一部车上。

他要从多佛尔坐船到比利时的奥斯坦德。但是到了多佛尔一看，船要第二天才开。他便在市内的旅馆过夜。

他的出国是英国国内的大新闻。由于想看 he 出发的好奇心，许多贵族妇人，都来到多佛尔港。有的假扮作女仆，站在他住宿的旅馆廊下。

第二天是4月25日。霍布豪斯带着沉重的心情起了床。可是，等来等去，总不见拜伦出来。

开船的时候快到了。他急得没有办法，便走进拜伦房里去看。他正凭着小桌，在写留别托马斯·穆尔的诗。

我的小舟在岸边，我的大船在海上；

临行前，汤姆·穆尔呵，我两次举杯祝你健康！

霍布豪斯催他说：

“喂，再不去要迟了哟！”

拜伦好容易停下笔，站起来。

船上的船长急得大叫：

“不管为什么人，再不能停留一分钟以上了。开船，立刻开船！”

戴维斯也慌张起来，赶紧去找拜伦。

拜伦挽着霍布豪斯的手，像往常一样曳着跛脚，出现在码头上了。

快上小船的时候，拜伦像突然想起什么，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小纸包，那是他在哈罗中学获得的奖品，贺拉斯诗集的精印本，交给霍布豪斯说：

“请把它送给艾芬斯顿。并且替我对她说：如果我和像你这样的女人结了婚，今天便不会成为被驱逐离乡的人了吧。”在朋友们热闹的告别声中，他精神饱满地上了小船。等到踏上大船，站在船舷上的时候，他便被深深的哀愁围裹住了。

九点钟，梯子吊起来，船开了。海面上风很大，波浪汹涌起。

霍布豪斯站在码头的栈桥上送他。船掉转头，经过栈桥向前方驶去。

拜伦在大风中直立在甲板上。

他拿下了帽子。

栗色的头发被风吹乱了，苍白的面孔，黑色的衣裳，右手高举着帽子向岸上摇动。

船渐渐去远了。拜伦的身影也越来越模糊。

长期的放浪儿，离开出生的乡土，走上漂泊他乡的征途。

倚着船栏，眺望烟波里逐渐隐没的祖国山河，恰尔德·哈罗德在想着什么？

像流星划过天空一样迅疾的短短四年日月，裹在绫罗锦绣里的美人们，争先恐后地奔集在自己身边的依稀梦境回顾起来，岁月流驶得多么匆忙！那些荣誉和美人，而今安在？……

恰尔德·哈罗德歌唱说：

女人向往的只是权势和豪华，哪儿有这些，轻薄的爱神便在哪儿安家；

少女们像飞蛾扑火，扑向闪闪的金光，美丽的天使垂头丧气，财神爷如愿以偿。

海风吹拂着，波涛冲打着船舷，故乡的影子变得朦胧暗淡了。

第四章 忧郁孤独的人

第一节 阿尔卑斯山的夏天

一 滑铁卢

在奥斯坦德上岸后，拜伦坐在拿破仑式的马车里，向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进发。法国政府把他当作“思想危险分子”，不准他入境。他便想从比利时溯莱茵河到瑞士去。

来到布鲁塞尔，他的马车偶然坏了，只好留在这里修理。托这点福，我们今天才有了《哈罗德游记》第三章第十七节以下关于滑铁卢的诗。因为他利用修理马车的时间去凭吊了滑铁卢战场。

他从本地的乡民买到哥萨克骑兵的马，骑着去寻访一年前的战迹。他所崇拜的伟大英雄就在这片空旷而平凡的原野上，枉然断送了半生的雄图壮志。想起来，事业功名都是梦，荣誉名声尽是空。

“他征服欧洲，我写哈罗德游记。”他在马上沉默地想着。

停下来！——你已经踏着一个帝国的尸骸！

一好大地震所夺去的一切就在这里掩埋！

称雄世界的帝国在这片平野上倒了下来，变成了一座坟墓。

哈罗德伫立在这白骨成堆之处：

法兰西的坟墓，致命的滑铁卢。

他想着打倒了一个独裁者而又出现了几个独裁者的欧洲政局现状。以暴易暴，古往今来的政治莫不如此。他掉转马头，高唱着土耳其的军歌回布鲁塞尔去了。

沿莱茵河向东，他到处看见拿破仑的遗迹。那些运河、桥梁、道路、纪念塔等等都刻有 N.B. 字样（拿破仑·波拿巴的缩写）。他想起自己的名字诺艾尔·拜伦的缩写也是 N.B.，便像孩子一样高兴起来。

看见莱茵河畔的古堡和田野里的葡萄藤，他作了一首短诗，摘下路旁的鲜花，寄给奥古斯塔。

他到日内瓦的时候，是 1816 年 5 月 25 日。走进旅馆，在旅客簿上签名的时候，年龄栏内，他写着“一百岁”。

二 “花的精灵”雪莱

拜伦到了日闪瓦一看，在同一个旅馆内，意外地，当出国前几天曾共过一夜之梦的克莱尔·克莱尔蒙特在等着他。

她有两个同路的人。一个是她异母的妹妹玛丽*，一个是玛丽的丈夫。这位年轻的丈夫叫做波西·比希·雪莱。

克莱尔介绍他们认识了。这便是拜伦和雪莱交游的开始。拜伦这时候二十八岁，雪莱比他小三岁半**。

雪莱当然读过拜伦的作品。拜伦那时候也读了雪莱的杰作《麦布女王》，而了解他的诗才。

现在，我们得稍稍走一段弯路，去看看雪莱的生涯。因为这两位大诗人的交游不仅是近代文学史上的佳话，而且，凡是想要了解拜伦的人，就一定要看一看和他形影相随的天才诗人雪莱的一生。

雪莱于1792年8月4日出生。他是英国富豪和贵族世家比希·雪莱男爵的孙子，他的父亲是下议院议员蒂莫西·雪莱。

他是生来就赋有继承二十万镑财产、宏大的城堡、爵*玛丽·葛德文(1797—1851)，是克莱尔·珍妮·克莱尔蒙特(1798—1879)的继女葛德文与前妻所生的女儿，是克莱尔的异父异母姊妹，不是妹妹。鹤见祐辅弄错了。下文第148页、第149页也有同样的错误。——编者**应为“小四岁半”。——编者位、贵族院议席和门阀等等的命运的。

而且，他是像古希腊雕像一样的美少年。瘦长的身影，闪光的金发，山中湖水一样澄澈的眼眸，大理石一样光洁的皮肤，蔷薇般的红颊，高高的鼻子，薄薄的红唇。

不论男女，一看见他都要为他的美丽所打动。

加以，他生有明澈的头脑。从小孩子的时候起，便用他透辟的议论令人吃惊了。

只要他这样生活下去，他就能承继财产，承继爵位，被女人所爱，在伦敦社交界像明星一样闪闪发光。

可是，上苍在他的心灵深处赋予了一件伟大的赠品。

那便是他奔放不羁的天才。

为着这天才，他一生苦痛到底。

就因为他没有做贵族政治家，没有享受快乐的世上生活，所以人们能够得到一卷雪莱诗集。他的生涯中的泪水，凝成了——一颗辉煌的宝石，留在人类的文化殿堂上。人类的一切幸福和进步，都是靠着过去某个人的眼泪和痛苦的福荫。诗人的眼泪决不会无益地流掉的。

他的悲哀开始在少年时候。

他被送进贵族子弟受教育的伊顿中学。伊顿的校风是用斯巴达式的训练，把少年的自由思想在萌芽状态中践踏掉。上级生可以把下级生当奴隶一样虐待驱使。殴打是合法的，甚至有被打死的。

像少女一样美丽而又有着独立不羁的精神的雪莱一进去，立即成为全校的嘲骂目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在学生们中间流行了一种“虐待雪莱”的游戏。他差不多被全校的同学所虐待。

这种时候，他往往等到殴打和凌辱他的人走开以后，从沟里拾起涂满泥土的诗集，拍干净弄脏了的衣服，偃卧在泰晤士河畔的草场上，仰望高耸的温莎宫殿，俯瞰明镜般澄澈的流水。

他手上是一卷葛德文的《政治的正义》。他沉思着遍布于人类社会中的悲惨和非正义，而在泰晤士河边发誓说：

“我誓必正直、明慧而自由。我无论如何，誓不做利己的、有权势的人们的臣仆。我誓把一生献给美的崇拜。”

少年时期的思想支配了他一生。雪莱终身都为泰晤士河畔的誓言而奋斗。

十八岁的时候，他被送进牛津大学。

他完全像小孩子一样地生活。他不爱吃肉，衣袋里时常塞一些面包和饼干，一只手抓出来嚼着，一面读书一面走路，而且把黑夜和白天颠倒过来生活。

从这时候起，他开始写小说和论文。他把所著的《无神论的必要》印刷出来，摆在大学附近的书店里。

第二天被叫到校长和学监面前，宣告：

“开除！”

他的好友霍格说，如果开除雪莱，我也出去。他们两人便一同跑到伦敦，租下房子住着。庸俗的父亲觉得儿子被开除有伤家庭的体面，便到伦敦去逼迫儿子悔改。说是如果你不悔改，便一个钱也不给了。但是雪莱违抗了父亲的意旨。这样，他就一个钱也没有了。

这是他终生贫困的开头。

不久，霍格听信了父亲的话，离开他去了。他独自一人，分文没有，被抛在茫茫的伦敦。

全靠他的妹妹们从学校里秘密地把她们的零用钱送给他，他才没有饿死。他有时候也到女学校去看妹妹们。阿波罗神一般美丽的雪莱一来到，女学校里就大大骚动了。他金色的头发给风吹乱着，穿着露胸的大翻领，上衣袋里装着饼干和葡萄干，像春风一样轻柔地来探望妹妹。

他对着许多女学生宣讲自己的正义和美的哲理。

有一个叫做哈丽特的美丽姑娘。父亲由小酒店主起家，多少发了点财，所以把女儿送到贵族学校来。这位少女爱上了雪莱，可是雪莱一点也不知道。

结果这位少女把如火的热情说了出来。雪莱便非常同情她。虽然自己并没有特别爱她，但是他认为救这位少女正是自己的义务，所以就同意结婚。两人妙手空空地跑到苏格兰，并在那里结婚了。他便是这样一个毫不想到自己的人。那时候他十九岁，她才十六岁。

他像某人所批评的是：

“从天上的一角误堕下来的太空的精灵。”

他是一个明朗的、纯真的人，更没有一丝儿恶意和怨毒。

不久，两个迷途的羔羊又回到伦敦来。两人都从父亲那里得到一点几接济。

雪莱这时候认识了轰动当时英国思想界的《政治的正义》的作者葛德文。他家里有着不同母不同父的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女儿们为着阿波罗神一般美丽的雪莱而激动起来。这不仅仅是由于他的美貌，也是由于他那神明一样的禀性。

这时候，他的妻子哈丽特现出了小酒店主女儿的原形，把些不三不四的男子带到家里来。那种缺乏教养的性格，给“花的精灵，风的精灵”一样美的雪莱带来了很大的痛苦。

夫妇之间发生了种种不快的事情。雪莱明白再不能使妻子改变，便陷入了绝望的深渊。

对妻子的顽固态度感到绝望，他独自走到街上去，嘴里说着。

“冰一样的心！简直是大冰块！”

他毫无目的地在伦敦街上彷徨着，悲痛填胸，哀伤得连眼泪也没有了。

这时候像旭日一样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向旅居苏格兰的葛德文亲生的女儿玛丽。

她是瘦长的、有着鸢色双眸的、金发浓密的女郎。苗条的身影中潜藏着凛然强做的灵魂。女性的优美和狮子般的勇气，正是雪莱所寻求的理想女性。

而且她有着家传的头脑，具有可以掌握哲学和诗论的教养。

对没有教养的妻子失望了的雪莱，被这个新的明星所引动，是像春花向阳开放一样自然的。

可是，和常人不同的雪莱，对玛丽并没有友谊以上的感情。他从来的奇怪癖性，是要努力把自己内心的光，去照亮自己所接触的人们的内心。所以他不管对方是男是女，都阐述人生的“美”和“真”以启发他或她；而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光辉和美丽会在异性心理唤起什么样的感情。他很天真，简直可以说是“缺乏常识”的。

现在他发觉年轻美丽的玛丽是他知心的朋友。可是没在注意到玛丽刚认识他便热烈地爱上他了。

两人时常相伴去郊外散步。

她把雪莱带到自己母亲的墓地，坐在墓石旁边。雪莱讲着诗，讲着人生。还把他的长诗《麦布女王》献给她。那是他十九岁作的诗，自费出版，只印了二百五十册。

那天晚间回来，玛丽在诗的里页写着：

“也许这一页没有人会看见，那我可以如实写下我的心情。我无法用笔墨形容地爱上了这本诗的作者。我发誓：即使我永远不能成为他的妻子，我也决不做别人的妻子。”

对妻子失望的雪莱的心情，一天天像水一样流向玛丽那边去了。最后，他以少年似的单纯告诉哈丽特说，他已经有了爱人，要和她离婚了。这是从他“两人没有了爱情，分开来是很正常的”这种观点出发的。但这是社会规矩所不容许的，也是还没有对他完全失去爱情的哈丽特所难以接

受的。但是，坚信妻子不贞的雪莱，却觉得继续这种世俗夫妻关系是极不正常的。

结果他带着玛丽跑掉了。他们渡海到法国去，还带着玛丽的异母姊克莱尔。

从这时候起，社会对他加以激烈的迫害，说他不义乱伦的。这种迫害一直到死都缠着他。

到达巴黎的时候，三个人身无分文。

在巴黎卖掉所有的东西，到了瑞士，受不住过分的寒冷，他们又悄然回到伦敦来，对这种行动，他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合常情。雪莱就是这么一个怪人。

可是玛丽的父亲葛德文却是和他的著作中所表述的思想完全不同的人。雪莱趋向自由婚姻的理想虽然全是由于他的思想影响，但是，当雪莱和玛丽从瑞士回来后，他便禁止雪莱到他家里去。他发怒说：要照书上所写的去实

行那才奇怪呢！但是，他却时常向雪莱借钱。理由是：如果向他借钱而又允许他来往，那便成了卖女儿来换钱。所以禁止他来往而只向他要钱。

雪莱一生都被这个残忍的老哲学家要求借钱。他顺从地把钱给他。觉得自己读过他的书，应该报答这种恩德，给钱也是自己的义务。雪莱就是这样不可理解的人。

后来他和玛丽在伦敦郊外赁屋居住。那时候，他的祖父死了，父亲承继了爵位和财富，雪莱被确定为嗣子。

这样，他每年可得到一千镑。他把第一年的钱全部给了葛德文。自己又穷得连明天的饭食也没有着落了。

他家里总是有不少的亲戚朋友来来往往。雪莱是同情心很强的人，又不能赶走他们。他自己无论怎么困苦，却不忍看见别人的困苦。

和他们庄在一起的还有玛丽的异母姊克莱尔。克莱尔心里也恋着雪莱。后来，由于玛丽的妒忌，她曾一度离开他们家里。雪莱是无论怎么也不懂妒忌这回事的。

克莱尔写信给拜伦正是这个时候。她由于女人的无可奈何的心情，便自暴自弃地自荐于另一个天才诗人拜伦，并引诱了他。

雪莱体贴到克莱尔的心情，想让她再度和拜伦相会，所以此次来日内瓦的时候又带她同来。

三 湖畔之家

天才慧眼识天才。

拜伦一看见雪莱便知道他是非凡的天才。他的心里觉得雪莱是胜过自己的伟大诗人。

雪莱那时候还没有成名。而拜伦的名声已经轰动全世界了。虚心而胸怀坦荡的雪莱，完全承认拜伦的天才。谦虚的他，对于自己的天才没有自觉。所以他从心底里敬重拜伦。

从这时候起，成为英国文学史上光辉一页的两大诗人的友情开始了。然而这是多么相异的两个性格哟！

拜伦的特征，是像迪斯累里所评论的“可惊地富于常识”。他根本上是现实主义者。他有着客观地观察现实的能力。所以他有察人的慧眼，也有批评社会的力量。这是他作为讽刺诗人超过蒲柏，作为人生批判的诗人而独步英国文坛的缘故。他的浪漫主义的一面，和他的正视现实并不矛盾。他的感伤的一面，也不致损坏客观性。他有着非凡的实际活动能力。赋有风云际会的时候可以扮演一出伟大活剧的资质。泰纳评论说：

“事实上，他如果做海盗领袖或者做中世纪掳掠武士的酋长，会更加适当些。除了在意大利时期的两三篇诗以外，他的诗和行动，都像移植在近代社会中的古代北欧吟唱诗人。他在过于规律化的近代社会中，不能找到适合于他的位置。”

雪莱却是相反的。他是透明的水晶般的人。他的内心全没有私欲、私利、杂念、肉感等等。他被少女和少男所喜爱，孩子们常叫他作“空气的精灵”、“精灵大王”、“淘气鬼大王”等等。他又以“水的天使”这个称号闻名。他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理想的存在。他彻底地从纯真和美的观点去看人生。从现实生活看来，再没有像他那样“缺少常识”的人，同时，也很少有像他那么美、那么清纯的人。

他们两个人在美丽的阿尔卑斯山下莱蒙湖畔相聚。这可以说是天造地设的舞台，来演出这珍奇的一幕。

雪莱在日内瓦郊外、莱蒙湖东岸租下农人的房子。拜伦随后在他们房子的上方租下了叫做狄沃达蒂山庄的美好住所。他从5月到10月都住在那里。

这房屋到现在还存在，是日内瓦一个殷实人家的别墅，建筑于1705年。拜伦赏识那屋舍简朴素雅，隔着莱蒙湖的绿波又可以望见日内瓦城和侏罗山峰的风景，便安顿下来。把向西斜倾的山腰当作庭园，草原上树木郁郁苍苍。走下森林那边的斜坡，海边上农人的屋舍，雪莱一家便住在那里。

拜伦的住所是两层。一进大门，左边是餐室，正面是宽大的会客室，外面是走廊，可以纵览湖上的风景。拜伦在这个走廊上，遥望着日内瓦白色墙垣的屋宇，写着《哈罗德游记》第三章，又写着诗剧《曼弗瑞德》。

晚间，克莱尔从雪莱家到拜伦家去。她为拜伦抄写诗篇。在拜伦家过夜。第二天早上才回雪莱家来。

有一天早晨起晚了，她穿着睡衣，拖着拖鞋，急急赶回去。早已经起来的瑞士种葡萄的农人，在这两家中间的葡萄地里干活。克莱尔看见他们，大为狼狈，急忙跑着，以致把一只拖鞋掉在苹果树下。她因为十分害羞，顾不得去拾鞋子，便跑回去了。

纯朴的农人见了很好笑，把拖鞋拾起来送到村长那里说：

“英国小姐把它丢下走了。”

现在这棵苹果树已经砍倒了。而这一段趣闻还留在文学史上。

雪莱的住家和那些葡萄田现在都没有痕迹，变成森林雪莱喜欢水，拜伦也爱水，两人时常划船出去，享受着拂面的清风，凝望着映在湖心的阿尔卑斯峰峦。他们倾吐着滚滚无尽的思想源泉，讨论人生，讨论自然。两个美丽的女子静听着天才的论述。雪莱的声音高而急促，拜伦的声音优美像音乐，这成了一个有趣的对照。雪莱的妻子玛丽，到死也没有忘记他们两个人的声音。只有和拜伦同来的医生波里托里妨碍他们。他自负有文才，因为出发的时候，墨瑞和他约定过，如果他的旅行记写得好，可以出五百镑买他的。所以他得意洋洋。当拜伦他们说话的时候，他常常插嘴。雪莱时常找拜伦谈天。雪莱最爱说神。他以无神论者自命，但是像他那么富有宗教情操的人是很少的。他努力想驳倒拜伦那种嘲世而怀疑的人生观。在他看来，宇宙就是“美”，“美”存在于伟大的和谐中。他认为，用“美”和人类内心的“善”去同物质、同社会战斗，便是人生的真谛。

可是拜伦认为，这种单纯的孩子般的想法，不能成为改造人生的力量。在他看来，人类是恶的、丑的。他的心里相信有神，他只是愤恨着神造出这么坏的人，造出这么丑的社会。

雪莱认为女性是美和善的化身。拜伦却把女人当作可厌的存在，只不过是享乐的对象。雪莱羡慕女性，拜伦却轻视女性。然而他们倾谈着，不知道疲倦。艺术家的雪莱，虽然伤心于拜伦那些刻薄的意见，但是又不能不陶醉于他所表现的美。拜伦接触了这个永远像少年一样的雪莱的纯真感情，内心也不由得诗兴横溢，刺激是他的生命。他由于这位天才儿的刺激，觉得内心的创作情绪像清泉一样奔涌出来。因此，他在滞留莱蒙湖畔的不长的日子里，写出了许多各篇。他和雪莱共买一只小舫，去探访环湖的城邑。对岸的洛桑不正是杰出的历史家吉本编纂《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地方么？他们相偕到吉本的故居去游览。拜伦想像着吉本完成了二十三年的大业，写完最后一页最后一行后，走出庭园，仰望星空，注视湖水和那些有名的刺槐树的情景，便觉得心潮激荡，摘下几片刺槐树的嫩叶收在怀里。雪莱却觉得对吉本这样尊敬，便是对比他更伟大的人物失礼了。他在想着日内瓦市内卢梭的坟墓。他们又去看对岸蒙特勒附近的锡雍小岛——实际上是一块岩石。在岛上至今犹存的古堡中，曾经囚禁过瑞士的爱国志士庞尼瓦。拜伦看着这个阴惨的土牢，想起为民族自由而受苦一生的战士，不由得感慨系之。回到家里，一夜写成了有名的《锡雍的囚徒》。现在去参观这岛上土牢的人，还能看到用小刀刻在壁上的拜伦的名字。

那时候，拜伦听雪莱的劝说，开始读英国湖畔诗人华兹华斯的诗篇。

华兹华斯是被他在年轻时候写的《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中痛骂过的。

但是，饱尝了世道酸辛，深味了人生诸相之后，在这幽静的湖光山色中，接触到华兹华斯的高雅温柔的作品，他才体会到内心的平和。

所以他在《哈罗德游记》第三章中歌唱着：

澄澈而平静的莱蒙湖呵！你的湖面
与我所居住的喧嚣世界截然相反；
你默默叮咛告诫，劝我不如弃却
尘世的纷扰的浊流，去寻觅纯净的清泉。
这静穆的白帆呵，像无声的羽翼，

轻轻扇动着，扇走了我心头的烦乱。
我曾喜爱过汹汹大海怒吼的狂澜；
而你的低语，柔美有如姊姊的轻唤，
责怪我何以这般偏爱暴烈与森严……

从这种平静的心情中，他想念着故乡的姊姊。在 1816 年 9 月 8 日所写的信中，他说：

“听说 B 夫人（指拜伦夫人）很关切姊姊，——唔——可是她对我们哪一个的关切也不会受上帝责怪的。……前些时听说她病了，很担心；后来知道好了些，便安心了。我么？我很健康。有时候不大行，精神大抵却是好的。但是——她——不，还是那个分居把我的心捣毁了。我觉得好像心脏被人踩烂了一样，一生也不能治好这伤痕了。可是，再努力看看吧。……后来听说有些关于我的流言。其实，那些都是假的。情人只有一个。请不要骂我。实在没有办法。因为她是远从八百里外找来的呢。可是已经回去了。我没有爱她。我已经不能够爱什么人了。”

由这里可以看出，安娜贝拉的事情使他伤心到什么程度。

雪莱已经在 8 月 29 日带着玛丽和克莱尔离开了日内瓦。克莱尔这时候已经怀有身孕。雪莱不忍看见拜伦对她的冷淡态度，便带着她们走了。

随后，听说霍布豪斯和戴维斯要来，拜伦心里很高兴。听够了关于神、关于女人的议论以后，来听听口吃的戴维斯的警句，会觉得很轻松。

9 月 17 日他写给姊姊的信中说：

“结什么婚，我是多么蠢呵——你也不大聪明——我最爱的姊姊。我们两个只有都不结婚才是幸福的——就是说，一个当老姑娘，一个当单身汉。”

这封信是戴维斯回伦敦的时候带去的。

霍布豪斯和戴维斯 8 月底来到日内瓦。

三个人好像回到了剑桥大学的往日。划船、爬山、逛街、访友等等，过了几天任性的日子。

四 诗剧《曼弗瑞德》

8月的一天，诗人马修·路易斯来看拜伦，他把歌德的《浮士德》译给拜伦听。

拜伦愕然了。

浮士德的疑惑不正是自己的疑惑么？魔鬼靡非斯托非勒斯的契约不是自己的契约么？而纯洁的玛格丽特的堕落不是也在自己身边发生过么？

过去一年中，望着内心的魔鬼过着日子的拜伦，这时头脑里陡然涌起一个伟大的想象。对着阿尔卑斯的峻岭，内心发酵的诗情，像洪水决堤泛滥于平原一样，从他的心里冲到了纸上。

他写成了他的不朽的诗剧《曼弗瑞德》。

曼弗瑞德是住在阿尔卑斯峻岭的城堡中的贵族。因为犯罪而熬受着啮骨的苦恼。他深闭在城楼顶上的一间房里，和天地诸灵交往，并获得了驱使妖魔鬼怪的力量。

他用这种秘术，从宇宙的各个角落召来了地灵、海灵、夜灵、山灵、风灵、星灵和空气之灵。

你们，无边的宇宙里的精灵！

我曾在黑暗和光明中将你们寻觅——

你们邀游在茫茫大地的周围，

你们居住在精微幽渺的元素里，

你们常在高不可攀的山峰上游憩，

大地和海洋的窟穴你们也熟悉——

我这篇咒文，有驱使你们的神力，

我凭它召唤你们：快来呀，听我的旨意！

曼弗瑞德向着天空呼唤着。不久，歌声在夜空里响起：

凡夫！我听从你的召令，

来自白云深处的宫廷；

它是曙光的气息所凝成，

夏天的夕照给它镀上黄金，

把苍郁的蔚蓝和明艳的朱红

互相糅混，建成了我的穹窿；

尽管你的请求也许窒碍难行，

我还是驾一缕星光从天降临，

向你那神奇的咒文俯首听命；

凡人！快把你心中愿望说明！

后来，逐渐从地底，从空间，从风中，从星辰的家乡，出现了各种精灵，催问他：“你对我们有什么要求？”曼弗瑞德只有一句话：“我要忘掉我心里的一切。”七个精灵齐声回答说：“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给你——臣民、王权，以及指挥四大五空的神力。但是，你所要求的‘忘却’——忘却自己的力量，却在我们的权限之外。”这是曼弗瑞德的苦恼，也就是拜伦的苦恼。他不能忘记可爱的姊姊。不能忘记从安娜贝拉受到的伤害。曼弗瑞德曾经纵身跃下阿尔卑斯的悬崖而被猎人救起，连死亡他也不能得到。他必须要一直凝视着自己内心的苦痛，而走完地上的生命路程。他去到大地和天空的神王那里，要求让他死去的妹妹阿斯塔特活过来再会。她的幻影出现了，只叫了一声“曼弗瑞德”，又消失了。她是被他杀死的——不是用手而是用心杀死

的。这样，他日夜苦恼着。在这简单的情节中，用热情奔放的笔致，描写出阿尔卑斯的暴风和崩雪，冰河和危崖等等。贯穿于整个诗剧的思想就是“自我”，就是曼瑞德的强烈个性。罪恶是我的罪恶，悲哀是我的悲哀，苦恼也是我的苦恼。而最后，古堡高楼上曼弗瑞德的死也是“我的死”。他拒绝了这时出现的老僧劝他忏悔以便进入天国的说教，更叱骂了魔鬼的欢迎。他对魔鬼说：“和你比起来，我的罪恶算得了什么？难道罪恶必须由另外的罪恶，由更大的罪犯来惩罚吗？”“只有我自己才能毁灭我自己。”这样说着，他便死去了。他不肯借助神力到天国去，也不肯把灵魂交给魔鬼到地狱去。到死还是独立独行的。

这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的死。直到最后也不和宇宙任何东西妥协的“自我”——自我的意志。

所以泰纳拿《曼弗瑞德》和歌德的《浮士德》比较说：

“像歌德所描写的人、神、自然的缤纷复杂的世界，不存在于拜伦的诗剧中。始终一贯地存在的只有拜伦自己。他看不见自身以外的任何东西。始终都是独白。

可是由于这些力量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他是多么伟大！比起曼弗瑞德来，浮士德是多么平庸和喋喋不休。在《浮士德》里面，除了看见人类之外，我们还看见什么？那只是辩论着的、战战兢兢地四处旋转着的、无所作为的、苦恼的人类的故事。他所干的只是诱惑少女，和一群浪荡儿在深夜饮酒喧闹。他的心意随时变动，他的思想只是梦和憧憬。缺乏特点，缺乏个性，始终是德国式的。比起他来，曼弗瑞德是多么男子气。他是男子气的，除了‘男子气’以外没有再好的评语了。……如果说歌德是普遍性的诗人的话，那么拜伦便是个性的诗人。一方面是德国民族天才的发挥，一方面是英国民族发现了它的代表者。”

泰纳并不是说拜伦比歌德更伟大。他说：

“英国人所发展的文明，只限于强力的意志和实际的能力。所以他们的力量只集中在抵抗和行动上，缺少纯粹的思索和客观的艺术。”

他还指出济慈和雪莱也缺少歌德的天才和教养。

我们知道，拜伦是以个性为中心的诗人。他的《曼弗瑞德》使歌德也欣赏说：

“我苦于找不到赞赏他的天才的言词。”

第二节 在意大利的陶醉

一 南国的魔力

南国在招手。

造成伟大罗马帝国的罗马人，是从北欧的冰雪中思慕着南方的阳光而南下的。

歌德也在《维廉·麦斯特》里面讴歌过：

意大利哟，意大利！

开着橄榄花的意大利！

假借恋爱的少女，唱出了住在冰天雪地的德国民族思慕光明温暖的南国的心情。

拜伦眷念南国有多久了？

他从地中海旅行回来后，住在浓雾中的伦敦，不到半年，魂梦又飞往南国去了。

像蓝靛一样青碧的海水，岸边耸立的橄榄和柠檬树林，飒飒吹过的薰风，像洪水一样洒布的阳光，而夜晚又是升上青空的明镜般的月亮，仿佛要缤纷洒落的满天星斗。

南国！

那是以色彩、声音、形态和感触等等，紧紧地逼迫我们官能的神秘力量。

南国它几乎原封不动地描摹出太古神话时代的梦一般的往日。唱歌的妖精住在喷泉底下，绘画之神栖宿在树梢，诗神在微风中飘过，恋爱女神在月光下徘徊，花的色泽里蕴藏着人生的悠久的欢悦，仿佛是人类灵魂的故里。

看见过一次南国的光明，体味过南国海洋的魔力的人，一定会再回到南国去。

拜伦住在伦敦的家里说：

“这么阴暗的冷天，不能写诗！我想再到阳光灿烂的地方去！”

他想念着意大利和希腊。

重游南国的机会，突然到来了。

但这是多么残酷的机会。他被妻子所弃，怀着一颗“被人踩烂了的心”，向思慕的南国奔去。好像受伤的鹿，找寻清水，喘息着奔向林荫小路一样，他现在继续着阴沉的绝望的冥想，打算从瑞士到南国去。

可是上苍是慈悲的，决不会让他承担他所无法忍受的痛苦。黑暗中也不忘记投下一线光明。

想逃避快要来临的寒冬而前往南国的拜伦。有好友霍布豪斯作伴。

清爽的湖畔的夏天，一到9月，就变成微凉的秋天了。到10月，阿尔卑斯山顶上积雪渐深，从山上吹下来的风已经带有雪意。怕冷的拜伦便催着霍布豪斯说：

“去吧！”

10月初，六匹马拖的拿破仑式马车，辘辘驶过了瑞士山路。两人之外只有一个忠实的仆人弗列查。讨厌的医生波里托里已经离开了。

来到积雪的辛普朗山间的时候，拜伦和霍布豪斯，照例想用小刀在岩壁上刻下名字，但是找不到岩壁，只有各在纸片上写下名字，藏在路旁的石下。

越过山顶，遥望展现在脚下的北意大利平原，和点缀在平原上的白墙屋舍，以及遍布在缓缓起伏的丘陵之上的葡萄田的时候，拜伦叫了起来：

“意大利！”

他们来到了北意大利的首府米兰。

这时候意大利受奥地利的统治，被分割成几个小国，臣服于外国的君主，呻吟在专制暴政重压之下。

拜伦的同情心，从进米兰城的那一天起，便倾注在为民族自由而磨剑战斗的爱国志士身上。这些自由战士们，组织秘密团体，进行推翻暴政的谋划。拜伦的诗，常常是民族独立和个人自由的进行曲。他来到意大利，对意大利爱国志士来说，是从天而降的巨大福音。而现在亲身接触到民族解放的实际运动，也对尔后拜伦的诗歌创作注进了一股生气勃勃的力量。

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欧洲大陆民众解放的象征，炎炎地像火柱一样燃烧起来，正是由于他曾经来到革命爆发前的意大利，接触了在痛苦穷困之中恶斗的爱国志士的热血之潮的缘故。

上苍的安排，命运的纽带，谁能以平常的思虑去忖度呢？

在米兰，拜伦会见了当过拿破仑秘书的德·别尔，听到了久已成为他的偶像的那位大英雄的许多逸事，他特别感兴趣的是关于拿破仑手下骁将涅元帅的故事。拿破仑失败后，他以叛逆的罪名被枪杀于巴黎。他的妻子来到米兰，叫石工在墓碑上刻下一句话：

“三十六年的光荣——一天的过失。”

11月4日，拜伦离开米兰。经过莎士比亚剧中闻名的维罗纳，再经过维琴察，到达港口的时候，小船已经在等待着了。

下了马车，上了绘画中那样的小船，拜伦闻着潮香，渡过碧水。

夕阳已经西沉，黄昏的暝色一刻一刻逼近水面和天空。温煦而潮润的轻风吹拂着面颊。经过一天的旅行而疲倦了的诗人，在摇篮般静静摇着的小船上，不觉睡着了。

夜渐渐深了。

突然响起的歌声惊忧了他的梦境。

小船现在停泊在大桥下。运河两岸，家家的窗口闪出灯光。水面发亮。小船的船夫唱着歌曲。

“黎阿尔托！”船夫说。

黎阿尔托大桥。

水都威尼斯！

二 水都威尼斯

幸福在威尼斯等待着拜伦。

就不是拜伦，到了威尼斯的人也没有不幸福的。

诗圣歌德说：

“威尼斯实在是难得的。对于我——对于讨厌说空话的我，长期的苦恼，空泛的名称，都不存在了。”

那是他 1786 年 9 月末初到威尼斯时所说的话。

水都威尼斯的名字引诱着全世界游子的幻想。

歌德还说：

“刚刚看见小船靠近我的船的时候，便回想起已经忘却了二十年的孩子时候的玩具。”

旅行记中写着：

“那不勒斯对于眼睛，罗马对于理念，佛罗伦萨对于灵魂，而威尼斯却对于人的官能紧紧逼迫着。”

拜伦到达这里的时候，这座城市荣华的日子已经过去三百年了”。从十二世纪到十五世纪的三百年间，它是东方各国和西欧各国进行贸易的中心，作为握有地中海海权的大共和国而威震全欧，每年的输出输入达到五千万的巨额，纯利达到二千万。当时的豪华情况，在这座岛上城市中还留有遗迹。

一百五十条运河，三百七十八座桥，装饰着圣马可广场四周的总统宫殿、大教堂、市政厅、商店等等。还有建筑在市内各处的像宫殿一样的富商第宅。驶过运河的小船的情趣。得天独厚的气候。用美妙的南国声音说话的意大利少女的光辉的眼睛。一切都是画、是诗、是音乐。

而且，没有英国那种伪善和传统习性的压制，人才能体味到生活的欢乐，八个大剧场。狂欢节的豪华，夜夜的跳舞会。

而且，他在这里不像在瑞士那样，有许多英国人从对岸用望远镜来窥探他的家。拜伦开始感觉到身心的自由。

11 月 25 日他写信给伦敦的墨瑞说：

“威尼斯正使我得到我所预期的欢悦。而我是预期得很多的。我爱小船里的昏暗的阳光。爱运河的沉默。市内的荒墟也不讨厌。况且狂欢节快要来了。……由于好奇心。我在学这个地方的方言。我感到完全的满足。现在他连“满足”也找到了。

12 月 18 日他写给奥古斯塔的信上说：“……此外，我和一个二十二岁的威尼斯女人相爱。她是结了婚的，我也同样——旨趣颇为相投。……她一点也不讨厌。我们是阿尔卑斯以南最幸福的一对——而且是不合法的夫妇。”这位二十二岁的女人，是他的房东布匹商人的妻子玛丽安娜。那时候意大利的风俗，结婚后妻子可以有一个情人。拜伦的这种行为，威尼斯人是不以为怪的。

在同一封信中，他又说：

“这一个月里，我心情平静，而且充满了爱。过去两年间那个几乎使我发狂的有道德的魔鬼米尔班克不断将我拷问所产生的痛苦，现在也不像以前那样折磨我了。”

这封信的末尾有“——诅咒加在她身上”的字样被涂掉了。像是奥古斯塔涂掉的。

南国的光明逐渐使曼弗瑞德厌人厌世的观念和缓下来。

他这时从奥地利士官手中买了四匹马（不是一匹而是四匹，这就是拜伦的作风），到威尼斯东面隔海相望的利德岛上，沿着海岸策马飞跑。亚得利亚海的风飒飒吹着马上的他的栗色头发。

他又把涂着青色的小船浮在水上悠游。到市上的亚美尼亚人的教堂去，帮助那个修士写亚美尼亚文文书。

圣马可广场很引起他的诗兴。

用大理石和托列加火山岩铺起的广场东面，有高耸天空的圣马可教堂，教堂门口立着四匹镀金的青铜马。在它右边的宏大的石造屋宇，是从前威尼斯共和国元首的宫殿。宫殿前三尺的高塔，是圣马可钟楼。

宫殿后面的运河上架着有名的“叹息桥”。死囚被从宫殿对岸的监狱带出来，绑赴刑场的时候，在这座桥上最后看一看人世。

拜伦得到当局的许可，在那座监狱的地下牢房里过了一夜，去体味囚犯的痛苦。

《哈罗德游记》第四章，是用这座叹息桥开头的。

我站在威尼斯的叹息桥上，一边是宫殿，一边是牢房。

在月明之夜，他请来歌喉嘹亮的船夫，叫他摇动着桨，唱起诗人塔索的杰作《耶路撒冷的收复》中的一段。这是威尼斯丧失独立以前船夫们人人爱唱的歌曲。

恰尔德·哈罗德唱道：

在威尼斯，塔索的歌曲已寂无声响，船夫们默默打桨，不再歌唱。

快乐的威尼斯生活怎样弛缓了他的心情，在他 12 月 24 日写给诗人托马斯·穆尔的长信内，很泼辣地表现出来：

你在干什么事情，

哦，托马斯·穆尔？

你在干什么事情，

哦，托马斯·穆尔？

是在唉声叹气，还是在献殷勤？

是在吟哦诗句，还是在求婚？

是在谈情说爱，还是在接吻？

是哪一样啊？托马斯·穆尔！

写这封信的第二天，就是南欧有名的狂欢节。全市都沉入欢乐境界。到了夜晚，街上化了装的人们，跳舞作乐，乘醉戏耍。随风飘荡的哄笑的声音，接吻的声音，管弦和歌唱的声音。这里，暂时把社会上严峻的戒律置诸脑后了。

从北欧的严峻社会走进南欧的和平大气中的拜伦，带着一个年轻的情人玛丽安娜，日夜沉溺在欢乐中，不知道时光的流转。

狂欢节已经来临，哦，托马斯·穆尔！

狂欢节已经来临，哦，托马斯·穆尔！

戴上面具，唱唱哼哼，笛音袅袅，鼓声咚咚，拿起吉他，乱弹一通，哦，托马斯·穆尔！

本来不大健康的他，熬过几夜就很疲乏，终于害了像疟疾一样的热病。从狂欢节到封斋节，他都在病床上。病中他写出《曼弗瑞德》第三幕。但是，墨瑞把这篇初稿退回来了，说是写得不好，要重写。他改写了几次，直到去

罗马才写成。

他的病意外地延长了。

到第二年春天，他还是躺在床上受着玛丽安娜的温柔看顾。

这时候在罗马发掘古坟的霍布豪斯劝他到温暖的罗马去。但是他在踌躇着。因为很希奇，他对玛丽安娜居然有点儿感情了。

可是，他还是决心到罗马去。因为想到要续写《哈罗德游记》，一定要用罗马做题材。

三 罗马

拜伦离开威尼斯来到费拉拉，去参观薄命诗人塔索被幽囚七年的地下室，做了一首《塔索的哀歌》。后来，又到了佛罗伦萨。

文艺复兴的中心地佛罗伦萨，总是激动人心的。善感的拜伦来访这历史名城，当然很受感动。他去探访但丁的遗迹，巡视与米开朗琪罗、马基雅维里、伽利略、拉斐尔等人有关的地方。

他去瞻仰这些伟大的葬地圣克罗采寺院，歌吟着：

在圣克罗采寺院的神圣公墓，
偃卧着使它更加神圣的尸骨；
这些遗灰本身便是不朽的神物；
除了往昔的记忆，一切化为虚无。
它们是崇高的巨人所遗留的渣屑，
而那些巨人早已沉入混沌的冥府。
米开朗琪罗和阿尔菲爱里都睡在此处；
灿如星斗的伽利略，连同他的苦楚；
马基雅维里也在这儿返回他出生的泥土。

这四颗心灵，像四大元素一样，
具有不断从事创造的威力；
意大利呵！时光老人曾经委屈了你，
在你的皇袍上划出下一万道裂隙；
但他过去不曾，今后也不会让其他地方
出现“从废墟里跃出天才”这样的奇迹；
你的废墟遗址仍然充满着神力，
这神力给它镀上金光，使它恢复生机；
你今天的卡诺瓦，和古代的大师们并肩而立！

他继续南行，去看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大败罗马军的特拉西米诺湖，回想着少年时代读过的尸山血海的故事。

他来到了罗马。

半颓的圆柱，仅留基石的宫殿遗址，纪念台的台基，坍塌的屋宇，只露出尖顶的大石，杂乱堆着的瓦砾，稀疏兀立的树木。

这便是罗马。

曾经向全世界发号施令的罗马。

这是庞培坐在大像拖的战车上奏凯班师的罗马。是恺撒在元老院威风凛凛、傲然屹立的罗马。

拜伦来到这个英雄之城，想起四千年的往事，感慨填膺，不能入睡。窗外夜枭的阵阵悲啼，仿佛也在哀悼罗马的衰败。

从人类的全部历史得出下一条教训：

一切都只是旧事的往复循环。

先是自由，然后是光荣，当光荣消隐，便是财富、邪恶、腐败，而归于野蛮。

浪漫主义者的他，站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想像着恺撒的雄才大略，诗情像喷泉一样在心头汹涌。

他差不多每天都骑马去游览罗马。不能如庞培那样骑象，也不能如西庇阿那样，牵着非洲狮子回来。但是，长鞭一振，扬起风尘驰过罗马皇宫的旧

址，他便心神俱旺，忘却了乡愁。

不久，他又想念着留在威尼斯的玛丽安娜。便写信给她，再回到威尼斯。

他在威尼斯郊外的拉·米拉写成了《哈罗德游记》第四章。从此以后，再没有写过这类的浪漫诗了。

新的天地将要在他的面前展开。第五章《堂·璜》的诞生。

第一节 身心的转向

一 意大利精神的影响

他回到威尼斯来的时候，已经是夏天。他害怕再发热病，便在郊外沿布林达河的小县拉·米拉租下房子。他在那儿住了五个月。

这时候，他拿钱给玛丽安娜的丈夫，雇她来管理家务。这样，在霍布豪斯的勉励之下，他写成了《哈罗德游记》第四章。第三章是在莱蒙湖畔，在雪莱的感化下写出的。文学评论家们把第三章推许为全书的压卷。诗人的天分对外来刺激特别敏感。他和雪莱相处的日子，深受那清纯明朗的人格感化，不知不觉便离开了俗境，优游于理想世界之中。而常识家霍布豪斯的感化又把他引回到现实世界中来。

现在，一个与雪莱、与霍布豪斯都不相同的巨大感化降临到拜伦身上。而且，最幸运的是，它发生在完成了《哈罗德游记》以后。

这期间，他的朋友道格拉斯·金奈德的哥哥金奈德勋爵到意大利来，把英国诗人弗雷尔写的新诗《僧侣和巨人》拿给他看。那是模仿意大利诗人浦尔契诗体的讽刺诗。

拜伦看了，便想起《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出版以后多年未写的讽刺诗。于是，他就以威尼斯的故事为题材，写了诗体故事《别波》。那是采用意大利诗风的讽刺诗。从这里，拜伦走进了他作为诗人的最重要的第二阶段。结果便产生了不朽的大作《堂·璜》。

当我们观察拜伦生涯的这一重要转折时期的时候，不妨暂时停下来看一看意大利生活和意大利精神给与他的影响。那正是使英国诗人拜伦变成伟大的世界诗人的原因，同时也是产生“人间拜伦”的原因（我们虽不是英国人，对此也深感兴趣，并受其影响）。

拜伦前次旅游地中海的时候，已经懂得意大利语和希腊语。来到威尼斯以后，意大利语的知识更加增进，而且时常阅读意大利的作品。其中对他影响较大的有三个诗人。

一个是卡斯蒂（1721—1803）。

拜伦在写《别波》以前，读过卡斯蒂的小品故事诗集四十八篇，他熟读到差不多能够暗诵的程度。那是假托着故事来攻击椰榆当时的政治和生活的。他和拜伦同样是一个叛逆者。

在心灵深处和他一脉相通的拜伦，看了这个集子很感动。特别是意大利诗人所有而拜伦所没有的那种南国人的平和。拜伦的愤怒像火一样，拜伦的憎恶像蛇一样，拜伦的咒骂像毒箭一样。他的讽刺诗代表作《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痛骂过骚塞和其他湖畔派诗人以及托马斯·穆尔，文字辛辣刺骨。因为他是生在英格兰、长在苏格兰的。沉痛、认真、直率，可是缺乏回头四顾、莞尔一笑的讽刺、反语和谐谑，缺乏用微笑致敌人于死命的功力。

他读卡斯蒂的小品故事诗，看见了那种淡然而笑，冷然揶揄，以平易淡泊的日常用语，像闲谈一样剖析深刻的人生问题的冷静风格。

不正面攻击而侧面取笑；不红脸愤恨社会的恶，而以三分鄙视伴着宽恕、不作高坛上的狮子吼，而用小茶室中闲谈式的手法。这是卡斯蒂所教给拜伦的。

把事件正面地、平面地描写出来，不要只是怒吼，而是把舞台里面的机关暴露出来，使人讪笑和怜悯人间的愚蠢。拜伦深深感到这是很有效果的。

所以他写《别波》，便努力用平静的闲谈般的态度，来揶揄人类和社会，而把他的真意留给读者去思索。

卡斯蒂的名篇《动物的宫廷和议会》这首政治讽刺长诗，教给拜伦攻击社会制度的新手法。他在《堂·璜》里面运用得十分出色。

尤其是卡斯蒂题为鞑靼诗的长篇诗体故事，对《堂·璜》的影响更大。堂·璜受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宠爱而变得神经衰弱的情形，差不多和鞑靼诗异曲同工。堂·璜》第七、八章“伊兹梅尔包围战”中表述的拜伦的反战论，表现出和卡斯蒂同样的意思。

在热爱自由和憎恨专制的感情方面，两人是共通的。不同的是，拜伦以英国人的大胆，自己正面攻击敌人；反之，卡斯蒂具有长期生活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专制制度下的人们的共同特点，没有正面同敌人作战的勇气，而且缺少拜伦那种英雄的气魄。

拜伦从卡斯蒂学到的秘诀，是跟着庄重而纯真的笔调之后，突然一落千丈，点出意想不到的笑谈，使读者痛切感到整个事情的滑稽意味。我们可以在《别波》尤其是堂·璜》中发现，受到意大利诗人的影响之后的拜伦的作品，已经不像《哈罗德游记》那样，读来读去，有着单调、平板、使人感到厌倦的缺点。他学会了把愤怒和欢笑，憎恨和同情巧妙地交错起来展开在读者面前的手法。

受到卡斯蒂影响的拜伦，不得不进而趋向意大利讽刺诗的鼻祖浦尔契（1432——1484）。

浦尔契是聚集在佛罗伦萨宫廷里的许多文学家之一。他的长诗，是用来娱乐君主和宫人的作品。但是在技巧上超出俗流，对拜伦的作风有很大的影响。他使得拜伦缓和了对人生、对敌人的窒息的直率，在讽刺诗中混进三分幽默和游戏态度，加上一点宽容和温情。

从此以后，拜伦的讽刺诗便摆脱了向来的褊狭和激烈，加进了同情和明朗，增加了普遍性，从而产生了超越民族、超越时代的不朽的价值。

第三个是勃尼（1496——1535）。他的流利典雅的诗体，使拜伦的诗风变得更加瑰丽丰艳，这才产生了《堂·璜》那样宏传的篇章。

总之，意大利作家以他们的明朗、和平、同情、幽默，缓和了拜伦秋霜烈日般的直率，使他那北国的褊狭胸怀扩展了。用反语代替痛骂，手揶揄代替憎恶，用自由自在的闲谈趣味去代替形式主义，用千变万化的插话去代替平板和单调，用劳动人民的俗语和比喻去代替大道理的说教，用广泛的人类爱去代替英国至上主义。

在他天生的英雄气魄之上，又加上了南国的温情。在加尔文教的严峻之外，又加上了古代希腊的宽容。与他的年龄增长的同时，他在艺术上也逐渐走进浑然圆熟的境地。哈尔德·哈罗德死去了，堂·璜生长起来了。

但是，风格的变化，不是仅仅从读书和思索得来的。为着天才的圆熟和扩展，他必须通过种种人生阅历。

现在再回到故事本身，来看他在威尼斯的生活。

二 家住运河边

在拉·米拉隐居了五个月，拜伦又怀恋都市的灯光霍布豪斯在一月底走了。玛丽安娜逐渐现出贪欲的本性而失掉他的宠爱，已经走开了。拜伦的健康恢复了。写作也已经告一段落。

再加以囊中饱满起来了。

他现在有着剩余的钱了。《哈罗德游记》的版税一章有一千镑以上。分居的条件之一是：安娜贝拉每年的收入中在五百镑属于拜伦，加上纽斯台德寺院和园地卖掉了，有九万四千五百镑。

意大利物价便宜。拜伦成了意大利有数的富豪。

他在运河边上租下一套大房子，叫做莫哲尼哥公馆。由圣马可坐船到大运河去游览的客人，会看见不远处右边三层楼的石造房子吧。名称相同的三套房子的第三家是拜伦的住处。他以每年四千八百法郎的价钱租下了这套房他是怎样生活的呢？

他有一个从英国跟来的忠仆弗列查。前次他跟主人到地中海旅行的时候，带着英国人的癖性，不论什么，凡是和英国不同的他都讨厌，害得拜伦非常麻烦。这一次旅行，他却完全习惯了异国情趣，和主人一样安享意大利生活了。拜伦的信里常常戏称他为“博学的弗列查”、“哲学家弗列查”。

在这个家里，现在还有一个奇怪的人。那是女的，二十二岁的玛格丽达。关于她，有一段有趣的传闻。

在拉·米拉的时候，拜伦和霍布豪斯骑马到乡下去，看见路边的许多乡下人中间有两个美丽的姑娘。一个便是玛格丽达。拜伦说要同她约会。她含笑说：

“约会也可以。不过我的丈夫是个做面包的，是个很凶的人呵！”

拜伦不会因此而退缩的。

他给她一点钱便征服了她。她没有学识，目不识丁。像野兽一般原始的女性。拜伦觉得很有趣。

那时候，玛丽安娜还在拜伦的家里。她听见说拜伦骑的马，近来夜间常在某个乡下人家外面嘶叫。

玛丽安娜红涨起眼睛去搜寻她的情敌的住处。知道地点以后，便像大风一样汹汹跑去。和那个乡下姑娘打架、玛丽安娜瞧不起乡下人，对玛格丽达破口大骂。

玛格丽达把意大利女人用的白布头巾解开，转过身来盯住对方说：

“我不是他的太太，你也不是他的太太。我是他的情妇，你也不过是他的情妇。我的男人当王八，你的男人也当王八。你有什么资格来骂我？”

发了这样一通议论，她便意气扬扬地走开了。

玛丽安娜回到家里，想和拜伦吵一架，但又觉得自己理不直气不壮。

不久她便走了。

拜伦搬到莫哲尼哥公馆不久，有一天晚上，仆人说有个女人来会他。他跑到大门口一看，玛格丽达坐在那里。不论怎么安慰她、哄她。她都不肯再回到自己丈夫那里去。

对方硬挤到自己家里来的时候，拜伦照例骂一通。过后也只好任由她了。所以那天晚上玛格丽达便没有回家。

从此，她就盘据在拜伦家里。骂别的女仆，拆开拜伦的信件等等，使得拜伦十分头痛。

还有一个住在这里的，是拜伦新雇的小艇船夫丁特。丁特是留着漂亮八字胡须的大汉，手段也高明，是勾引女人的好手。后来拜伦死后，迪斯累里旅行地中海，遇见他。把他带回英国去了。

拜伦在家里养着各种动物。养牛头狗。养猴子。养关在槛里的狼和锁着的狐。养鹅和鹦鹉。养猫。养马。后来还弄到了三只孔雀。这些动物日夜叫着。

还有克莱尔 1818 年*1 月 12 日在英国生下的拜伦的女儿阿列格拉也住在这里。那是由雪莱带来交给他的。

真是一个大家庭。

住在靠运河交通的威尼斯，必须有小船。拜伦买了船，涂上青色和白色，系在屋后石级的旁边。一出门便由八字胡须的丁特划出去。

家庭有了，钱也有了。而意大利语也纯熟了。

这时候，拜伦开始了一生中最放纵的游荡日子。他凭着钱，在市上风雅茶亭里招集美人来宴会。这是躲过可怕的玛格丽达的眼睛来玩的。

拜伦脱离了英国严格的环境，在这除了英国领事霍普纳夫妇之外再没有人注意他的异乡，觉得完全解放了。威尼斯也正是最能吸引这个富有的贵公子的地方。*应为 1817 年。——编者

那也是他的可怜的避难处。他被妻子所抛弃，怀着一颗“被人踩烂了的心”，曾经在瑞士的山中独自度过了一段忧郁的日子。

在他逗留瑞士的末期，感觉到姊姊奥古丝塔的书信逐渐稀疏了。而且那些很少的来信也是简短而冷淡的。和以前的奥古丝塔不同，现在她在信里专门讲些宗教之类的话。

在瑞士的拜伦像曼弗瑞德一样为这件事苦恼着。几次写信去寻求解释，奥古丝塔也不理。只一味的冷淡。

这是因为在拜伦所不知道的世界里，进行着一项重大阴谋的缘故。

安娜贝拉以前对拜伦的热爱，现在变成了激烈的愤怒。她决心要斩断拜伦心中最后的希望。她认为这是自己对神灵的重大义务。那就是要离间拜伦和奥古丝塔。安娜贝拉所最害怕的是，奥古丝塔因为丈夫穷困、缺衣少食而到拜伦那里去。而另一方面，拜伦也很可能叫她到外国去。她对自己的良心说：所以要阻止这件事情，是对神、对人的义务。她用她那数学的头脑精密地计划过。她先尽力拉拢奥古丝塔。利用她的善良，要她发誓凡是和拜伦的来往信件都要受安娜贝拉的检查；而且使她相信：这是拯救拜伦灵魂的唯一途径。

为着这件事情，安娜贝拉又请了一个帮忙的。就是奥古丝塔的好友威廉夫人。安娜贝拉把奥古丝塔和拜伦的关系对她说明，并且说明离间他们两人的道德上的根据。威廉夫人也和安娜贝拉一样，是一个理念胜过人情的女人。她对于拜伦的失德觉得很愤怒。而且非常高兴和安娜贝拉一道拆开他们姊弟俩。当然她也和安娜贝拉一样，对自己良心说明这是对神的重大义务。

因此，拜伦寄来的信，奥古丝塔都给安娜贝拉看，又听从她的意见寄给他冷淡的回信。

很难想象，这给拜伦带来了多大的痛苦。而拜伦一点也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他一直到死，也不明白姊姊对他冷淡的原因。

被妻子抛弃，连最爱的姊姊的慰藉也得不到了，只好在威尼斯醉心于意大利文学，而且欣赏身边的不像北国那样严峻的南国少女。

现在，寂寞驱使他沉入放荡的生活。

这一个放荡时期，使他摆脱掉曼弗瑞德式的绝望，转成《别波》式的明朗，而最后转到《堂·璜》式的人生批判。

三 泪中的笑

但是拜伦放荡日子并不长久。第二年秋天，他的健康又衰退下来。他赶掉玛格丽达。起初，她用短刀来刺自己，后来又跳到运河里想自杀，被经过的船夫救起来。

1818年4月6日，拜伦所敬重的墨尔本夫人在英国死了。讣告来到意大利的时候，他感到异常悲哀。他写信给墨瑞说：

“夫人是我所认识的一切女性中——不问老少——最善良、最亲切和最有能力的人。我已经饱尝人生的悲苦，所以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只有超越于痛苦之上的麻痹感觉——恰像手臂或头部挨了重重的一击那样。这么一来，联系英国和我的纽带又减少一根了。”

他表面装作冷淡无情的样子，实际上却是个感情热烈的人。所以，有时候像母亲，有时候像恋人，有时候又像师长一样温和贤良地引导他的墨尔本夫人死去。对他是很大的打击。

雪莱曾经两次来到拜伦运河边的家里。“堂·璜”和“花的精灵”的人生距离越来越远了。

那年12月，律师汉森带着儿子来看拜伦。

“呀，这么远来了呢！”说着，拜伦的两眼注满了泪水。

他寻根究底地询问伦敦的来人。汉森是为着要他在卖纽斯台德的契约上盖章而来的。卖得的这笔钱，付给了汉森的报酬，还了债，再交给拜伦夫人六万六千镑，就一点也不剩了。只有给夫人这笔钱的利息，每年三千三百镑，拜伦是可以自由使用的。而且，离开英国以后的两年中间，他从墨瑞拿到的版税已经超过七千镑。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的诗的名气。

现在他是意大利最富有的一个。他很高兴地笑着对金奈德说：

“金钱给人权力和快乐，所以我喜欢它。”可是，后来的事实却更加证明了他对金钱的满不在汉森看见拜伦的时候，大吃一惊。还不到三十岁的人已经有了白发。脸上失掉了那种乳白色玻璃般的颜色，苍白、浮肿，没有血色。秀丽的钢琴家一样的手给脂肪充塞得肥圆了。他自己也深深感到青春的飞逝。他在那时候写的《堂·璜》第一章里面，叹息说：

如今，三十岁，我头发已经灰白，
（到了四十岁，谁知是什么模样？
前几天，我想过戴一头假发——）
我的心灵也同样老迈苍苍；
五月间我就把夏天全部耗尽，
再也打不起精神搬弄舌剑唇枪；
我的生命用完了，连本带利，
我的精神再不能自命为所向无敌。

堂·璜歌唱说：

完了，完了，我心中再也没有
像早晨的露珠一样清新的朝气，
它能使我们摄取一切可爱的情景，
酿造出优美新鲜的柔情蜜意；
我谈情说爱的日子已一去不返；

少女也好，妇人也好，寡妇更不消说，她们的魅力再不能将我魅惑，我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生活。

.....

心灵的情投意合已没有指望。

就连葡萄美酒也不让我多喝；

可是是一个好绅士总得有点嗜好，

我想，我今后只有贪恋金银财宝。

他这样打趣着自己，也是嘲弄着英国贵族满口道德教化、实际只看重金钱的虚伪习气。他唱道：

在“欢乐”与“哀愁”两位尊神的神龛面前，

击碎了“雄心”——我原先崇奉的偶像；

那两位尊神给我留下不少纪念品，

让我闲暇的时候对着它们痴情回想；

如今，正像那修道士培根所造的黄铜人头，

我已说完：“时间正好”；“时间刚过”；“时间已流走”。

叹息了在欢乐和哀愁中浪掷的青年岁月，他又写下了几行流传千古的文字：

“名声”到头来是什么？那只不过是

在一张什么纸上占一小角地盘；

有人把它比作攀登山峰，它的顶端

像所有的山峰一样，被云雾遮掩；

就为了这个，人们写呀，说呀，训诫呀，

英雄们拚命厮杀，诗人琢句到更深夜半，

好等此身化为尘土时，可以捞得上一个名儿，一幅蹩脚肖像，和更难看的半身雕像。

世务活动的社会中，诗文创作的世界上，人生究竟算什么？历史的空名，街头的铜像，想来都是一场梦，可笑又可怜。

所以堂·璜安慰自己说：

我这人喜欢探究人生哲理，

常常用这些活儿宽慰自己：

“古往今来，万物有生必有死，

生命有如草芥，等着死神割刈；

你的青春岁月过得还算差不离，

即使再活一遍，也还会一命归西——

感谢你的命星吧，情况不算太糟，

还是读你的《圣经》，看管好你的钱包。”

这就是他的彻悟。

他被宿命观支配着。但是，在赤红的南国阳光下，他下再像曼弗瑞德那样痛恨人生，只是寂寞地在眼泪中微笑着。

四 滑脚落水

恢复健康后，堂·璜又回到了春天。

赶开了玛格丽达，他家里恢复了久违的和平。他安安静静地写《堂·璜》第二章。1819年4月初，才写完寄给墨瑞。

4月6日给墨瑞的信，写着“另邮寄上原稿”。并且说：“如果删改或省略掉稿中的某些部分，我是不答应的。我会像刺猬一样战斗的。……你和福斯科洛（意大利诗人，久住伦敦）叫我写‘伟大作品’吗？大概是指历史剧或者类似的金字塔吧？算了吧，我很讨厌工作。还说什么‘花七八年时间’呢。老天爷只要再给我三个月的生命就算不了不起了，何况几年？把一年的时间用来流汗做诗，还不如去挖壕沟更有益处。

“《哈罗德游记》终究不能使你满意么？尊贵的作品，你不是已经出版了不少了吗？出一本像人样的东西不好吗？……你希望长篇的？好，那么就《堂·璜》写到五十章。”

同年5月18日写给墨瑞的信也很有趣。

“现在写这封信的时间是凌晨两点半钟。说实话，夜间做了一件失策的事情。因为有约会，便在约定的时间之前一个半小时出发。对方是未婚的威尼斯少女——贵族的女儿。我失脚滑到运河里去了，全身透湿，但是迟到了又很不好，便那样去了，湿淋淋地坐在露台上。现在刚回来换了睡衣。

“想上小船的时候一滑脚（此地人家的台阶都是湿漉漉的），便像鲤鱼一样‘扑通’下水了。像托莱顿（希腊神话中住在海底的神）一样滴沥着水到人鱼家去，爬上窗格子。……冬天时候，这女孩子的父亲听说她和我来往，大发雷霆，叫教士和警官到我这里来，又把女儿锁在一间房里。但是近来这位父亲病了，哥哥去了米兰，母亲时常打瞌睡，仆人们又都是她一党，而且近来没有月光，所以，又相会了。她的年龄是十八。

“可是她叫我和我那搞数学的妻子离婚。我告诉她，按英国的法律，除了妻子不贞以外不能离婚。她就说，你出国三年了，还相信她吗？我又告诉她，这类幽会在英国是不很流行的。她又问，不能想法子处理你的太太么？我说，除了分居之外没有别的法子。我问她，难道你想叫我毒死她么——怎么，你想这会是真的么？——她却默不作声了。”

可是这时候，他发生了新的真正的恋爱。

第二节 随身骑士

一 特瑞萨·归齐奥利

作为瑞士山中隐逸生活的反面，饱尝了威尼斯的放荡生活之后，拜伦渐渐恢复了身心的均衡，同时也就回归到自己本来的性情了。那就是要求有教养的女性的慰藉和鼓励的心情。

离开了奥古斯塔，死了墨尔本夫人，他以野兽一样自然的意大利女性作对手，逐渐感到了荒凉寂寞。像霍布豪斯说的“本来是性情优美亲切的人”的他，没有可以倾诉他的爱情的对手，是不能过日子的。

这时候，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年轻美丽的女性。她对他尔后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那是怎样的女人呢？先让拜伦自己说吧。

1819年4月24日，他写给伦敦友人道格拉斯·金奈德的信说：

“从上月以来，我跟拉文纳的一位伯爵夫人——丈夫是六十岁的归齐奥利伯爵——恋爱上了。她今年二十岁。（按：这是拜伦弄错了，她那时实际只有十七岁。*）叫她像旭日一样艳丽，像中午一样温暖。而且她年轻。”* 鹤见祐辅也弄错了。特瑞萨·归齐奥利生于1800年，这时是十九岁。——编者她是拉文纳贵族的女儿，十六岁以前在修道院受教育，出来后嫁给六十岁的富翁。这当然是没有爱情的婚姻。

意大利的风俗，女人结婚满一年以后可以有一个情人。于是，她在婚后一年之内规规矩矩。正在这一年将满未满的时候，忽然遇见了拜伦。

后来她在六十六岁写的《回忆拜伦勋爵》里面，说到他们初次会见的印象。

“那天晚上我十分疲倦了，只是为了对丈夫的义务而出席那场宴会。但是，来到宴会上的拜伦勋爵的高贵而优美的容貌，他的声音、举动，以及他周身发出的种种魅力，超过了我所见过的一切人，他当然会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威尼斯社交界女王白梭尼伯爵夫人的会客厅内。

拜伦已经不是初次见她。他曾经出席她结婚后第三天的宴会，很被她的美貌所引动。但是因为新婚诸事忙迫，她那次却没有留心到他。

这次，快要走出会客厅的时候，她和走近来的拜伦握手，在他手上留下一张小纸条。他回到家里悄悄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下次会见的的时间和地点。从此以后，她每天都会见拜伦。

她那大理石一样莹白的两颊，略带栗色的金发弯成大大的涡卷，雪白的牙齿，年轻的体态，身材稍矮，但是发育得很好的胸部高耸着。

在修道院受过认真教育的她，法语和本国语一样熟悉。读书很多，会作诗，善于引用拉丁语的历史，能绘画。而且有着南国人的热情。

她并不轻易地委身给拜伦。

在这个国度里，结婚只是例行公事，而选择情人却要采取很慎重的态度。拜伦写信给朋友说：

“南国人的恋爱，不像北国人那样无聊、冷淡、可有可无。而是他们一生性命攸关的一件大事。是绝对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事情。所以把女人叫做“恋爱的动物”是正确的。他们——特别是罗马人——为恋爱可以舍掉性命。他们比北国人更早懂得恋爱，而且热情比北国人持续得更长久。”

特瑞萨选定丈夫的时候，轻快地立即承诺了，因为丈夫是给她以自由的人。但是她选择“随身骑士”，却要经过充分的研究和考验。她不是一时的

轻举妄动，而是在寻求一个永久的爱人。

现在拜伦便经受着这位美丽而任性的少女的充分考验。他一向施之于女性的，现在轮到女性来即以其道还治其身了。

特瑞萨首先要拜伦发誓终生不离开意大利。这在拜伦并不是什么难事。他早就对好友罗杰斯说过：

“威尼斯比意大利任何城市都美。我将终身住在这里。”

另一件是特瑞萨要和他约定：她不论到什么地方，他都要跟着。这却使拜伦悲哀了。他写信告诉霍布豪斯说：“我现在大大地抱着希望。是希望啊。她说，先和我一起到拉文纳，再到博洛尼亚。如果确定了也还好，但还只是希望呀。如果她半途推开了我，我便失败了。那样的话，我还能在这个地方见人么？”特瑞萨想在收下这位“随身骑士”之前，先要他接受她的条件。拜伦的信还说：“顶困难的是这位少妇在人前一点也不顾忌。日前在白梭尼伯爵夫人的会客厅里，当着许多人面前，却大声叫‘我的拜伦’。室内的女人们都停止说话，各自对自己的情人咬耳朵。真叫我为难了。”这是“堂·璜”和女人打交道第一次感到为难。返回拉文纳之前几天，她才委身给拜伦。可是第二天便在交际场中大声说出来。这可使她的丈夫烦恼了。虽然是全国公认的风俗，但这么夸张地传播出去，也使得六十一岁的丈夫没有立足之地了。幸而到了夏天，伯爵夫妇离开了威尼斯。他带着年轻的妻子，匆匆地离开威尼斯，离开拜伦回家了。她随着丈夫到家不久就生病了，她声言拜伦不来病不会好。拜伦也没有办法，既然做了“随身骑士”，已经没有法子避开。他离开潮风飒飒、凉爽宜人的威尼斯，南行到尘埃扑面；暑热逼人的拉文纳。这儿离开博洛尼亚只有五十二英里，北面有港湾，东西是控制亚得里亚海的海港，从前是罗马帝国海军根据地之一，后来填平海岸，植松造林，更增添了风景的美丽。威尼斯的人口约在十万与二十万之间，而拉文纳却是只有两三万人口的闲静小城市。从古以来，都是天主教大僧正的居住地，拜伦到那儿的时候，它是罗马教皇的领地。

拉文纳的古式建筑和狭小的旧街路，很刺激了拜伦的艺术心灵。诗圣但丁曾被放逐于此地，他的遗骨也埋在这里。在填海而成的松林地带，海风飒飒策马飞奔，松籁与潮音相应和，紧迫着他的官能。

他在小旅馆中接到特瑞萨丈夫的邀请，才去访她。那是一座中世纪式的灰色大公馆。主人是这地方首屈一指的富豪，归齐奥利公馆很使他高兴。病中的特瑞萨，丰姿更娇美了。她在咳嗽，患的是呼吸道疾病。拜伦从威尼斯把自己熟悉的医生请来。医生说她的病势相当重，劝她继续疗养。疗养的方法便是拜伦每天侍候在身边。

特瑞萨在爱人的看护下，慢慢好起来了。终于可以和他骑马一同冲进森林。

她是个热心的天主教信徒。和拜伦一道策马而行的时候，到了黄昏，远远的教堂里响起了晚祷的钟声，她便叫拜伦停下马来默祷。他觉得：温柔的少女骑在马上，在清朗的天空传来的钟声里，凝神闭目祈祷的姿态特别美妙迷人。

堂·璜歌唱说：

祝福马利亚！这是祈祷的时辰！

祝福马利亚！这是恋爱的时刻！

祝福马利亚！请允许我们的灵魂瞻仰你和你那圣子的精魄！

祝福马利亚！在那神鸽的翼下，你两眼低垂，那样端凝的美色！

虽然只是画像，却和偶像不同，——

请破框而出吧，你那样栩栩如生！

比起爱讲道理的新教来，神秘的天主教还比较容易吸引拜伦。慧眼的司各特在伦敦已经说过，能够镇静拜伦灵魂的东西，将是天主教的仪式。

特瑞萨一天胜过一天地渗入拜伦的灵魂。她以柔弱的南国音调，说着美好的意大利语。比起本国语来，对外国语较为偏爱而有兴趣，这是人之常情。在本国语里显得很平凡的东西，在外国语里便觉得逸韵悠然。特瑞萨是外国人，有许多异国情趣，这大约正是她能激发拜伦的浪漫想象的一个原因。

但是，更重大的理由在于：她不是讲大道理的、爱批评的、自我中心的女人。她是纯真的、无私的、而且诗趣横溢的。像柔和的春风一样，镇静了他那躁急的神经。恰像奥古丝塔、墨尔本夫人一样。

而安娜贝拉、卡罗琳都只能使他焦躁，使他冷酷，甚至使他发狂般的残忍。他不能忍耐接近他身边的装伶俐爱批评的女人。而期待优美的、柔和的、纯真的、无私的女人。把人的一言一动都像数学公式一样井然罗列起来，对着理论的明镜加以批判，那就使得他发怒到想把手边的东西掷下地去。当碰见那种把人的行动都当作神的意志，连自身的利己心、憎恶心甚至妒忌心都想用神的名义来加以神圣化的女人，他便生气到总想折磨她，折磨到使她哭泣。所以他折磨卡罗琳，折磨克莱尔，又虐待安娜贝拉。所以他在墨尔本夫人面前像小羊一样顺从，在奥古丝塔面前像孩子一样没是非。他的忠仆弗列查对人说：“再没有像我们主人那么容易对付的人。不会对付主人的，在世上只有我们太太一个。”为什么夫人总是要使主人发怒呢？头脑简单的弗列查怎么也弄不明白。现在来到意大利，拜伦才发现了镇静自己的女性。他十三岁的时候，母亲曾经请一位有名的女巫占卜他的未来。那女巫说他将结婚两次，而第二次的夫人是外国人。拜伦现在深切地记起那些话来了。特瑞萨像梦一样地热恋着拜伦。意大利的女人，不会像英国女人那样理智地、客观地解剖批评男性。而是诗一样地在脑子里描绘着美丽的爱人。她把她幻想中的拜伦描绘在心中的绢帛上。世间独一无二的大诗人，热情的恋人，雕像似的美貌贵公子，这是她的拜伦，而且是唯唯诺诺听从她的命令的“随身骑士”。她把她的偶傍拜伦紧紧拥在胸前，心中充满爱情的幸福。

她的心情又反映在敏感的诗人的官能上，使年轻的、无忧无虑的拜伦队心底里苏醒起来了。

人间的关系像镜子。

自己的心映在对方，对方心上的自己的姿态又回映到自己的心上。所以，有着爱情和同情心的人，能使自己周围的人心底的爱情和同情心都苏醒过来。

在拉文纳这座古都里面，堂·璜是幸福了。

二 生之倦怠

不久，归齐奥利夫妇为了查看博洛尼亚的田产而离开拉文纳。第二天，“随身骑士”也跟着去了。归齐奥利伯爵在博洛尼亚的邸宅很大，他便租借了一部分来住下，还把克莱尔生的女儿阿列格拉也搬来往住在一起。

幸福使拜伦疲倦了。

他的内心，像驾怒涛、追巨鲸一样，充满着北欧渔人的冒险精神。只因为不幸而生长在秩序井然的英国，而且天生残疾，不能做军人又不能做政治家，空以诗篇来排遣胸中的气闷。这便是他可怜的生涯。不能用于功名和事业的精力没有发泄的地方，所以他便在游荡放纵的生活中消磨壮志。

在平静的家庭里与爱人喁喁低语，骑马，听歌剧，把鹅毛笔浸在墨水壶里，整理诗的韵脚等等，都不能使他得到充分的满足。

他现在倦于恋爱了。

三十一岁壮年男子的活动欲，涨痛着他的周身。

自己就这么倚着爱人的膝头，作诗到死么？

活动！活动！活动！

德摩斯梯尼的话在耳边响着。

但是，到哪里去？去做什么呢？

有一次他想：“到南美洲去吧。”

那时候，南美洲各国正在革命领袖玻利瓦尔领导下，反抗西班牙的统治，宣告独立，成立了几个新的共和国。报纸上刊登着欢迎新来移民的广告。

“我决意移居南美。像这样在意大利做男妾，拿着女人的扇子跟在后面，已经很厌烦了。我是喜欢女人的。但是意大利和土耳其正相反，在土耳其，男子有许多小妾，而意大利却是女子有许多男人。

“我已经疲倦了。我想祖国，想家，想做自由的市民。在欧罗巴已经没有自由。这是世界上最老朽的土地！”

他写信给墨瑞这么说，墨瑞担心起来，把信拿给霍布豪斯看。这位常识家置之不理，说：

“哈，孩子又发神经了么？哈哈，放心！想想他是不是能够到南美洲去陪丑女人吃坏饭食的人”哈哈。”

霍布豪斯总是把拜伦看作孩子，看作淘气的小家伙。拜伦听说后，骂一声“蠢材”，顺手把旁边的碟子打破了。

于是又毫无动静地忘记了南美洲，继续住在博洛尼亚。

现在，他在这座城市里找到了痛快的事情。

1815年拿破仑垮台以后，维也纳会议确定了反动的镇压政策。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压制民权、镇压革命的政策，支配着整个欧洲。而受压迫最深的便是意大利。

梅特涅曾经扬言：“意大利不过是一个地理名词。”实际上，当时并不存在意大利这个国家。只有那不勒斯王国，只有奥地利领地威尼斯和伦巴第。但是没有意大利国。

国家被这样分割，主权操纵在奥地利皇族利法国波旁家族手上。但是，人种是意大利种，语言是意大利语，而且历史，传统和习惯都是意大利的。

就是说，意大利民族，只剩下一颗叫做意大利的心脏，而这颗意大利心脏要求着自由的意大利。因此，在分裂成小邦的意大利各地，涌起了爱国革命运动。

没有言论自由，也缺少集会结社自由的他们，用秘密结社的方式组织起来。他们的手段是暗杀。他们所缺少的是金钱和武器。

拜伦是天生的叛逆者。他的一生献给了民族独立、民权主义（反对国内专制）、反对战争这三个崇高目标。

他来到意大利以后，十分同情这些爱国者的革命运动。滞留在博洛尼亚的时候，他加入那里的秘密革命团体，并且拿钱给他们，供给他们武器。后来被政府的侦探知道了。他就常常被监视，而且常常在危险中。

危险倒是使他高兴的。厌倦了“随身骑士”的单调生活，革命活动和危险倒是他求之不得的幸运。

几天后，到拉文纳去的伯爵夫妇又回到博洛尼亚来。特瑞萨说，这地方不适宜于自己的健康，要想回到威尼斯去。奇怪的伯爵答应了妻子的要求。但是他在拉文纳还有事情，便叫拜伦陪她去威尼斯。

一双爱侣光明正大地一道回威尼斯来。拜伦把自己还租着的拉·米拉寓所给她住，自己也住在那儿。

经常需要新鲜刺激的拜伦，倦于这种单调生活了。他所害怕的打哈欠又频频发作了。

这时候发生了他欢喜得跳起来的事件。

托马斯·穆尔来了。

托马斯·穆尔加入了因改革选举法运动而留名在历史上的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帮人，来意大利旅行。他离开他们、独自一人来到拉·米拉拜伦寓所，那时候是10月8日。

拜伦正在洗澡。“哲学家弗列查”走去报告：

“托马斯·穆尔先生来见！”

“真的吗？”他像小孩子一样喊起来。

看见从浴室出来的拜伦，托马斯·穆尔不觉怔住了。这就是我们的拜伦么？他愕然了。

拜伦听特瑞萨的话留起颊须，把头发留长，梳向后脑，发型像音乐家一样，全不像英国人了。使伦敦女人骚动的那种尊贵的风格完全没有了。他稍微胖了些，头发灰白了，有一种沉着圆熟的风度。《哈罗德游记》式的浪漫诗人消失了，变成《堂·璜》式的人生评论家了。拜伦介绍特瑞萨和他相识以后，就坐上小船到威尼斯来。由八字胡须的丁特划着桨。托马斯·穆尔很喜欢威尼斯。因为他喜欢，拜伦也跟着高兴了。就像在伦敦金奈德家里喝着白兰地纵情歌唱的时候一样。到了威尼斯的拜伦家，托马斯·穆尔轻快地走上台阶，拜伦从后面喊道：“不要走近狗身边！”真是样子可怕的猛犬。后面的拜伦又叫：“不要大意！猴子咬人！”“怎么，竟是个动物园呀！”托马斯·穆尔吃惊了。于是又介绍了乌鸦、鹅、狼、狐、猫、孔雀。用靴子踢开房门——因为找不到钥匙——，拜伦说：“喂，这是我的寝室。让你睡在这里。”这样，他每天从拉·米拉坐小船来和托马斯·穆尔度过白天。晚上一定要回特瑞萨那里去。托马斯·穆尔离开之前两天，拜伦从拉·米拉出来说：“喂，今天晚上准了我的假，不回去也成了。”他说着，完全像放暑假之前的小孩子一样高兴。

他们吃过晚餐看过歌剧后，又稍稍吃一点夜宵，再走到圣马可广场，喝着白兰地，滔滔不绝地说着，忘记了更深夜阑，广场的大钟已经是两点半了。

两人好不容易才站起身来，正是皓月当空的时候。他们满身浴着月光，环

游威尼斯市。托马斯·穆尔很高兴。

10月29日拜伦写信给霍布豪斯说：

“托马斯·穆尔来的时候，要是你也在这里就好啦。（是说在威尼斯，不是在拉·米拉。）玩得挺热闹呢，而且都喝醉了。那家伙竟讨厌起威尼斯来了，说它是悲哀的城市呢。”

托马斯·穆尔因为看见威尼斯的颓败而感到悲哀。而拜伦对纽斯台德或对威尼斯，却都喜欢那种颓败的残痕旧迹。

和托马斯·穆尔的别离，很有田园诗的清兴。

第二天早上，托马斯·穆尔到拉·米拉来告别。拜伦提着一个白色小皮袋说：

“喂，请把这个交给墨瑞。你大概不当它有三分钱价值的。”

“是什么？”

“是我一生的记录和各种冒险记。我活着的时候是不能出版的。可是，如果你喜欢——你自己收着也可以。随你的便吧。”

说着，拜伦便递给了他。

“哦，谢谢，这是给我的孩子汤姆的好遗产。他大概会发表它来震惊十九世纪末期的世界吧。”说完，托马斯·穆尔坐上车子。拜伦喊道：“带马！”他骑上马，和友人的车子并排行走。离开了城市，到了乡间，过河，爬山，离拉·米拉很远了，拜伦还是不想回头。

三 英国，还是拉文纳？

突然发生了大问题。他 1819 年写给墨瑞的信说：“归齐奥利伯爵到威尼斯来了。他向他的夫人提出了一份明文规定着条件的文书，那是关于她每天的作息时间和生活、行动的守则，要她严格遵守。可是夫人却顽强地不理他。这份守则的第一个前提，是要她和我断绝关系。现在他们还在争论中，双方都在和朋友们商量。结果怎样还不知道。”

伯爵认为特瑞萨公然和拜伦同居，违反了意大利的习惯，是不成的。如果和情人同居，便只有利丈夫分居了。而拜伦怎么样呢？他的信末附加了一段：“再者，这件事情正在或左或右快要决定的当儿。我不想加以干涉，但是事情的决定会使我发生重大变化。如果他们夫妇和好，那么，我将很快回伦敦。如果她决定和丈夫分居，那么我将带她到法国或美洲去，改名换姓，隐居乡间。这也许会使人惊怪，但是，处理这件麻烦事情是我的责任。她的身分家世不比我的逊色，所以我作为男子负有彻底帮助她的义务。而且她是个顶漂亮的人——你问托马斯·穆尔便知——还没有到二十一岁呢。”

特瑞萨曾经叫拜伦带她逃走。但是拜伦不肯。他说：“你这样做不打紧，留下父亲和妹妹们怎么办？妹妹们将来没有人肯娶他们的！”

特瑞萨终归和丈夫和好了。归齐奥利伯爵欢喜地流着泪向拜伦道谢，并相约不再提过去的事情。

拜伦也声言将来不再和她发生关系，而且表示自己打算离开意大利。

伯爵夫妇到拉文纳去后，拜伦传染了威尼斯的风土病（热病），连女儿、丁特和女仆部传染上了，不能离开意大利。特瑞萨又有信来了。她和丈夫和好，又来叫他到拉文纳去。

可是拜伦已经决定回英国，装好东西堆在船上了。女儿、仆人、乌鸦、猴子、狗，都上了船，只等拜伦来。到了船边的拜伦突然说：

“等到钟敲一点，我的刀和手枪还没上船的话，我就不去了。”

一点钟响。刀和手枪还没到。

他不回英国，而到拉文纳去了。

四 穿上绣花制服

拜伦来到拉文纳一看，形势又不同了。

特瑞萨当然高兴。伯爵也没有什么反感。特瑞萨的父兄也对他表示好意。

拜伦带着女儿，困在污浊的旅馆里的时候，归齐奥利伯爵说愿意把自己的邸宅租一部分给他。拜伦从威尼斯把家具搬来，借住在特瑞萨丈夫的象里。恰像法国文豪伏尔泰住在情人夏特列侯爵夫人家里一样。

病好了的特瑞萨，带着拜伦到各处去散步。她很高兴向别人显示她美貌的英国贵族情人。有一次去参加她伯父某侯爵)的夜会，她让拜伦穿上刺绣的制服，带着佩剑去。走到大厅的时候，她故意挽住拜伦的手臂进去。

不久，拜伦厌烦这种恋爱滋味了。他又和意大利革命党员有了关系。他加入了有名的烧炭党的秘密组织。这是 1820 年的时候。他们警告那不勒斯国王，要他公布宪法。拜伦叫仆人穿着制眼，带上肩章。警察来找麻烦的时候，他昂然回答说：

“我们家里，从 1066 年起，国王给予了用这种纹章的权利。”

他对仆人们说：

“谁要跑来都不妨，用枪打过去！”

他被推举为拉文纳烧炭党组织的领导人。他骑马出巡的时候，正在进行军事训练的党员，见到他便高呼“自由万岁！”向他敬礼。他在马上踌躇满志地答礼。

他从英国运来武器和弹药。在归齐奥利家里设置了军械库，储存了一百五十条枪。

于是，他成了当地政府所憎恨的目标。意大利出名的暗杀危险笼罩着他。常常有匿名信寄来，警告他不要外出。他却一个人骑马到附近森林里去，练习手枪。

最烦恼的是归齐奥利伯爵。他是当地的第一个富豪，所以很怕被政府注目。然而却在他自己家里藏匿着革命党的领导人。而且是自己妻子的情人。

于是，他又决意向特瑞萨提出，要她选择：是离开拜伦还是和自己分居。

特瑞萨爽朗地对丈夫说：

“在这么大的罗马涅区，只有我一个人不能有情人吗？”

拉文纳的民众是站在特瑞萨和拜伦一边的。因为伯爵被市民所憎厌，而拜伦时常救助贫民，在民众中间很有名声。

这次提出分居的，不是伯爵本人，却是特瑞萨的甘巴家提起的。那年 7 月*，罗马教皇正式宣告：归齐奥利伯爵与夫人分居。

分居以后，夫人回到娘家——甘巴家去。拜伦只好和特瑞萨分别。*应为 1820 年 6 月 12 日。——编者

五 到了三十三

拜伦自己也陷入了不安定的境遇。

由于社会习惯的不相同，他在英国的时候，妻子提出分居；而现在来到意大利，自己处在情人的地位，却使别人夫妇分居了。别人夫妇同居时，自己也一道住着；别人夫妇分居后，自己也不能同住了。可是，分居的原因是他，看来他应该每天去看望她、安慰她。他仍然住在她丈夫的邸宅中，而她的娘家在拉文纳郊外几英里，路很坏，冬天里满是积雪和泥泞，通行很困难。

他完全没办法了。他写信给姊姊说：

“我有生以来还没碰到过这样的事情。这该是最后一次了。”

冬天的长夜里，他写着日记。

“读书？读书做什么？除了所罗门王讲过的以外，不是谁也再没有饶舌地余地了么？……饭后喝酒，多半是葡萄酒。两个苹果放在桌上，没有吃。喂三只猫，和鹰，和驯良的乌鸦。”

又一天的日记：

“早上坐在炉边。等着信。后来，祝福马利亚的黄昏时刻到了。六封信，没有一封是从英国来的。非常生气。三十分钟内写好五封回信，都是简短凌乱的。”

又一天写着：

“乌鸦坏了一只脚——怎么弄的——大概是哪个家伙踩了罢”鹰倒很精神。猫变得很肥了，又很吵。猴子到了冬天会怎样，以前没见过，只怕会怕冷。马很高兴。等到天气好了，一定要骑出去跑跑……”他百无聊赖，一个人在宽大的房屋里度过漫长的冬季。他收到英国来信，听说霍布豪斯当选为议员，因为煽动民众被关进牢里，他不觉失笑了。想到霍布豪斯也坐牢，他觉得很有趣。他做了一首短诗，咏霍布豪斯坐牢的事：

霍比翁，你向愚民饶舌，

到头来怎样？

只剩下衣袋里的金表

没有被拿走，还安然无恙。

看见这首诗，霍布豪斯生气了。1821年1月22日是他的生日。他变得严肃起来。忧郁来到了他的心头。日记上面说：“明天满三十三了。想到活了这么久什么也没做，心头便沉重起来。我并不后悔我所做过的事情，只是怅恨着我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

在黑暗、肮脏的人生道路上，

磨磨蹭蹭地走过了三十三年。

这么些年月给我留下了什么？

什么也没有，只有三十三。

第二天他又写了送别1820年的墓志铭一类的东西。

同时他又急切地工作起来。他心里开了头的活动欲，又变成诗篇表现出来。

他听从特瑞萨的意见，中止了《堂·璜》的写作。因为她不喜欢这种俏皮的讽刺诗。他另写了诗剧《该隐》。

后来，他听说《该隐》在英国没有得到好评，他十分气愤。

他说：

“不再作诗了！要事业，要活动！”

什么活动？

革命！

他帮助意大利革命，自己也愿意死去。他喊着：

“死算什么？为了自由的意大利！”

他已经不是空想家。他具有可惊的常识和勇气。他告诉拉文纳的革命党员说，应该采用分散战术。没有训练的、人数很多的军队，要获得胜利，只有分散政府军的兵力。他知道：和有训练的集团军作战是一定要失败的。

革命党员没有听他的话，失败了。

这样一来，政府把甘巴一家赶出了拉文纳。

因为不能惩治英国贵族拜伦，他们以为赶走甘巴一家人，拜伦也会跟着走了。

甘巴家是走了。

拜伦正在去向不定的时候，收到一封信。

雪莱的信。

他的生活又来了一个转机。

第三节 临近黄昏

一 与鹅同车

8月6日，雪莱到了。

和雪莱一起，诗的气氛再次回到拜伦的身边。上苍用那看不见的巨手进行着宏大计划。

由于特瑞萨的反对，《堂·璜》几乎有夭折的危险。

那么，使歌德惊叹“拜伦是十九世纪最伟大天才”的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就不会出现在世间了。

幸好，雪莱到了。他对妻子玛丽说：

“拜伦勋爵完全恢复了健康。他过着和威尼斯时期完全不同的生活。”

他吃惊于拜伦的身心都向上的情形。他曾经两次到威尼斯探访拜伦，两次都失望而去。他的妻子玛丽甚至对拜伦感到轻蔑。

他是应克莱尔的请求，为交托女儿阿列格拉的事情，几次来访拜伦。拜伦固执地不肯再见克莱尔。

几天后，雪莱又写信给妻子：

“在一切方面，拜伦勋爵都显出了进步：不论是天才方面，气性方面，道德观方面，健康方面，幸福方面。和归齐奥利夫人的关系对他有极大的好处。……他曾经有过无节制的热情，现在像是克服了。他现在成了——他是应该如此的——一个有德性的人了。他对意大利政治的兴趣，他为此而从事的活动，是不宜于写在信上的，但是，你如果知道了，一定也会满意。……他把未发表的《堂·璜》读了几篇给我听。非常美好。那不仅使他置身于当代诗人之上——不，还要更高些。每一句都有不朽的价值。”

天才认识天才。

由于歌德和雪莱，我们才知道拜伦的诗才是怎样的超凡。

歌德是在《堂·璜》发表以后读到的，而雪莱是认出了决要扔进废麓的作品的价值，并鼓励拜伦继续写下去。

拜伦过去的苦恼，在威尼斯的放荡，以及多年的读书和冥想，都是为产生这一部伟大作品作准备的。而雪莱的到来则是画龙点睛。

雪莱看见了拜伦家里的各种动物。这时候，拜伦除了养马以外，还养着五只孔雀、三只非洲鸡、埃及乌鸦、几只猴子、猫、狗和鹰等等。这些动物成天吵着，叫唤着。

雪莱应拜伦的请求，写信给未见过面的特瑞萨，劝阻她想移居瑞士的念头，劝她去比萨。因为瑞士很冷，而且住着许多英国人，他们常用望远镜来窥探拜伦的家，所以拜伦不喜欢去。

特瑞萨爽快地答应了雪莱。

“感谢你的亲切。现在还有一个希望，就是请求你不要比拜伦先离开拉文纳。”

她以恋人的真情，看穿了拜伦的脾气。恐怕丢下他一个人，他又会发生什么事了。所以她像落在水里的人拉住稻草一样地拉住雪莱。

可是雪莱不能丢下玛丽，自己安闲地留在拉文纳。因为拜伦还没有一点想动身的意思。

雪莱终于到比萨去了，那个以斜塔闻名的比萨。

不久，特瑞萨也由父母带着，来到比萨。看到玛丽为拜伦租的房子，她很欢喜。她和玛丽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可是拜伦还没有动。

一夕～离开拉文纳就不能在松林里骑马啦。而且，不是不能看顾平民了么？教堂里的教士不是很寂寞吗？而且……而且……还有许多的理由。

“不用忙。”

于是，他在归齐奥利公馆的一间房里排列起许多枪支，听着动物们的叫喊，沙沙地写着诗剧《天与地》。

到了出发的日子。家具完全捆扎好了。仆役们在咚咚地钉箱子。大屋中只剩下一张桌子和一张席子。可是拜伦还有这些声音中沙沙地写着《天与地》。

马车等在门外。“哲学家弗列查”时时来催。拜伦好不容易才站起来。

马车里面有什么？

从车顶上用绳缚住垂下来的笼里，怎么？蹲着四只鹅。

这些鹅是有来历的。

虽然拜伦是背叛英国传统的，却也固执着一一些小习惯。例如九月二十九日的米迦勒节，他非要照英国规矩吃鹅不可。为此他买了一只鹅。又说不养肥不好吃，所以他每天自己喂它。这样，渐渐爱起它来，不忍杀来吃。到了节日，另买了别的鹅来吃了。又想到一只鹅也会像自己一样寂寞吧，便买来一只雌的，又买了两只给它们作为朋友，这样成了四只。觉得丢在拉文纳也可怜，而又没有安放的地方，便用笼装着。吊在马车里面，横过意大利半岛，带到西海岸的比萨去。

马车一动，笼也摇摆。鹅就嘎嘎地叫起来。

拜伦从马车窗伸出头，回望着他依依不舍的拉文纳，心里说：

“美丽的城市！好地方啊！”

鹅在嘎嘎地叫着。

二 比萨的生活

雪莱夫妇为拜伦租的房屋特别宽大，可以住几十个人。而且据说，每间房里都有鬼魂。“哲学家弗列查”时常换房子睡觉。

拜伦不像在拉文纳的时候那样幸福了。比萨这个城市在意大利西海岸，英国人很多，人眼是可厌的。这里的人也不像在拉文纳那样相知了。

他早上和特瑞萨在庭前的橘树下面散步；午后和雪莱去骑马；回家后打弹子，做诗；吃过晚饭去看望甘巴一家；回来后做诗，直到凌晨三点。

在比萨，他写作很努力。除了写《变形的畸形儿》之外，还继续写《堂·璜》。他已经得到特瑞萨的许可，继续写《堂·璜》。她的条件是“要写得比较感伤”。她不喜欢拜伦的讽刺和揶揄。

这时候和他交往的人，除了雪莱之外，还有雪莱的朋友威廉斯夫妇，流亡的希腊独立运动领袖、雪莱夫人的希腊语教师马弗罗柯达托亲王，以及雪莱的表兄托马斯·梅德文。梅德文很亲近拜伦，他记录了拜伦的言行，后来出版了，叫做《拜伦勋爵谈话录》。

此外还有一个奇怪的人物。那是当过船夫也当过海盗的剽悍大汉，名叫特列罗尼。他实际扮演过拜伦所写的《海盗》里面的人物。但是他和拜伦不很要好。

拜伦夫人的母亲这时候死了，温德沃斯子爵家的财产由安娜贝拉继承。按照分居条件的规定，一部分收入应归拜伦。拜伦的收入便大大增加了，每年达到七千镑。在那时候，算得一个富豪了。

可是拜伦没有幸福。他对这样的生活倦怠了。

实行！实行！实行！

德摩斯梯尼的话在耳边响着。

希腊革命快要发生的时候，马弗罗柯达托亲王急忙赶回国去。他满心羡慕着。

三十三年的生命，已经悠悠然过去了。不知道什么地方才是死处？

拜伦惆怅地仰天叹息。

突然间，他眼前发生了一件事情：雪莱死了。

三 雪莱之死

两个诗人像一根红白相间的丝带，互相交错着度过人生。写拜伦的传记，便不能不同时叙述雪莱。

我们再回头来看看雪莱吧。

在瑞士和拜伦分手，回到英国，许多事情在等着雪莱夫妇。

第一件就是正式妻子哈丽特的死。她和雪莱分居以后，从这个男人身边到那个男人身边地过日子。结果有了身孕，便投身在常和雪莱浮纸舟的塞奔坦河里死了。

听到这个消息，雪莱苦恼得一夜不能入睡。

那年尾，雪莱正式和玛丽结婚。在大马洛镇买下房子住着。

他向法庭提出把哈丽特生的两个孩子带回自己身边来。但是大法官说，雪莱的思想“不道德而且乱伦”，不宜于幼儿的道德教化，便作出决定，不让他教养那两个孩子。

大法官的宣告，是对雪莱的精神上的驱逐令。他被英国上流社会永远驱逐了。

这对他是很大的打击。

同时也是他的生活的重大转折点。

他一向都是要用他清纯的理想去教化和改善社会。所以他或是到爱尔兰去努力解放宗教，或是在英国想法子替思想犯交纳罚款，甚至逢人便宣讲人类的美和善，尽瘁于精神的教化工作。

他的做法，和社会一般人的方式完全不同。天真直率的他，照着奔放的热情去行动。那是和当时阴一套阳一套的伪善社会完全相反的。所以用陈腐的道德尺度来衡量，也可以说他是背德乱伦的。

但是，过着那种脱离常规的日常生活，却又想做改革社会的战士，这就是他的缺乏常识了。

听到大法官这个宣告的时候，他才愕然睁开了眼睛，觉悟到自己不宜于从事实际的世务。他对现世断了念头，只有离开事功活动的世界，生活在幽思冥想的世界中。

从此，真正的雪莱成长了。

寒冷的英国气候，损害了雪莱的健康。还有应该说是他性格中的弱点的侠义心。他家里养着将近二十个人。因此，他空洞的钱囊一天一天更空了。

玛丽陪他到意大利去，就是为了从这种境遇中把他救

正是这时候，他样来到威尼斯和拜伦相会。

把阿列格拉交给拜伦后，雪莱和玛丽、克莱尔带着玛丽所生的两个孩子南下。在路上幼女得病死了。

在悲痛中，他写成了不朽的大作《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经过罗马，前往那不勒斯的时候，他最爱的男孩子威廉患赤痢死了。他把爱儿的尸体葬在罗马的英国人公共墓地。看见可怜的棺木消失在冰冷的墓穴里，他悲痛填胸，恸哭不止。命运是多么深重地、多么执拗地迫害着这个天才儿呀。

夫妻悄然离开“永久的都市”，回到北方的佛罗伦萨。在这个伟大的文艺复兴的旧都，他写着诗圣但丁的回忆，写着普罗米修斯的续篇。这是描写精神和物质的战斗，自由人和世界相的命运，是他刻骨的内心苦恼的迸发。

普罗米修斯因为从天上偷了天火给人类，触怒了天帝宙斯，被锁在冰雪

凶狂的山岩上面，熬受着饥饿和寒冷，在三千年的漫长岁月里，每夜有恶鹫来啄食他刚刚长好的内脏。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普罗米修斯仍然英勇反抗天帝的暴政。

你并不是万能的，因为我不屑于分担你那暴虐统治的罪恶，宁愿吊在这里，钉在这飞鹰难越的峭壁上，

黑暗，寒冷，死一样静寂，而又深不可测；

没有草，没有虫，没有兽，没有生命的声音或形状。

唉！我永远只有痛苦！永远是痛苦！

普罗米修斯痛苦的吼声，震响在冰原上面。

这古代神话中天上的惨剧，也就是诗人雪莱在地上的悲哀。

可是他不屈服。

屈服，你明明知道，我绝对办不到！

由于寒冷、饥饿和凶鹫的啄食，身心都在糜烂着，而普罗米修斯还在向天空叫喊。

这也就是天才儿雪莱的叫喊。

他苦于一切迫害和恶运，心中仍然没有失掉光辉的世界。他彻头彻尾生活在纯真之中。

热那亚南去约六十英里，靠近地中海有一个美丽的小城勒瑞奇。雪莱一家在 1822 年初夏，搬到那里海滨的叫做卡萨·马格尼的房子住下。

这时候，他们同退役海军士官威廉斯夫妇住在一起。威廉斯的妻子珍妮是聪明美丽的女人。敏感的雪莱常常从新的女性得到刺激。而在这类空气的涵养中，他的诗才便滚滚无尽地喷涌。

他爱水。瞻望着美丽的地中海碧波，伴着爱妻和亲切的异性友人，他很幸福。

他自造一艘帆船，乘清风浮在碧波上。在青玉一样澄清的南国空气下，满身浴着赤红的阳光，让金色头发给浩荡的海风吹拂着，他朗诵着古希腊诗歌给爱妻良友听他仍然很穷。因为帮助别人而耗尽了自己的收入。

他每月一次去里窝那市银行取钱。把金币银币装进袋里带回家来，哗啦哗啦地乱倒在房间的地板上，然后拿起火炉的灰铲，把它们堆高起来，再用两脚把它们踏平，又用灰铲把它们分作两半，一半给玛丽做家用，剩下的一半再用铲分成两份，一份给玛丽做零用钱，一份归自己。而自己拿的一份差不多都用于替别人还债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雪莱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很同情那个由于自由思想而受到保守的英国政府迫害的名叫李·亨特的评论家，便邀请他一家八口从英国到意大利来，把他们送到拜伦家去。雪莱从里窝那返航的时候，碰上了坏天气。那是 1822 年 7 月 8 日。

六天以后，雪莱的尸体浮上维亚雷焦的海边。被鱼咬过，美丽的脸已经看不清楚，由于衣袋里有未读完的希腊诗集，才知道确实是他。似乎翻船之前他还在读着这本诗。另一个衣袋内装着济慈的诗集。

拜伦闻讯赶来，把他的尸体在海边火葬了。

凝视着炎炎的火焰，拜伦低声说：

“唉！铁一样的意志！这就是你美丽勇敢的身心所留下的一切么？……像普罗米修斯一样，你反抗了天帝宙斯，而且。这样地……”

拜伦的声音中断了。

滋滋响着，火焰中雪莱的头盖骨掉下来了。

拜伦在夏天的阳光下颤抖起来。

“世人严重误解了他。到今天为止我所认识的人里面，他是最善良而没有丝毫私欲的人。出现在会客厅里的绅士，只有他是最完美的，没有缺点的。”

说着，他把身上的衣服甩掉，扑通跳进海里游泳了。

四 布列辛顿伯爵夫人

雪莱死后不久，拜伦不得不离开比萨。因为托斯卡纳公国的警察又把甘巴一家赶走。他们到热那亚去。拜伦也只有跟他们一起去。

这一家分乘四条船离开比萨。除了甘巴一家之外，拜伦还要照顾雪莱从英国邀请来的李·亨特一家。

在热那亚，玛丽预先替他们租下叫做沙治佐的公馆。他和甘巴一家住在里面，把亨特一家安置在邻舍。

亨特一点也不感激拜伦的照顾。拜伦也深怕亨特六个孩子的肮脏，说“那是些霍屯督族”。

本来，雪莱邀请亨特前来，是想办一种文学期刊，发表拜伦的诗作，也解决了亨特的生活问题。可是这一开头就是失败的。因为拜伦和亨特是两个不能相容的性格。

平凡的日常生活使拜伦倦怠。特瑞萨的妒忌和多辩又使他厌烦。连暗杀危险也没有的平凡日子使他的神经松懈单只作诗，不能消磨他全身的精力。

他怀念英国，怀念风狂雪乱的苏格兰。他自问自答地说：

“为什么我不在英国从事政治活动？”

“就在这种颓废的南国社交活动里，枉抛了壮志雄心？”

他丢下笔，靠近窗前，碧绿的热那亚湾，海波浩瀚地起伏着。

“波涛的那边是地中海，地中海那边是大西洋，是英国。”

堂·璜歌唱着：

……这些傲慢的东家老板，他们做买卖精打细算，从南极到北极发号施令，连海浪也得向他们交纳税款。

这是英国的统治者——东家老板们的意志。那是自己的祖先统治过的英国人。而自己就靠着爱人的膝头，在碌碌的诗篇中，让英国男儿的热血干枯么？

可是回到英国只有利安娜贝拉和好。那是可能还是不可能？这时候，他对她的憎恶和反感已经逐渐缓和，而想到她的优点和特性了。

但是安娜贝拉的心像燧石一样坚硬。她决心终身不宽恕拜伦。她对自己说，这是对神的义务，对人类的责任。

正当他重燃故国之思的时候，在他眼前出现了伦敦社交界的宠儿，美丽的布列辛顿伯爵夫人。

1823年4月1日，拜伦的仆人拿着两张名片到他房里来说：

“这两位现在请见。”

他随便接过来一看。两个名字跳进眼帘：

“布列辛顿伯爵”

“阿弗雷德·道尔瑟伯爵”

他不觉从椅子上跳起来。

请他们进来应酬过后，问道：夫人呢？回答说：在门外马车里等着。

拜伦拖着不方便的脚，急忙走出去迎接夫人。

在夫人的想象中，拜伦一定是身材高大，相貌威严。而现在出现在夫人眼前的人，却有着漂亮的头和富有表情的眼睛，身材不很高，有点像孩子。前几天，他因为想泅渡热那亚湾而得了日射病，又变得像从前一样瘦了。穿的衣服显得很宽大。

第二天，拜伦到旅馆去看夫人。从那天起，两人开始了非比寻常的友情。

掌握了迷醉男性妙术的夫人看来，拜伦是很容易驾御的男子。在夫人富有同情心又富有才能的感化下，犹如向着太阳开放的花朵一样，拜伦把他的心胸坦率地打开来。他没有隐藏地向夫人说出一切。这是落在肥沃土地上的种子。拜伦的言谈，在布列辛顿夫人身上找到富有同情心的记录者。

在几个星期中间，她把拜伦说的话忠实地记下来。后来印成有名的《同拜伦勋爵谈话日记》。

布列辛顿伯爵夫人，比拜伦晚一年出生于爱尔兰的提珀雷里*。家境穷困。十四岁嫁给一个军人，三个月后就分居，来到伦敦。丈夫死后，再嫁给布列辛顿伯爵。这次同来的道尔瑟伯爵，法国画家，年轻俊美，是夫人的情人。夫人也以美丽闻名，能文能诗。

眼力敏锐的夫人，在听了拜伦坦率的言谈，观察了他的行动之后，透过“假拜伦”的外表看穿了“真拜伦”。

夫人第一件看穿的是：拜伦是天性宽大而感情过分温暖的人。明白他是由于太早地而且太多地接触了外面冷酷的空气，才走向与自己本性相反的方向去了。过于敏锐而善感的他，对人类的丑恶习性惊愕而且失望之余，把人都看成了伪善的动物，为了要反抗它而变成“伪恶的”，有意做出冷酷的样子。

夫人也看穿了：他是为了矫正自己的浪漫和感伤而嘲笑别人的浪漫和感伤。证据便是：在短短几周的交往中*布列辛顿夫人生于：1790年。“晚一年”为“晚两年”之误。——编者间，拜伦常常把自己感伤的一面表现在夫人面前。夫人还看穿了：“伪恶”的他，努力装做看不到自己的伟大之处，却一味夸张自己的缺点和弱点，并且嘲笑着自己。夫人也看准了他的人生常识方面。和他的奇言怪行相反，实际上，他对人生具有丰富的常识。迪斯累里也曾这么说过。可以说是批评家们对拜伦的一致看法。夫人还发现拜伦的内心有强烈的宗教观念，而对于传统也十分执着。拜伦对夫人说：“人的真正的幸福，并不在婚姻生活之外。两个相爱的人分离决不是幸福。这会使人更加妒忌，并因此使男子变成女人的奴隶。”他把对安娜贝拉也避忌的问题也对夫人说了。那便是关于他的跛脚，关于跛脚怎样影响了他的性格。“我的母亲，和我学校里的同学们，把我嘲笑得太过分了，终于使我觉得跛脚是人生最大的不幸。腐蚀残废者的心灵的力量是可怕的，要征服这种力量，必须要有非常善良的心。由于残废而造成的孤僻性格，终于变成了对整个社会的怨恨。”从他的嘴里说出这些话来，真是可惊的了。这是他的心灵的最惨痛的伤痕。能够使他透彻地表白出来，可以想见布列辛顿夫人的魔力。“我想早一点死掉。不想做老人。年轻的时候，对于给了我一点点好意的人，我心里便充满温暖的爱。现在三十六岁（其实是三十五），说来也不算老，但是，即使把自己心中快要熄灭的余烬都收聚拢来，也不能再燃成一堆火焰来温暖我冷却的感情了。”

这是死前一年的拜伦的心境。

生来有着过人的热情、善良和同情心的他，被过分冷酷的家庭、学校和社会所伤害，那烈火一样的爱冷却了，三十五岁的壮年已经有像七十老翁一样苍凉的心境。

布列辛顿夫人要走了。拜伦去送行。热泪充满了他的眼睛。

拭掉眼泪，他嘲笑着自己。

黄昏的暝色，现在冷冷地迫近天才儿的身过。

第四节 不朽的大作

一 《堂·璜》的梗概

被称为弥尔顿《失乐园》以后伟大作品的《堂·璜》，委实是血和泪的产物。想到这点，我们便明白人间的泪并不是徒然流洒的。我们阴惨的内心便会倏然感到温煦的春晖。

拜伦之所以能够写出《堂·璜》，正是因为他那惨澹的生涯。倘若他没有失恋、分居、被迫害、被放逐、孤独无依的痛苦，也许能够写出《恰尔德·哈罗德》吧？但是，却不能够创作《堂·璜》。除了莎士比亚之外，英国文学家在国外影响最大的便是拜伦。这原因大半是在《堂·璜》。在德国受到他的影响的，有缪勒，海涅，布拉亨，沙米索，列布雷特，英默曼，格拉贝。在法国追随他的足迹的，有雨果、拉马丁，维尼，缪塞。在俄国，他的后继者是普希金，莱蒙托夫。其他如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景仰和学习他的也不乏其人。《堂·璜》怎么能这样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到全世界的文坛以及文坛之外的一般读者？《堂·璜》共有十六章，一万六千多行，它的长度也是世界诗坛上屈指可数的。而由于内容的广泛和多样化，更使它居于世界文学史上特异的地位。如果像 M.阿诺德所下的定义：“诗的目的旨在批判人生”，那么，《堂·璜》可算是最卓绝的诗了。因为它的人生批判是最为深刻而广泛的。

根据传说，堂·璜是十四世纪住在西班牙塞维利亚的一个放荡无赖的人物，通常用作淫荡和放纵的代名词。用这个人物作题材而写成诗歌、戏剧或小说的，在世界各国不计其数。

拜伦所写的堂·璜故事，先从他的少年时期在西班牙加的斯城长大说起。他的母亲和丈夫分居，独自抚育他。拜伦对这位母亲伊涅兹的辛辣描写，正是对安娜贝拉的笔诛。

这位形式上完美无缺的母亲，完美无缺的抚育起来的堂·璜，十六岁就开始搞恋爱，他爱上了他母亲的朋友朱丽亚。朱丽亚二十三岁，嫁给一个五十岁的丈夫。他们两人的非法恋爱给她的丈夫发现了。决斗的时候，堂·璜把那个丈夫杀死了。*这么一来，不能再让堂·璜留在加的斯，他母亲便叫他坐船到外国去。可是那艘船在风暴中沉没了。此处的遇险遭难的描写是一段名文，十分脍炙人口。

堂·璜一个人希奇地得救了，给冲到一个岛上，不省人事地睡在沙滩上面。他是一个十分俊俏的美少年。

一个带着侍女的少女从那里经过。她在侍女的帮助下，把堂·璜安放到岩洞里，每天拿食品来照料他。恢复知觉的璜发现自己是在一位美丽少女的怀抱里。

南国的天气是温暖的。年轻的姑娘很早就懂得恋爱。少女海蒂不顾一切地爱上了堂·璜。而璜也不会不回报她的爱情。

拜伦歌唱着：

先给我们美酒、女人、喜笑和欢乐，喝苏打水、听训诫且等第二天再说。

*此处叙述有误。《堂·璜》中并无决斗和杀死朱丽亚丈夫的情节。

——编者

他歌咏这两人的恋爱和结婚：

一切悲剧都用死亡来结束，一切喜剧都由婚礼而闭幕。

但是，他们没有结婚。

那个岛是海盗的根据地，海蒂的父亲是海盗首领。当她的父亲带着船舶

出海巡游的时候，她把璜带回家里，大开宴会。

那时候，为了助兴，叫来了和着竖琴歌唱的希腊诗人，诗人唱着歌颂温泉关之战和马拉松之战的歌曲。

这是用千变万化的笔致描写的。正在高唱着纯洁的恋爱，忽然又揶揄结婚；正在描写着肉感，忽然又唱出悲壮的爱国歌。

当一对恋人眺望黄昏的天空的时候，“祝福马利亚”的宗教歌突然出现了。

正在欢乐当中，海蒂的父亲突然回家了。看见女儿和璜的欢宴，他像烈火一般恼怒起来。一刀砍下去，砍伤了璜，接着就把气息奄奄的璜抛上贩卖奴隶的船只。

堂·璜被送到君士坦丁堡。他在船上恢复了健康，被绑到奴隶市场上标卖。这时候，土耳其苏丹所宠爱的王妃派她的侍仆到市场上来买奴隶。

璜被买去了，茫然地被带进深宫内院，又给他换了衣裳，改作女装。接着，惊奇的他被人引着，穿过豪化宏伟

的宫廷，直到王妃的寝殿。王妃的身边簇拥着一大群宫女。

王妃很喜欢璜的美貌。正在和他谈情，而室外忽然传语：

“苏丹王驾到！”

这么一来，璜和其他几百名宫女一起被逐出室外。因为没有空床位，便让他和宫女杜杜睡在一张床上。

第二天王妃知道了，就把璜和杜杜两人抛到秘密水道中的一条小船上，让他们流出博斯普鲁斯海峡去。可是该死的性命却又延长了，他偶然流到了俄国和土耳其的交战地伊兹梅尔。

关于伊兹梅尔包围战的几千行战争描写，是人们所爱读的。在第七章和第八章中，拜伦淋漓尽致地写出战争的凄惨，高昂地唱出了他的反战论。这种走在时代前列的进步思想，到今天还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投入俄国军队的璜，在凯旋回俄京的时候谒见叶卡特琳娜女皇。女皇见了璜的美貌深为宠爱。当他做了高官，正在享受荣华、人人歆羡的时候，他却患了神经衰弱症。

因为医生说，要医治这病症，只有离开俄京到国外去，所以堂·璜被任命为外交官，派往英国。

现在拜伦把这位主人公带到英国来了。诗中描写的堂·璜在多佛尔港登岸的情形，正是拜伦在热那亚客舍中恋恋地思念祖国的心情。接着，拜伦让堂·璜纵横驰骋地活跃于英国贵族社会，以诗人燃烧在内心的反贵族的思想来嘲笑可怜的英国托利党贵族。堂·璜被招到贵族庄园内，在狩猎和宴会中过日子。长诗便在这儿结束。这完全是纽斯台德寺院的光景。连有黑袍僧幽灵出现的描写也是纽斯台德寺院古老的传说。堂·璜想要查明幽灵的真相，深夜爬起来，在屋外的走廊下果然发现了鬼物。他跳过去，把鬼物头上的布扯开一看，原来是娇美的菲茨·富尔克公爵夫人。写到这里，一万六千行的长诗便戛然而止。

这是尚未写完的作品。当他写到这里的时候，由于希腊解放斗争的召唤，他离开了意大利，抛下诗笔，奔赴战场。此后就没有机会写完这部长诗了。

不过，这部长诗的价值不在于故事。我们必须进一步来考察这部长诗的文学价值，以及它和拜伦自身的关系。

二 拜伦和《堂·璜》

《堂·璜》不但是弥尔顿《失乐园》以后英国文学的最高峰，也是拜伦自身生涯的全面总结。他那奇怪的性格和特异的命运，是上苍为了产生这一部长诗而准备的。探讨《堂·璜》就是探讨拜伦自身。

拜伦的最大特点，是彻头彻尾的“自我”。他带着强烈的个性生下来，又大胆地发展了自己的个性，并且最不客气地把这发展了的个性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

所以读着《恰尔德·哈罗德游记》，读者不觉得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的地中海游记，而直觉到这是拜伦自身的体验。

同样，《海盗》的主人公康拉德可以看成是拜伦；《围攻科林斯》中的阿尔普也可以看成是拜伦。至于《曼弗瑞德》，那就更被一般人看作拜伦的“夫子自道”了。

等到《堂·璜》一出现，人们又把它看作拜伦最新的姿态，这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在这部长诗中，他随意离开故事的情节，去非难卡斯尔雷勋爵的外交，斥责桂冠诗人骚塞，或者笔诛自己的妻子安娜贝拉，讴歌希腊的独立，揶揄英国贵族等等，几乎忘记了《堂·璜》的故事，跑到歧路上去了。

这正是拜伦的彻头彻尾的自我表现。

倘若他的为人是单调而平凡的，那么，这篇诗只是不堪卒读的独白。读了几页就会厌倦。然而，他的诗既是自我表现，而又能迷醉世上众多的读者。这原因便在于他一生的无比的复杂性。

拜伦的魔力——同样，他的诗的魔力——便在于他的人格复杂性。

像他那样矛盾的人不会很多吧。像他那样千变万化的人就更少了。他正如穿过棱镜的光线一样光怪陆离，倏忽变化。所以，凡是了解他的一生，读过他的诗歌的人们，都会在不可端倪的变化之间感觉到兴趣盎然，心神振爽。

他的那种复杂性的由来，是在于他能最敏锐的感受外界的变化。不断流转、时刻推移的宇宙万像的姿态，无尽无休地反映到他的心镜中。他的神经生来是敏感的，所以，他的欢悦、悲痛、嗟怨、爱憎都超过常人一倍。

然而缺少思索力。像他那样容易感动的人，不能够运用一贯的、哲理的、论理的思路来思考。所以，连激赏他为“十九世纪第一天才”的歌德也说：

“他在思索的时候，是小孩子。”

他没有把握住一以贯之的抽象理念。他是以直观来“悟得”，而没有用思索来组织。因为对外界的刺激反应得太快，所以不能够形成连续的思索理念。

所以歌德批评他说：

“他对自己是暗昧的。”

他连对自己作品的判断也是错误的。他把《贺拉斯的启示》那首诗当作自己的杰作。1820年9月23日，他在写着《堂·璜》的时候，还说：

“我从前的诗比现在写得好些。”

仍然是指《贺拉斯的启示》说的。

可是不要忘记，拜伦吸引我们的也正是这点。我们不会为十分冷静地观察自己的人们那种漠然的姿态所吸引，却会为天寒就说冷，不吃就喊饿，悲哀就哭，欢喜就笑的那种率直的性格所牵动。

拜伦和他的诗之所以迷人，正在这种孩子似的热情和纯真的喜怒哀乐。

关于他对宗教和道德的态度，我们也发现许多矛盾。他自己一生采取不

信教的态度，但在他的心底俨然存在着神的意识。他内心深处是肯定神的，他以为是神冷淡了自己，所以像个犟脾气孩子似的，违拗着神而过了一生。他虽然挥动着毫无忌惮的笔在恶骂，但是从没有攻击过教会。一万六千行的《堂·璜》*，虽然攻击过世间所有的制度和思想，但没有半句话攻击到教会。

从道德的观点看来，他似乎是非常放荡，几乎完全蔑视人世的伦理守则。站在小乘道德的立场来看，他真是败德乱伦的人。

可是，转而由大乘的道德论来看又怎样？他是从来没有欺骗过自己的。他对自己的信念有着不辞赴汤蹈火的认真精神。他走着和那些内心毫无道德而表面上道貌岸然的人恰恰相反的道路。他痛恨英国社会的伪善。他之所以做出一些诡异行为，正是对这种伪善的针锋相对的讽刺。他在忠实于自己的信念这一点上，实在是少见的有德者。

连那个啰唆家伙 M. 阿诺德也称赞说：

“拜伦人格的依据在于诚实和威力。”

他由于憎恨当时英国社会的伪善，便反其道而行“伪恶”。他的一生，和那些夸耀自己行善的人们相反，特别乐于夸耀自己的“恶。”

由大乘的立场来看，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对自己诚实，对朋友有信，对自己所深信的民族自由和反对专制的思想*这种说法至少是可疑的。拜伦的《该隐》、《天与地》、《审判的幻景》等作品，都表现了对基督教教义的大胆怀疑和否定。《堂·璜》中也不乏嘲笑《圣经》、揶揄教会和教士的笔墨。

——编者原则勇于实践。

他口头上好像也重视金钱，然而他几乎毫无吝惜地挥撒万金来救助朋友，施惠贫民，最后更为希腊革命而献出全部财产。

他还有一个特别的性格，便是惊人的勇敢。他对于自己生命的危险无所萦怀。他不畏惧千夫的恶骂。他不愿意伤害别人的感情。

所以，他的诗有着那样的天马行空般的豪壮和明朗。

他能够和拿破仑相比的，就是这天才，就是这奇异的人格。而把这样的天才和人格如实地、赤裸裸地反映出来的，就是他的《堂·璜》。

三 独步古今

把《堂·璜》当作故事来看，既缺乏一贯性，而且情节时常中断。虽然如此，还是有着贯穿一万六千行的一以贯之的东西。那就是拜伦的个性——拜伦的人品。

这是何等规模的社会批判、人生批判呵。当时的社会状况和重要人物差不多没有遗漏地被评论到了。

然而这个人生批判，不是像冬烘学究端坐案前咿唔占毕，而是像大音乐家把万籁统御在指挥棒下，一气迸发百音，韵美声繁而又天真烂漫。

形式是用优美的韵律眩惑读者的耳目；手法是学意大利诗人，谈笑风生，时而故入歧途，时而折回曲径。像是山重水复，到了尽头，忽又站在山巅，俯瞰大千世界。正在歌咏花木缤纷，忽又悲风横扫，落花狼藉，令人不敢正视人生的凄惨。正在聆听爱国诗人慷慨悲歌，忽又踏入花街柳巷，弦歌高啸。正在高谈哲理，评论政治，忽又像滑稽演员似地插科打诨，嘲笑世间百态。

最令读者欢悦的，便是大诗人拜伦突然隐藏起来，而好朋友拜伦正对着读者的耳朵，悄悄诉说人生的秘密，剖白着自己的心迹和错误的时候。

所以我们能够把这篇在英国诗坛上数一数二的长诗，以读小说一样的兴趣一气读完。

有时候是悲剧的，有时候是英雄的，有时候是肉感的，有时候是宗教的。而忧郁又伴着幽默，揶揄和痛骂又交错着温柔少女一样的纯真。

在《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一诗中，像喷火一样痛骂了许多人的他，在《堂·璜》里面，却变成用微笑来笑杀人间的丑恶了。正是这一点，使人退而三思的力量十分强烈。

在这部长诗中，他所高唱的思想是伸张民权和攻击专制政治；他所揭发指摘的是伪善和假信仰；他所嘲笑的是社会寄生虫——贵族。他歌颂美，歌颂爱。他反对残虐的战争。

其特征是破坏的。怀疑的，现实的。所以，这首诗里有着缺点，那就是清浊交错，使人看不出要建设什么，看不到奋斗的目标。不过，他那种客观的态度，作为时代的批判者，却有着千钧的重量。

谈锋的犀利，韵律的优美，特别震惊了当时的人们。

因此，雪莱惊叹说：

“这种独创的伟大，完全拒绝别人的模仿。”

泰纳评论说：

“《堂·璜》不是对恶德的赞美，而是对当时社会弊病的讽刺。”

拜伦通过《堂·璜》而留给世上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这本书不仅成为欧美各国文学家的典范和灵感的源泉，而且使拜伦成为当时在欧洲燃烧着的自由民主思想的进军号手，指导了整整一个时代。

德国的俾斯麦终生没有离开过拜伦诗集。在希腊，拜伦被当作半人半神而受崇拜。意大利的爱国领袖马志尼热烈地景仰拜伦。统一意大利的加富尔也是热爱拜伦的读者。法国诗人、政治家拉马丁把拜伦称为“自由的使徒。”

歌德认为拜伦“比英国其他一切诗人都更伟大。”

他说：

“拜伦是代表时代精神的。”

还说：“他那种人格的力量，不但过去不曾有过，将来恐怕也不会再有的。”

第六章 “人间拜伦”的完成

第一节 进入“实行的世界”

一 奔向伯里克利的希腊

奥斯卡·王尔德说过：“人生因为有美，所以最后一定是悲剧。”

以二十四岁的年龄，因长诗《恰尔德·哈罗德》一跃而登上文坛的高峰，使伦敦的名望集于一身的奇才——拜伦、由于婚姻生活的破裂而一落千丈，变作流浪异乡的逐客，徒然在诗酒征逐之间，消耗去人生的大半。叹息过“三十岁头发已经灰白”的他，现在到三十五岁，更不堪于身边的寂寞和望乡的心情了。可是，他已经没有可归的家。满腔的热情虽然为自由民主而燃烧着，却不知道在哪里才有用武之地。拜伦把写《堂·璜》的笔搁起，眺望着窗外的景色。

山是青的。海是碧的。这是古代罗马英雄的梦一般的遗迹。

不仅是古代罗马，近代的超人拿破仑，率领三万兵卒，疾风一样卷进来的，不也是这个北意大利么？

“我不单是为写诗而活着的。

实行！实行！实行！

这样，才是死得其所！”

他在思索着怎样去死。

这时，弗列查拿着两张名片进来。一张印着“布兰基尔”，另一张是“鲁辽蒂斯。”

拜伦脸上浮起了会心的微笑。

“请他们进来。”

吩咐了弗列查之后，他转过身来，向着碧海欢呼：

“好哇！实行啦！”

当革命的烽火蔓延到整个希腊半岛，伦敦便组织了一个“支援希腊独立委员会”，来帮助希腊的独立事业。因为拜伦曾对该委员会的委员之一霍布豪斯说过，他想要参加该委员会，所以，现在这两个人就正式来欢迎拜伦。

拜伦向他们申说：如果伦敦的委员会赞成的话，他自己愿意到希腊去参加独立战争。

后来，伦敦的委员会正式选举他作委员。他便决定献出自己的财产去援助独立军，自己也从速准备，待命出发。

他从长时期的写作中解放出来，抓住了少年以来所梦想的投身于革命舞台的机会。

“如果时代和命运允许的话，我一定会做出一些事情来——一些使古今哲学家吃惊的事情。”

这不正是他几年以前的话吗？

现在，他是去援助伯里克利的希腊，去援助柏拉图的雅典。

二 真正的幸福

1823年7月13日，他踏上自己所准备的帆船“赫拉克勒斯号”，向希腊出发。当天为暴风所阻而退回来，到第二天才正式开行。

8月1日，到达希腊所属凯法利尼亚岛的阿哥斯托利翁。此后的三星期内，他的船就停泊在这港口里，他就在船上生活。炎热的南国夏天，不自由的船上生活：他只靠干酪、盐渍胡瓜、苹果酒等粗劣食品度日。

有一天，他受到驻在岛上的英国军队的招待。他对此感到惊奇。自从1816年4月25日他从多佛尔港出发以来，七年之间，英国人不都是嫌厌着他，不让他参加他们的社交活动吗？可是，今天，他却受到最保守的军人的夜宴招待。

他怀着几分戒心出席了。然而，那些军官们，不是在宴会中一齐站起来为他的健康干杯吗？

他感到由衷的喜悦。

英国对他的态度改变了。这是多么漫长的七年啊！

在席上，他感动地站起来致答谢词。说完后，他悄悄地向旁边的涅比亚上校问道：

“就这样可以了吧？”

他是多么孩子气哟。

岛上避难的希腊人，都把他当作救世主一样看待。在被土耳其兵追迫而无家可归的希腊难民看来，豪富而有名望的英国贵族率领着援军来到，那是比辙鲋得水还要欢欣的。那时候，他刚刚卖掉罗岱尔的庄园，有着三万四千镑。他决心拿来用于希腊革命。三星期过去后，他在岛上的梅达扎达村租下了房子。在农家中过着简朴的生活，拜伦感到奇特的满足和幸福。他在过着节欲生活的时候常常是幸福的。早上一起床，他就开始工作。然后喝一杯红茶，骑马出去办事。回来后，吃一些干酪和果品。晚上挑灯读书。希腊半岛不断派代表前来，向他报告或者和他商讨。他觉得这是有生以来最有意义的生活。是谁也不能非难的、高尚的、荣誉的生活。是真正的男子的事业。他感受到了真正的幸福。

三 总司令

拜伦离开凯法利尼亚岛向希腊半岛出发的时间是1824年1月初*。他在海上遇着土耳其的海军，险些儿做了俘*实际上是1823年12月28日。——编者。途中，在德拉戈梅斯特里停留三天。这时候，他的忠仆弗列查因感冒躺倒了。拜伦把船上仅有的一床席子给他，自己睡在木板上。弗列查后来常常讲起这件事，还说：

“我的主人虽然有点怪脾气，可实在是个好心肠的人。”

在希腊革命军派来的护航舰护卫下，拜伦于1824年1月5日早上到达迈索隆吉翁。他穿着火焰一样的绯红色军装，踏上希腊本土。

为迎接他的登陆，街上隆隆地放起礼炮。还听得到轰然的枪声。奇异的当地土民音乐也响起来了。他乘着游艇来到迈索吉翁前面的湖上。兵士和居民都聚集在广场上，等待着绯衣的年轻统帅。在他的营房前面，站着由伦敦派来的斯坦霍普上校，和希腊革命军司令官马弗罗柯达托亲王（即雪莱夫人的希腊语教师）。

在这个地方，他开始过起军队生活来。

迈索隆吉翁是一个给沼泽围绕着小渔村，高出水面不过数尺。下雨的日子，四面的湖水泛滥出来，浸满街路。在那半是沼泽的牧场上，跟太古时代一样披着羊皮的牧人住在茅草屋里。到处都是盐、鱼和泥土的气味。醉酒的士兵骚闹着。这是一个和一切近代文明隔绝的寒村，而且是瘴疠流行之地。

住在北方的剽悍的苏里族，常常充当其他民族的雇佣兵而作战。他们大群地流浪到这地方来。他们是危险的暴民，谁给钱给得多，就跟谁做同志。当时，希腊独立政府只是一个空名，革命军分散在各个地方，各部队的指挥官只会互相争功夺名，并没有什么受过训练的队伍。

应当由伦敦运来的武器弹药一点也没有运来。

现在，是拜伦表现他素有的常识、勇气和冷静的头脑的时候了。

他决心在这种绝望的混乱中，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军。为此，他个人不顾倾家荡产。当地的革命军几乎全靠他个人的财力来维持。为了使士兵能够掌握将由伦敦运来的武器，他聘请德国和瑞典的军官，每天在沼地上进行军事训练。他自己也每天参加。

他计划着夺取离迈索隆吉翁不远的勒庞托炮台。因为他想到勒庞托是历史上有名的地方，攻克这个炮台，其意义远远超过战略上的价值，能够耸动世界的听闻而获得巨大的政治效果。这也有助于促使伦敦“支援希腊独立委员会”所计划的借外债一事早日成功。

但是他不得不先同两个大障碍作斗争。一个是马弗罗柯达托亲王的无能，另一个便是斯坦霍普上校的不切实际的气质。因此，诗人拜伦便不能不担负起军事的、政治的一切重要事务。苏里族是英雄的民族。在土耳其统治希腊期间，他们曾长期坚持武装抵抗。拜伦在《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第二章中，在《堂·璜》第三章的《哀希腊》一诗中，在《致苏里人之歌》中，都曾热情歌颂过他们。鹤见祐辅在这里所说的情况，只是苏里族中少数败类所为。

——编者

直到这时候，布列辛顿夫人的预言才实际应验了。就是说，拜伦的伟大人格显示出来了。他以身作则，和希腊士兵吃同样的伙食。为了救济当地不幸的贫民，他不惜倾囊相助。像在拉文纳一样，他受到当地土民的敬爱。他

虽然置身于不断跑到他家里来乱打乱闹的士兵之间，也能泰然不动神色。有一次，对面岛上过来几个希腊水兵，一哄跑到拜伦屋子里来，硬要他交出土耳其俘虏兵。当拜伦拒绝的时候，水兵们就想动武。拜伦威严地注视着他们，拿着实弹的手枪向他们指着。水兵们见了他那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顿时失掉了刚才的锐气，悄然走出去了。每当制订作战计划的时候，他总是要求置身于最危险的地方。他说：“人不知道哪里最危险。同样是死，由子弹穿过去而死比喝着药水而死更有价值！”他写信给霍布豪斯说：“贫穷是悲惨的，但是比贵族们无聊的放荡要好得多。可喜我已经完全禁绝了。今后也决不会再放荡。我的决心永远不会动摇。”由伦敦运来的军械好不容易才到了。可是，却是一些和预期相反的粗劣破旧的武器，一定要经过修配才能使用。这又是拜伦的工作。为了督促那些连建造军械库也不肯干的懒惰的希腊兵，他只好拖着不方便的脚亲自参加劳动。后来，由于所有的人一致推举，他成为全军的总司

等到一切准备工作完成，正要去袭击勒庞托炮台的时候，希腊革命军在其他地方的指挥官们，由于妒忌迈索隆吉翁这支部队的声名扬于世界，便嗾使拜伦部下的苏里士兵提出难题，要求把他们大部分人提升为军官并给以高额薪金。

拜伦召集带头闹事的几个，断然发下了解雇的命令。事件是平息了，但是，夺取勒庞托炮台的计划也因此而未能实现。半年来苦心经营的计划功败垂成。

那天晚上，他突然病倒了。

几星期以后，他才能起床。但是，他拒绝人们的劝告，仍然过着克己的简朴生活。

第二节 水流花谢

— 英雄之死

4月9日，好消息来了。

在伦敦，为希腊革命政府借二百五十万镑外债的事情成功了。现在，拜伦可以建立一支两千人的部队，其中包括步兵和炮兵。他又兴高采烈起来。

他伴着特瑞萨的弟弟甘巴，在暴风雨将临的时候骑马出去，刚走出村庄三四英里，沛然的大雨猛降下来。他不听甘巴的忠告，倔强地说：“要做一个真正的军人，这点雨算得了什么？”他们全身濡湿地坐船回来。一两个小时之后，拜伦被激烈的恶寒所袭，跟着又发起热来。病状一天一天加重，但是当地的乡村医生却说是感冒。只有弗列查感觉到这回的病势不比寻常，拜伦自己也感觉到了。4月15日那一天，他稍觉安适一点，便叫炮兵士官帕里斯来谈话。他说：“到现在我才真正懂得家庭的幸福。没有人像我这样尊敬贞淑的女性。想到将来能够回到英国，同妻子、女儿三人过隐逸的生活，我便十分快慰了。我想隐退。我多年来的生活，一直是像暴风雨的海面一样。”

18日，他的病情恶化了。四个医生聚在一块商议着。拜伦把他们中间的一个——密利根叫到枕边，对他说：

“辛苦你们了！但是一切都没有用了。我自己知道，我一定会死了。死，我并不悲伤。我正是为了结束这无聊的生命才到希腊来的。我的财产、我的精力都献给了希腊的独立事业；现在，连生命也一并送上吧！……”

那天下午，他又有精神读完两三封信。

晚上，他的情况更加恶化，而且时时发出呓语。

稍稍回过气来的时候，他看着弗列查的脸，叫道：

“喂！已经没有多少剩余时间了。来，听着！我马上就说。”

“老爷，要拿墨水和纸来吧？”

“傻瓜，已经没有这样的时间了！听着，这也可以使你将来不至于为难。”

“老爷，还有比这更要紧的事啊！”

“唉，可爱的女儿！可爱的艾达！多想再见你一次呀！上帝呵，请你降福给她！还有亲爱的姊姊，奥古丝塔！还有她的孩子们！”

“你到拜伦夫人那里去，把一切告诉她。好吧，你和夫人是很合得来的。”

大约是兴奋过度，他的声音忽然中断了。停一会儿又说：

“弗列查！你要是不依我的话，我的鬼魂会来找你算账的呀。”

到这样的时候，他还和迷信鬼神的弗列查开这样的玩笑。

弗列查大吃一惊说：

“老爷，你说什么？我一点也听不懂呀。”

拜伦也吃惊地说：

“不懂？哦，已经迟了！”

他努力想重复一遍刚才的话。但是，这时候他已经没有气力了，只是说：

“我的妻子！我的女儿！我的姊姊！懂了吧？一切都去说！你知道我的希望，……”

稍微停了一会，他又说：

“不幸的希腊！……不幸的城市！……不幸的人们！”

“哦，接我的人来了。我死没有关系——可是，到这里来之前怎么不回家一次呢？”

又用意大利语说：

“我抛下可爱的人们而死去！”

到晚上六时左右，他说：

“现在要睡一下了。”

倒头睡下去，就这样，昏昏沉沉地，他不再醒来了。

19日黄昏的时候，他断了气。

那时，满天忽然黑暗下来，惊雷震响着，大雨倾盆而下。屋子前面的湖上，昏暗中闪着可怕的电光。

为躲避大雨而跑到屋檐下面来的兵士和牧人，当时并没有听到拜伦的死讯。但是，他们根据古老的传说，知道当英雄归天的时候必定有大雷雨爆发，所以，那时他们嘴里都在默念着：

“我们的总司令死了！”

二 勇士的碑

在拜伦绝命之前几小时，从英国寄来的几封信。其中一封是霍布豪斯写来的。他从有关希腊的报道中，才知道好友所作的种种认真的努力。

“你的名声和人格，将超过现在活着的任何人而流传于后世。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全世界的声音。今天你的努力，是自古以来人们所做的事业中间最高贵的事业。诗人坎贝尔对我说：‘拜伦勋爵的诗是伟大的，但是他这次的壮举比他的诗更伟大！’”

然而，已经迟了。这封信送到的时候，拜伦已经昏迷不醒。他没有来得及知道全英国都在称许他、赞赏他、以能做他的同胞为荣，便溘然长逝了。

讣告一传到英国，全国都在悲悼着拜伦。除了怀念拜伦以外，他们什么也不放在心上了。

从珍妮·维尔西写给卡莱尔的信上，便可以知道拜伦的死讯震动人心到什么程度：

“即使我听说太阳和月亮跌出了它们的轨道，也不会比‘拜伦死了’这句话更使我震惊，更使我六神无主了！”

当时还有个十五岁的少年丁尼生悲痛填胸，以致不能安坐在家里。他跑到森林中，走进幽深的溪谷，在那长着青苔的岩石上，充满深情刻下了几个大字：

“拜伦死了！”

噩耗传到法国的时候，许多青年在帽子上挂着致哀的标志。菲度街上挂着的拜伦大幅画像前面，数千民众川流不息地参拜着。巴黎的报纸上说：

“本世纪两个最伟大的人物，拿破仑和拜伦，差不多同时离开人世了。”

拜伦所掀起的全英国人民对希腊革命的同情，像怒潮一样高涨起来。拜伦所憎恶的反动的卡斯尔雷已经自杀，而自由主义战士坎宁已经担任英国外交部长。他乘着这次舆论潮流，发表了援助希腊独立的声明。1829年。希腊终于摆脱了土耳其的奴役，获得了独立。

死的拜伦打败了活的土耳其。

直到今天，如果有人探访迈索隆吉翁萧条寒村，住在茅屋里的村民还会指着当地“英雄园”里的拜伦纪念碑，告诉他们：

“这儿有勇士的碑，他爱自由，所以来为希腊而死！”

